



走向十字街頭

著村白



## 文藝上的

Realism

我們是人間，這是誰也不疑惑的事。那麼，我們第一不得不知道的是甚麼？像古詩人所說的一樣，人間應該真實學習的事，便是人間。只要我們真了解了人間的生活，真把屁股擱在人間之上，我們方能為完全解放出來的自由的生活。若是人間坐在機械之上，或是進入奇怪的動物的世界，那麼生活當然要苦惱極了。文藝是抓住人間性真實的地方，想來透澈其真實的努力。從這種意義說來，可以說文藝是廣義的 Realism。

原來，在像今日這樣的時代，我們常持有這樣的疑問，人間這東西，到底在那兒。所謂人間生活，果然就是這樣的嗎？電車的串成串，像貨物那樣，以電車的箱子，被運送的時候，真不大覺得有像人間那樣的心情。我是喜歡往動物園，

去看檻中的獅子。可是把他看爲獅子那才是大錯誤，因爲他好像現今的人間，失去了人間性而爲錯誤的人間生活一樣，他不過是失却了猛獸的本能的某一個獅子以外的動物而已。東京的動物園的獅子雖不是那樣，可是在京都的動物園，差不多有三代四代，作一種稱爲檻的家族制，是在那裏繁殖出來的Lion，聽說獅子是很會育兒的。不說甚麼產兒制限。非常巧妙的養育，園長反以此事自誇。檻中的他們，雖沒有昔年在山野咆哮時候的本來的獅子性，可是他們仍然還覺着自己是獅子也說不定。雖然這不去問獅子，是不能了解的事情……。

現今的人間大抵是比獅子還貧弱。在獅子的檻裏，還設有防寒的器具，來暖

和房屋。比普通人間的生活，獅子的檻的設備，還要好得多。我們人間連火盆也沒有，呈悚慄的現象。在今日，人間也全進入檻中，於是遂忘却了真正人間的像人間之靈。總而言之，人間性的美麗與自由，被奪去了。近來從經濟上或是社會學上方面，把弱者無產者看作奴隸狀態的事實，在世間很喧嚷的說着，所以關於

這方面的事情，我不想說；因為我不是研究這方面的學問的人。我想與其我來說，諸位是很熟知的。

那麼，所謂像人那樣的人間是甚麼？這雖不是一句話說得出來，可是，也不是機械，也不是動物，也不是神仙的這段事，是可想像出來的。原來人間忘掉了人間這件事，雖稍稍有點不可思議，實際上無論何時都在那兒著作。在世界知道女子與孩童是人間以來，還不到百年。就是魯騷也未嘗想着女子是一個正式的人。自知道孩童是真可貴重的人間，是百年以來的事，就是高慢發狂的伶俐的西洋人，也是那樣。在日本今日還在明白不明白之間。我以前曾說過人間皆成了動物的話；只要是被食慾與性慾的兩種本能限制住，單是生存，便成爲不是正當的像人間那樣的生活。並且我們成了機械，也是遺憾的事。機械是爲人使用而製作的。人間是製造機械工具的唯一動物，這點是人間的一大特色。可是在近世借着科學的力量，益發盛興的製作種種機械。在這裏遂起了經濟上產業革命的問題，

同樣在人間那方面，倒被機械使用起來。人間若是能全然變爲機械的東西，那麼就爲機械也行，可是因爲機械生出來的色氣，或慾望的深刻，所以不好收拾。從那裏，在我們的生活上，生出無理來。單爲一定的目的而活動，即是單從能率來說，人間到底趕不上機械。工場主比人們更保重機械，是因爲機械能工作罷。於是又胡思亂想，走入神的方面了，說甚麼鎮魂歸神，加上種種的名目，對人說成神的話。並且還說甚麼懺悔奉獻的話，我們本來是不用甚麼懺悔的。人間是永久的人間。這雖像說京都的事情，可是叫甚麼園的地方的人們，到被稱爲木屋街，像賣淫窟那樣的街的廁所去掃洗去。說那是服務，可是却作些變態性慾，或是其他的事情。往真的人間像人那樣的地方，却不容易進去。變爲機械，懇求神仙，墮落爲動物，其他種種，往那邊去，或敲敲這邊，想着脫出而碰撞着頭。在這裏有永久人間的苦味。

因此想來抓住人間性的真實。真正的想來把握人間的像人那樣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要走往文藝的世界。說起來再沒有像人間那樣不方便作出來的。若假使是神製作了這個東西，則神的作法也太糟糕；可是我想人間製作了神，這想法到是對的。其證據是若沒有人間，則就沒有神仙。比如說人間這種東西，在一方是持有絕對要求秩序的性質，而在他一方則持有破壞秩序的性質。所有的總則是爲破壞而存在着，破壞時改變新法而往前進行。總而言之人間是存在於神，一方又存在於畜生與惡魔之間。在我們的腹中，是宿有神性與惡魔性的雙方。若在一方存着愛，在他方則存着憎惡。雙方爲種種樣樣的衝突與矛盾，在苦惱的地方，存有人間的永久之姿態，存有永久的疑問。片方想着去，片方則又止住。沒有法子，所以往機械去，然而機械也仍是不合意。於是往動物去，就是成神，也是歸於無意義。

就是在日本的歷史，看看從封建時代轉移於明治大正的歷史，爲有同樣的事，回顧西洋的歷史，概括的不外是人間想起了人間，忘却了人間的歷史。好容易回

復了人間性的時候，即刻又把他失掉了的樣子，人間就是這樣進步來的。概言之希臘時代是無論甚麼以人間中心爲本位的時代，神雖依樣是吃醋或報復，可是沒有像希臘神話那樣，帶有人間臭味的神話。接續着羅馬人承受這個文明，以後羅馬的文明亡時，這回中世有一個很長的時代，人間皆成爲神，在獨斷的宗教的羅馬教的權威之前，當平伏在地，所有的像人那樣的自由，無論甚麼也皆被取去，連知慧學問也皆捨却了。人們單想着神與天國。覺出來這樣作法是不行的，諸位知道是十四，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這個時代與哥倫布的美洲發見同樣，也稱爲『人間發見的時代』。主要，即是從藝術方面，把人間生活牽回於真正的像人間生活那樣的生活的回復運動。可是這就算夠了。誰知以後至十七，八，九世紀的時候，往樣樣的地方走去，這時，又把人間這東西，看爲等閒的傾向。即是在十七，八世紀，把人間無論甚麼也都箝入模型，把文藝這種東西也箝入一種古典風的模型，成了法則萬能的時代，成了不採取人間性的活動的時代了。在這裏，又



說這樣是不行的話，名叫康德的一位漢子，高唱自己澈底，立在批評的地步，來思索事物，而使着這位康德喜歡的魯騷的話，也唱人間歸還原來的自然。他所說的『反歸自然』的話，從一方說來，是反歸於人間的話。自從說出來這樣的事情，世上才漸漸地轉過頭來，從十九世紀的初葉混沌沌的，爲回復失去的人間性，從種種方面不顧命的來努力着。其爲經濟上教會上的問題，表現出來的事實，與諸君所曉得的是一樣。

然而就是這個人間生活回復的運動，最初也實在是容易進行的。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主義，解放人間的感情性，復活對於神秘的人間的憧憬心，雖拚命的作下了，在其間，不知幾時，又把腳離開了地皮，變成了人間唯有離開現實，單生於夢幻空想的世界，忘却了我們現在的生活的姿樣了。這樣鬧起來是不行的，這回又急於踏着地上，從自然科學的影響，把人間持有的獸性與動物性，濫誇張起來，想這才是人間了。這即是自然主義。可是還更有趣味的，則是我想着在近

時的人間性的回復，起個『惡魔的發見』的名稱。與新大陸的發見是同樣，人間性的發見，文藝復興期把他作下了。可是在人間的腹中，發見惡魔性，知道讚美這個的，是最近百年前之事。從可看作是惡魔詩人的始祖的英國的拜倫死去，在明年（一九二四年）剛到百年。發見在人間的腹中的惡魔，是想着在種種地方來發見人間的真正的姿樣，在那兒搜索的狀態，結果連對於原始生活非常的親慕起來的傾向，也表現出來了。即是我們到現在當做文明看的事物是錯誤的。返歸於原始生活是正常的追慕！所有的東西的原始生物，人間的魂的真正的的故鄉，感着存在原始生活的這種傾向，顯著起來了。若太單爲人工的生活，則就變成了機械，所以我們的生活，欲想着進一步變爲土地的香味的親慕者。如紐約倫敦的大都市的生活，在街上連土也全然踏不到。於是生出種種的思索，或懷慕田園，至少要切实地想着得到安易的生活。總而言之像這樣作去，來求人間性的解放，或想着透澈於人間性的真實的努力，其精煉的結果，就是寫實主義。這個寫實主義的想法，

並不是甚麼新奇的事，是開闢以來的想法。近世的文藝，在這種意義，是透澈人間性的真實，想着看看已失去的真的人間生活的姿相之點，把最近百年以來的文藝，可以稱爲是寫實主義的文藝罷。

Realism 這句話，種種的被解釋着。這雖是爲解釋的方便，在哲學方面所說的 Realism，更持有異樣的意義。Realism 若叫 Platonist 的學者說來，是說在我們的感覺的世界，沒有存在着人間的真正的姿樣。在靈魂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能捉住人間的本體，那是說 Realism。外在在英文學使用的 Realism 這句話的意義，是描寫事實。無論甚麼都像事實那樣來描寫，芥川君所說過的英國十八世紀的笛福 (Defoe)，是這個意義的 Realism 的元祖。像那樣雖也有種種的意義，可是真正的廣義的說來，所謂文藝上的 Realism，我想可以說，是想恢復而又把握已失去的人間的真實性的努力。十九世紀以來，種種的事情都考案過，可是結局就是唯物史觀等的想法，歸結起來也不外是想着還元人間的一種努力。

總而言之，人間性是種種的東西，雜亂的混在一塊兒。自其中生出說不出來的味道。想味嚼其無限的深味的努力，就是文藝。不是像經濟，道德，那樣部分的，是想捉住全體的人間生活的真實。這個永久的人間性，可是人間的根本，往昔現今是一點也沒有兩樣的。雖常說歐羅巴的文明進步了，所謂也有人斷言說，比起希臘的文明來，現今的歐羅巴人，所謂人間，是一步也沒有前進的。或者也能那樣的說罷。人間性這種東西的根本，雖一點也沒有變動，可是他是很難捉到的。總之我們好像是厚化粧的人，天生的肌肉的美好的地方，用化粧品將他塗抹毀壞了。這雖與今日的話沒有關係，可是以這個厚化粧而爲人間的生活這是錯誤的。所以要完全把厚化粧的法則與因襲削去，歸還素肌；這是在實際上做不到的事。自從爲文明的生活以來，已經不能再歸於野蠻的原始生活。住過大學的人，現在就是叫他返歸於幼稚園的頭腦，也是辦不到的事。嘮叨的說來雖屬麻煩，原來化粧這種事，不得不是爲發揮人間性的天生的美麗的化粧。文明，化粧，也都

不是像厚化粧那樣滅却人間性的真與美，倒是充分地發揮這個真與美的。

然而所謂人間性的真與美，就是研究解剖了也不能明白。用人間的頭腦與理由，也不容易了解。除了把整個的人間性，拿在文藝的鑑賞之前，再沒有別的方法。

我想起來一個比喻關東煮（把煮的雜物，和成一塊兒，狀如北京的糖葫蘆）的話來。關東煮這種東西，好好地想起來，是很骯髒的東西。……來做關東煮的解釋實屬可笑；可是看見鍋太不乾淨的巡警，來問道你的鍋是何時洗的？答道：是繼承家父之後，這個鍋四十年來，還沒有洗過一次。可是，若從鍋底乾乾淨淨的洗去了，就是多加味之素，也沒有以前那樣的好味道。清醬，烏賊的腿，芋頭的根把樣樣的東西，混在一塊兒，在那裏生出不是味之素與 Vitamin 所能趕上的味來。從那裏面也有尋求法則的人，也有找出經濟上問題的人罷。雖也有找出烏賊的腿，與清醬的糟粕的人，可是，這不得以整個的來味嚼的。這就是來為科學的

分析，也不能明白。有了芋頭與烏賊，才好喫呀！可是這的確是骯髒的東西。道學者們，正好比叫洗鍋的巡警，在鍋裏頭稱爲人間的獸性，或叫做惡魔性的髒東西，許多堆積着，從那裏生出甘味來，實是可驚的複雜。有個時候關東煮舖的東人，晚上餓着肚子回家了。對老婆說：「肚子餓的了不得，請拿出食物來」。老婆說：「你不好吃你賣的關東煮嗎？」的時候，他答說：「甚麼？那樣髒東西能喫嗎？」不錯，的確是髒的，可是却叫人家喫。近來諸位看見我的顏面時，即刻就叫我論戀愛問題，我再來少少地說說戀愛。就是戀愛也仍然是人間性的至高的發現，是像關東煮一樣，我們的人間性整個的活躍着，所以細細穿鑿看其裏面的時候，生出性慾或其他的東西。要言之關東煮是好的東西。無論把他論到甚麼時候，也沒有益處，所以我想把這個議論截止。人間性這種東西的最正直的最出於原形的現象，我想我取的關東煮的例，沒有甚麼無理的罷。歸結起來說，想着整個的來透澈人間性的真實，是 Realism。

近來成爲問題的事情，在這裏我想着來稍爲添說幾句話。現今 Bourgeois 文學這件事情，常被議論。說起來 Bourgeois 這句話的外國語的意義，在日本雖像使用於資本家的意義，可是我想他是錯的。假使從經濟學上或從社會學上來說，Bourgeois 階級這件事，也是依着所得的種類來定的，與貧富自然是另個問題。在法語有『*Épater Le Bourgeois*』，即是『嚇倒 Bourgeois』的慣用語，這也決不是用於有產階級，或資本階級的意味。所謂 Bourgeois 在英語說起來，是相當 Middleclass。說起 Bourgeois 來若從語源說，是指商賣人。羅丹 (Rodin) 的作品卡列的 Bourgeois的題目，不外是市民的意義。在英國說的 Middleclass，像上品的紳士那樣，來爲高尚的舉動的，稱他爲 Bourgeois。不用說，在資本家階級裏頭，像那樣的人，是必要的。就是在無產階級，也有這個 Bourgeois 先生。在這種意義下，Bourgeois 這句話從古來被使用着。總而言之逸去了人間性的真實，濫拿彰明的填補的虛僞和因襲，去硬化人們；這叫做 Bourgeois 與所謂無產者有產階級的話是兩

樣。若單從經濟學上的用語，我是不知道，普通的用例，特別從我們文藝方面說來，逸去人間性的真實而安然的東西，我們命名叫他爲 Bourgeois，所以想着抓住人間性的真實，而來努力的人們，自然與他要成爲對立。不用說這個分類與經濟學上的分法也交錯着牽連着的。可是語言的眞意，是在這一點。比如說沙士比亞的藝術，是眞想着抓住人間性的作家。近來雖時時受有惡評，可是這個大天才所描寫出來的是人間性——即是永久的，根本的，本質的，並且與經濟上的階級等沒有關係的人間性。沙士比亞的文學決不是能以 Bourgeois文學，或 Proletariat文學分類的作品。是眞人間的東西。依着看法可稱爲 Proletariat，再依着觀察點，也可稱爲 Bourgeois罷。可是，這幾无看一本書，知道勞農俄國政府的教育總長，故意的叫演哈姆雷特改爲勞農空氣來演的。又在坡羅尼亞斯 (Polonia)，符合路德喬治一流的俗物性，而排演出來。總之，在沙翁劇，根本是有人間性的活躍，所以無論怎樣都能演出來。像說人間這種東西，離了階級意識是不能存在的議論



，乍聽好像是對的，可是少少地在別個方面想想，即刻知道他是錯誤。即是現今我們的最討厭的區別，在階級之外有民族的差別。即是民族意識——在早還有說過離了這個，文學不能民立的時代。在從現今百年以前，國民文學議論得很凶的，可是在現在，誰也不說那樣無味的話。在顛倒於民族意識最旺盛的時代，人們是這樣來想的。無論那國人都持有民族意識的事，與無論甚麼人都持有階級是同樣，那不過是全的人間性的一部分而已。我時常這樣的想，所謂階級意識這種問題，雖變為種種的姿態，可是其為人間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事實，今昔都是同樣。有貧者與富者的差別，也有弱者對強者的反抗心，他是無論在任何時代，出現於階級這種姿樣。例如說最帶 *Bourgeois* 臭味的文學，如現在市村座羽左衛門演的御所的五郎藏那樣的俠客劇，德川時代的人也喜歡，就是現代人也仍然喜歡看他。歸結點是因為對於橫暴無極的藩主，與武士的一種特權階級的民衆的反抗心，看了那個劇，使人覺得痛快的原故。被抑壓的苦悶，改變形態而出現於文藝的世

界。階級鬭爭問題，連合的問題，在那裏又加上時代的社會的背景，更七重八重的混積着，於是性一種說不出來的關東煮來。近來關於性的生活的描寫，濫下工夫的事情是很流行。在法國像漸漸忘去的狀態，現在反拚命來作的，却是英國文壇的小說。他們大抵是把性的生活與階級鬥爭牽到一塊。就是在日本這種作品，近來也非常多的樣子。這都是到現今所忘却的地方用清高來敷衍，或訂正，像自然主義描寫動物的錯誤，欲真爲肉迫人間性的真實的舉動。在文學裏，從上古雖有性的生活的描寫，可是那都是些鬧玩意兒的東西。那麼說起來像維多利亞朝的英文學那樣，拿紳士的清高姿態，來敷衍這個問題，也是不對的。因爲描寫人生的真正的姿樣，不可輕視性的生活，才管緊在這方面努力。根據當時，而其所牽連的地方，也有種種。人間性，好像是個個圓球。若沒有可抓的地方，是抓不到的，好像去拿 Handle 的地方一樣。某時候想抓住性的生活，有時候想抓住神的問題，有時候想抓住道德的問題，雖有種種，結局想着透澈人間性的真實，

永久努力的是文藝。接觸這個文藝作品，來味嚼他，在那個時候，人間方爲最像人那樣的生活。其他的時候，好像圈在動物園的檻中的東西一樣。然而依着文藝作品，怎麼做就能往這個自由解放的境地。關於這一層我已經在改造社的雜誌，寫了一兩回，那就是說得進入夢的境地。歸結起來是長谷川君所說的錯覺罷。今天的話就是這些失禮！

——在女性改造文藝講演會——



## 文藝與性慾

### (一)

在人類的本能裏，最強有力的是食慾與性慾。前者爲自己的生存，後者爲種族的存續，占有人類物質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在人類還未像今日這樣，被因襲與法則所束縛，營極簡單而素朴的並且是赤裸裸的自由生活的原始時代，食物掠奪的關係引起來的戰爭，與男女間的性的關係的戀愛，是當做生活現象中最重要的部分。若使所謂馬克斯一流的唯物史觀論者來說時，歷史是在食物的關係上，回轉展開來的。不管是民族的戰爭與階級間的鬥爭，其所歸宿的地方，是起原於這個本能的滿足。原來在爲人類生活的批評的文藝，比食慾更多附帶着感情的美的要素的男女的性關係，成爲重要的題目的事，是毫不足怪的。可以稱爲是西洋文

學之源流的希臘古昔的荷馬的敘事詩，不是以杜羅伊（Troy）的戰爭，與絕世美人黑玲的戀愛爲主題而描寫的吗？稱爲歐洲中世的 Romance 的大多數，亦不過是以戰爭與戀愛織成，再加上宗教感情而已。（順筆來說說，近來差不多是日本語化了 Romance 這句話，真是隨便濫用，和歐洲文學所說的 Romance，實是似是而非的用在異樣的意義。）

雖有把宗教看爲是生殖器崇拜教，把宗教看爲是人類的性慾生活的所產的學說，可是文藝與性慾，更可以看爲是有進一步的密切的關係。現在在說明藝術的起源的學者的學說裏頭，有把基礎擱在性的關係上的。即是說爲誘致異性所用的音樂與詩歌和裝飾等的美的表現是藝術的起源這樣說的學者。

不過在這裏想附加說明的，則是戀愛與性慾的關係。戀愛的物的基礎，不用說是存在於性慾的事實，可是隨着人類生活的進化而複雜起來，不出發於性慾，不基於性慾的戀愛，最少在文藝上遂出現了。到最後就是說全然離去肉體是不能

存在，可是其發端其根柢擱在非性的 (None Sexual) 精神生活上的戀愛，在浪漫派的作品中能看到很多。這正像在經濟心理的時候，人類最初所以愛惜金錢，是因為看重依着金錢能得到的物質，可是在後來其感情轉移於他方，遂生出離開物質，單為愛惜金錢的本身而愛惜金錢的守財奴，像在日本現今的經濟界所見到的，物質的自身就是窮乏，只要多持有金錢即行的這樣的謬見是同樣。像這樣在戀愛裏遂有離開性慾，而以對異性的尊敬同情惻隱等的純然的心現象為根柢為起點的戀愛，在文學上的作品，往往可以看到。

## (二)

迨至近代，在一方有了科學精神的影響，所生出來的實現主義自然主義的精細深酷的獸性的描寫，在他方從近代人不疲勞，頹廢性，病的性質，敏感的神經，在文藝裏所表現的人類生活，性慾遂看為更加一層重要的現象了。

在這裏，世人把描寫性慾的文學，以為是只限於近代，或者以為自左拉，佛

羅貝爾，莫泊桑，托爾斯泰或以後的其他作家，才把性慾來做題材。可是，其實這個題目，在古代文學裏更大膽地露骨的穢氣般地，像寫尋常茶飯的那樣神情，來描寫着了。西鶴（井原西鶴）與春水（爲文春水）的人情錄，或者在英文學復古期的戲曲裏所描寫的，其思想上的根柢也不一樣，作家的態度也全然與近代文藝的傾向異樣的事情，是無庸贅言的。

在西洋的古代文學，露骨地描寫性慾最有名的作品，恐怕是羅馬文學黃金時代，奧古都斯（Augustus）帝時的歐比都斯的大作戀之途罷。露骨地描寫極淫靡的當時的宮庭貴族的性的生活，在現今若沒有○○是不許出版的文學，又加上是繁瑣的拉丁語，又是詩句，所以我們仍然好像看中國的西遊記的時候，感覺着鬆開，並不伴有像對近代文學的性慾描寫，所來的那樣痛烈深刻的實感。卑褻醜惡到極致的 Pornographic Literature，古今東西雖然很多，可是像歐比都斯的戀之途，恐怕是其最古的名作罷。



外的生活的壓迫與內的生活的苦悶，在近代的文藝投有很深刻的病的色彩。曾爲某大理想某大慾望所活動的人們，當突然陷於深淵沈於憂愁悲哀的海底時，產出厭生忍從決心的態度。怎奈近代的人們，對於生的固執大強烈了。想要絕望而不能取決，想要逃避而不得逃避的人們，只想着在糜爛的頹廢的肉感來忘却自己的苦惱。如在爲革命的努力而歸於失敗的時代，性慾生活的病的現象，特別在文藝上最強烈地表現着的原因，就是因爲這個。俄國的阿爾志跋綏夫 (N. Arshinov) 的沙甯，所以一時聳動了全歐羅巴的耳目，是因爲投合了這樣失去平衡的人心的狀態的原故。

日本的思想界現在也是在混亂的狀態，並且到現在所勃興的暴富熱，突然爲財界的變動，受打擊而消沉了。當陷於這種狀態時，其苦悶其失望，要現出病的性慾文藝時代的想像，自看過西洋社會狀態的人們的眼中，當然要這樣預期着的。

罷。然而日本仍然是外表的活動，根柢的生命之力仍是軟弱。因為對於生的固執是極淡泊極冷淡，所以我想沙甯時代，在日本文壇永遠是看不到的事。沒有條頓人種的固執，也沒有拉丁人種的熱烈，況且連斯拉夫人種的激底性也沒有的是日本人。像那樣毒氣深深的濃厚的色彩的文學，能有產出的道理嗎？在日本所有的問題，不是像精神病質的女子的善哭，就是如酩酊的囈語那樣，輕易地當爲一時的現象而消去。若是一時的發作等到酒醒的時候問題已經過去了，還那能走到深的苦悶與絕望的地步。只要我們看看近來的文藝作品，便明白地這樣告訴我們。所以觀察西洋的社會現象，豫期着甲時代的後身是乙時代到來的事，幸不幸，在日本是到底不能像那一樣來的。拿他種的例來說明罷，在財界活潑的時代，勞働問題非常的熱鬧了。可是其次若在遲滯的時代，因爲財界窮乏不能容納勞働者的要求，一方爲失業等問題，這個勞働問題，要更緊張起來的想像，若是在西洋的社會裏，當然是能想到的經路。然而在日本，在財界好的時代，勞働問題雖驚動世人的視聽，

可是在其次所起的遲滯時代，則就渺無蹤影，近來這個問題也整個的忘却了。就是對於社會生活與文藝的關係，若是與西洋一樣的想法時，在日本則就成了全然不同的見地觀察的原因，是因爲日本人的性質是浮動的，皮肉的不澈底的理由。

(四)

惹人注目的最近心理學說中的精神分析說，是想來說明一切的藝術品，是性慾關係的所產。最初當爲學說來倡道的維也納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佛羅特(S. Freud)的學說，以後與瑞士的沮利西(Niried)大學教授孔格，與美國克拉克大學教授斯坦利霍爾——以青年心理學的研究，在日本廣被知名的——等的研究，現今在學界成了不能搖動的一勢力了。就是在日本聽說九州醫科大學的榊教授，也出了一本名爲精神分析學的著作。在最近這個學說，不單是心理學者之間，竟惹起文藝研究者的注意，依著作者的精神分析，想來解剖批判作品的傾向，在學界的一方正像興盛起來的樣子。

據這派學者的意見，如性欲那樣強烈地興奮的情緒，爲甚麼道德，法律和其他個人的內外來的束縛力，妨礙着他的自由地發現——佛羅特教授命名這個叫做抑壓作用。可是性欲決不是等着春情發動期，才出現來的，從嬰兒吮吸母親的乳房時，在那裏就有性的興奮，這個自乳兒時代的記憶，就是在意識界之外，在後年爲種種的形式表現出來。說天才的藝術的作品，大多是這個過去的經驗的變形，佛羅特教授先把這個應用於利奧拿，德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的研究，先以出現於利奧拿的幼時的備忘錄的話爲基礎。即是在他還在搖籃之時，一隻大鷹飛來，用尾巴掀開他的嘴，啄他嘴唇幾下。鳥的尾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這個依着想像作用，與後年利奧拿的有名的同性愛的變態性欲關連着。以這個話的基礎，佛羅特教授想着對彼在藝術界是有名的笑之謎的摩拿里沙——下種新解釋。

這一派的心理學者，依着這種精神分析，想來解釋沙士比亞，來解釋瓦格勒 (*R.*

最近想着這樣作的學者更多，如前幾日美國雜誌 *Poet Poet* 載的史特林傑研究，我也很有興味的讀過了。不過在達爲學界的定說而採用的程度，還要有多少時日的研究罷。

我以前在文集小泉先生及其他裏面，題爲病的性慾與文學，關於文藝上發現的 *Sadism* (加害色情狂) 與 *Masochism* (狂的性慾顛倒) 及同性愛，曾詳細地說過。這種研究，現在會依着佛羅特一派的學者，得一種新的解釋。



## 再歸於民衆之手

「沒有法子辦呀！」以這話爲冒頭，近來自種種人的口裏，聽到如下面這樣的苦情。

曰：近來勞働者單要求工錢，眞實作工的稀有。就是木匠等也從上午九句鐘或十句鐘才來，先烤柴火。說甚麼世間話與女人的風流，剛開始工作，已竟到了正午了。食後要休息，更從三點鐘前後還要休息一會兒，像這樣八時間勞働，不是連其一半的四時間勞働，也沒有成立嗎？是慢性的 *Calculus*，這是在資本家的隱居，別莊或茶店的閒話的時候，是常說的不平的話。

曰：近來的戲劇的觀覽，簡直不成話。行爲作法惡劣，不像眞了解藝技的樣

子。因爲不了解所以說沒趣，即刻吵嚷出來，於是難堪極了。或吹口哨或罵聲相加，簡直是蟬鳴蛙噪。像這樣還有甚麼戲劇脚本與藝術的道理。昔年不是這樣啊！就是叫好也得記着如何叫的要點，不亂請罵的內行者的觀覽是很多的。在英法的國家，若戲劇無趣味時，觀覽者或鎮靜起來而爲靜肅，若更不能堪的時候，不過等着換幕的時間，偷着走去而已。這是從好劇家或俳優與作者的口裏，要說出來的苦情。

曰：近來的客人也不好辦，清元哥澤（兩個皆是三絃的譜名）就放在問題以外，連三絃的定韻也都不明白，真使人難堪。並且即刻捉住藝妓與使女，爲亂暴的舉動，濫發脾氣。當宴會完時，特別是那些不懂跳舞的東西，張着卑賤的獸性的眼色，捉住年青的妓等：悄聲說『唉！上那兒玩一下子罷』，實在是成話呀！這又是常像從茶店的女主人們的嘴裏，說出來的慨嘆的話。恐怕他們是歎息經過所稱爲內行的化政類唐期以來，一種藝術的訓練的人，減少了的事罷。



曰：自勞働問題和民衆運動盛興以來，工人的工作粗略起來了。費工夫的或是得用心費勁的事，簡直是不領受，所以沒法子辦。似乎把德謨克拉西這種事情，看作是無論什麼都得粗略的或是隨便作去的樣子。就是無論勤勉禮儀和責任，及世間常說的社會貢獻的事情，豈是都應該不管他的意義嗎？像這樣說着，又返覆了『沒有法子辦』的話。

曰：近來在東京的電車裏，看到難堪的現象。說是對婦人表示相當的敬意，站起來讓坐位的事，非常流行。可是對於年青的女人或是老婆，沒有相當的客氣的樣子，等到混帳的女子，甚麼也不說，把人推開，將大屁股轉進去，若男子躊躇的時候，還用大眼睛瞪着。像那個樣子，所以女子感着困難。那也是弱者的橫暴罷。像這樣在女權運動之前，從很多的男子的口中，反覆着『沒有法子辦』的話。

曰：近來的青年人太沒有法子辦了，不知道行儀，也不懂禮義。連話的說法

也不知道。長到追趕淫賣女的屁股的歲數時，對他人說自己雙親的事情，也泰然地說甚麼爹呀媽呀。賀年帖或是賀年的虛禮，全廢了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可是同樣的話，對對方不要給以不快之感的那點禮，希望他們要記得。在打破禮儀三千威儀八百的舊形式，是不插有何等的異議，可是無論誰都成爲田夫野子，那才是不好辦呀？像這樣，又出來『沒法子辦了』。

曰：近來的東西們，連受有相當的教育的，也不知道義理，不顧人情。把人想着，連屁也趕不上，沒法子辦呀！這是自己盡所有的不義理不人情及惡辣手段，想着來賺錢的公司的總理們，常評爲新時代的新人所說的，『沒有法子辦呀』的一個。

曰：近來的人們實在是無學呀！嘴邊雖排有高慢偏屈的學理，其實是甚麼也不知道。叫他寫封信時則充滿着別字和錯字。把保險的險寫做儉，公然的把言語道斷，寫爲同斷（與道斷的韻同）等，那才真是「言語道斷」呀！語句的使用法也不知

道。例如把「學究」的侮蔑的成語，公然想做是「學問研究」的略語，而來使用。因為他們好抬出西洋的學者的名字，但是叫他們譯譯原著的原文的一頁看看，沒有誤譯能找出來的差不多沒有一個。這個「沒法子辦」是時時從學校的教師嘴裏漏出來。

最近自民衆主義和社會主義勞動運動與婦女問題等聳動世人的觀聽，在所有的方面起了高叫改造以來，以上列舉那樣的「沒有法子辦」的話，成了各方面的人們的口頭禪。因為這些都是出自資本家的隱居，扯白的藝人，茶店的女主人，貪暴刑的好商，慣於壓迫婦人的電車乘客，公司的經理和老人與老先生輩們的嘴裏。所以我們毫沒有注重牠而傾耳的必要；然而，不過我們在爲民衆生活的向上，及眞的文化生活的建設潛思時，在他們的嘴裏所說的『沒有法子辦』，確實是有催促我們的考察的眞實性，與十分的力量。眞實的思想，果然沒有一想『不是沒法子辦嗎？』的必要嗎？我們無產者，勞動者，貧窮人，在這一點沒有充分地自省一下子的必要嗎？

我所以說這個，不是單爲甚麼民衆文化的建設的大問題。拿極靠近的問題來說，爲新思想的運動，或爲無產者勞動者的主張及其自身的澈底，因爲這個『沒法子辦』是最可怕的勁敵，最可怖的障礙。因爲對於保守頑冥的反動者，或以封建時代的思想道德，想着來規律現代，而阻止時代進運的老輩，這個『沒法子辦』是最合式的話柄。因爲對於抑壓者和反動思想家，成爲供給他們以往囑強那方面走的武器。爲甚麼呢？因爲他們所說的怎麼樣也沒有法辦的樣子，不能否定，藏着像有點對的半面的真理的事實。當做武器或當做話柄，這個『沒法子辦』，確實在比甚麼無理解的抑壓政策，和資本家的壓迫等的以上，却是遙有力的敵人的武器。

新思想家呀！新無產者呀！世的弱者們！諸君像這樣不知不覺的供給敵人以糧草，再是使着敵人有可乘的機會，在自己的身上找縫隙。他與責任觀念，社會

貢獻的思想，秩序節制，藝術的教養，勤勉努力的意志，權利的主張，當然諸君不得不負有義務的觀念，學問知識的獲得，新時代的新道德，像這樣所有為民衆的生活的根柢，依着輕視或是喪失的傾向，不是正招着可怕的自滅嗎？不是自求着將身置於不利的地位嗎？這不是真的沒法子辦嗎？要求工錢的提高，勞働時間的短縮，不用說是可以的，可是同時或是在其以前，無產者不得不反省自省的，便是這個沒法子辦的問題。單檢着馬克斯的糟粕，為餘剩價值所引誘，恐怕要與甚麼協調那樣的妥協，和敷衍化被敷衍化完了罷。在到處徒為反復無用的爭鬪的空閑，無產者真不想看的事情，是在如何來改良自己，使着自己賢明勤勉偉大，和成為有力的人間。若不那樣，我們到底不能達到真的自由的幸福的生活。有光榮的民衆文化的勝利，是難望到的。

說因為資本家和特權階級橫暴，所以才以暴報暴。像這樣在戰術上說，恐怕是最拙中之拙罷。再是如無訓練的羣衆的盲動等，有甚麼大的力呢！有秩序，

節度與知識的千人之兵，比十萬烏合之衆要有力量得多。靜悄悄的肅靜着而溯進向上的一路，不能這樣是不能得到真的勝利的事，諸君要覺悟呀！

### 三

道德宗教藝術學藝，那種東西嘗在一般民衆之手裏的時代，在過去，無論在何國都會有過。就假是在專制的治下，或是在階級制度，民衆仍然是爲文化的負擔者支持者，因爲是那樣，所以基督先向加里刺亞湖畔的漁夫說教，王子的釋迦，也故意逃出宮來。到後來無論在那國，皆歸於貴族富人的特權階級之手，道德宗教文藝學問皆像依着彼等——所謂上流者的擁護而存立的樣子，的時代出現了。於是單對彼等有特權階級合式的道德，提倡起來，教化也建設起來，遂生出來不是富人或貴族便不能鑑賞的文學藝術了。一聽到正義，秩序禮節，義務學問繪畫彫刻信仰，這種話的聲響，令人即刻聯想到一種貴族的臭味，髣髴像看到富豪資本家的面影在眼前一般，特權階級與文化，結下很深的枯爛的緣了。他們把文化

獨占起來，把民衆擲於圈外了。在武士有叫着武士道直挺的道德，在農工商則却沒有這個。不過奴僕的根性，被他們承認了。商人不認識四角的文字，也可以過去，成了這樣的時代了。

在今日弱者從強者之手，無產階級自有產階級之手，勞働者自資本家之手，不得不正當地要求，正當地奪還的，不是黃金也不是權力，是文化的自身。多年被黃金色點着，染成了一種保護色的道德宗教和藝術。把那些東西的所有，今日再一回奪還於民衆之手，淨化他磨礫他，把他洗乾淨，不得不把他造成新道德新知識新宗教。像這樣民衆文化建設的大業，方可以就緒，同時『如沒法子辦』的難問題，自然就能解決了罷。在那裏不得不靠民衆的努力前進。

以『民衆文化』爲標語的新生活，不是說把貴族牽回來拉入張三李四的隊裏，是說張三李四皆變爲昔年的貴族的事情。是說舉國皆以重責任，盡義務，尙品格好知識，守節度，行正義，尊信仰，能鑑賞文藝的事爲目標爲理想而進行的，那

才是民衆運動。無論誰都一樣的平等，模仿泥龜泥豬喧嚷的事情，若那就是民衆化，那確是人間的墮落罷。不是文化，那才是蠻化。粗放，野卑，懶惰，亂行，無智，無學，盲動，像這樣列數出來的，在新民衆運動之前橫着的，沒有再比這些可怕的大敵。當聽着上說的『沒法子辦』的時候，我等要慄然而恐懼，不得不深自覺醒。

民衆皆貴族化（精神的意義）起來的事，不用說是很希望的。可是那不過是一片的理想論，是不能實現的空論，有人們要像這樣說罷。像這樣說的人，不用說是把道德，禮節，藝行等的所有，在現在還想爲是貴族有產階級的特有物那樣因襲的謬見來的。就是徵於現今世界的實例看，在俄國與美國的民衆，雖能看到如何是暴民那樣的亂步調，可是請你看看在現今世界最進步的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的所有者的英國與法國的狀態。在政治商工業藝術等一切的活動，英法兩國在全世界所以站在最優越的地位的，因爲這兩國的民衆，比較的是最多



最高貴族化的原故。回想起來到處女王朝的英吉利，是純然的貴族萬能的英吉利了。然而其闕因爲在一方有產業革命，他方有教育的普及及選舉權，擴張等的現象，政權與文化，次第的移於民衆之手，至自愛德華七世時代，移於喬治五世之時代，貴族文化的英國，卒化爲民衆文化的英吉利了。其推移之形勢，在這回世界大戰的前後，越發被促進着遂成爲今日的英吉利了。像在那樣固守着頑固的保守的一面的英國，貴族和特權階級，在今日無論是政治的或是文化的，將其所有的很多的東西，皆讓給民衆之手了。舉例的說來就是在大學教育等，如貴族主義萬能的牛津劍橋的勢力大墜，而曼徹斯特利物浦等的新的民衆化的大學，進爲學府的重鎮了。再舉別個例來說說，如勞働運動等，在秩序與節制，英國如何的優於他國，不待我這門外漢來指摘，就於明白的。再請看看法蘭西！彼國爲大革命，其文化生活並沒有退步半點。雖完全是民衆化的文明國，而所有的還是奪還於民衆之手的路易王朝時代的品格，禮節，高雅的當時的原狀，在現今還很完全的保持

着。因大革命，無產階級自貴族和僧侶的手裏奪回來的，不單是獨一的政權。王朝時代許久依着貴族階級所保持的所有的尊貴東西，傳受羅馬文明的正系而可誇耀於世界的完美的東西，共和政治下的民衆，把他承受着的事情，在那裏，是有法蘭西很大的強味。

我像這樣論到現在，更想着把這個問題從與自己有最深的關係的思想文藝上看看，來論到天才與民衆之關係。可是正巧得到早稻田文學的一月號，讀到金子筑水博士的民衆主義與天才的文章，和我想說的地方差不多是一樣的宗旨，在那裏精細明瞭地說着，看到這個所以我在這裏攔筆了。並且向讀者推薦，精細的去讀金子博士的那一篇論文。

## 演劇與觀客

在所有的藝術，構成他的種種要素，要完全保持調和而統一的事情，是最大要件之一。瓦格涅 (Wagner) 在美的宗教的殿堂，藝術的聖殿的拜墨特 (Baileuth) 所創始的歌劇 (Opera)，是綜合建築音樂繪畫詩歌等的姊妹藝術 (Sister art)，在那裏作有最完整的統一。

再是根據英國的舞臺藝術家哥丁克累格 (G. Craig) 的主張，他竟說，在劇戲方面從脚本，劇場，建築，背景，角色的解釋，以至都得從一人的頭腦思索出來，依着這樣可以獲得全體統一調和的話。

然而我在這兒想說的統一的裏頭，除了演員與舞臺以外，也包含着演劇的最要緊的要素之一的觀客。演劇與他種藝術異樣，鑑賞者的觀客，為藝術自身的重

要的一部。有了觀客，劇場全體方才成爲一個組織的統一的藝術品。

演劇是注重羣衆心理的藝術，在這一點是與詩文繪畫等全然異其趨向。無論是小說或詩歌，獨自靜悄悄地放任心情，而可以隨便來吟味的，就是繪畫彫刻之類，在帝展會場等，與羣衆擠來擠去，鑑賞的心思大被妨害的事，是無論誰也經驗過的。可是唯有戲劇，無論他是如何強烈的獨佔性私有性的暴富者，也不是單以他自己一人，或一家族的少數者想着觀景的東西，也就知道他與別種藝術之差別了。

對於歌舞音曲，就是不歌的不舞的人們，也皆以心來歌以心來舞，同樣聽着鋼琴的聲音，就是幼者也自然的來拍手拍腳拍，像這樣在生命的律動有感受性，有誘起共感共鳴的魔力。在舞台出現生命的表現，其律動反響於觀客的胸底，舞台與觀劇，完全合而爲一的時候，在那裏才成立了藝術品的演劇。

用古劇來說，說甚麼喜怒哀樂之情。若是說近代劇，則是十分地暗示着甚麼心情與一個思想。

這是與歌舞演技的最原始形式的輪圈舞蹈(Ring Dance)，即日本的盆舞的時候等是同樣。掌管頭的人是後來進化而爲作者與演員的，如合着拍子單跳的多數者，即是相當今日的觀劇的，掌管頭的與圍着的舞者，若不把拍子合着成爲渾然的一體，則盆舞也不能成立。

就是返歸於希臘的古劇來想想，最初如伊士奇拉斯(Aeschylus)的著作，不是特別以舞台來演的。觀客或座席，各各的分離起來，是後世的事。

農事完畢，羣集起來很多的民衆，一塊兒來爲合唱的舞蹈，所以從演劇的本質說來，演員與觀劇，是沒有各各分作的道理。美國的一個劇作家，曾想着來寫觀客與演員共同演的脚本，若是能寫出，那才是理想的，再是就從演劇本來的性質看來，觀覽席從舞台全離開了，是近世的事。現在日本的館樂或在依里薩伯朝(Elizabeth)，舞台是擠在觀覽席的正中央。沙翁時代的觀客等，舉動亂暴，到熱狂起來時，觀覽者竟上舞台而坐着了。再就是從脚本看來，沙翁劇的旁白 Aside 獨

白(Soliloquy)或滑稽(Fool)等分明不外是作者從最初與觀衆連絡而設的手段。

在戲劇與觀客間，有如上面所說的緊密的共鳴共感時，在劇場就生出來一種空氣，即是輕快的或緊張的統一的零圍氣。所以不管演員怎樣巧，背景怎樣周到，若觀客那方面不是與他的調子怡然相合的性質時，則調和與統一，即刻破壞。當觀客被引入幻覺之境時，就是小孩的一個哭聲，吐痰和廊下的足音，也足能夠打破這個幻覺。例如就是連藤十郎之戀，如宗清的離座席的一場，拿那個劇來說，已經不是十分好的場面，可是當吹滅廟燈的燈火時，在觀衆裏有拍手的，所以更成了破壞這個幻覺之境了。連平常的話，也有說得好聽的，若沒有說得好的則不能成爲巧妙。因爲律動的共鳴共感，被打破了的原故。

在以羣集的觀客爲要素，所演的劇，是特爲民衆藝術的性質。觀客全體若不成爲一個有機的羣衆(Organized Crowd)來與共泣共笑共熱燒着，而且與舞台那方的藝術，若不能完全呼吸相合時，則戲劇即不能成立。

然而這劇場，不是單以甚麼燕尾服與高綠帽來纏身，靜寂的舉止安詳，就算完事。在無論甚麼事也是粗野的沙翁時代的演劇，觀客熱狂起來時，都跑上台來觀看的情況，在前面說過，就是在日本的戲劇，大捧場的喝采，與巧妙的接聲，也決不是壞的。不是，他們若巧妙的插入的時候，倒反作出全體緊張的氣調，生出詩的押韻那樣與舞蹈的足拍子的效果。在法國的古劇場，在戲台的當中，故意的爲喝采而預備了稱爲 *Claqueurs* 的特殊喝采者的一團，使着他們爲巧妙地拍手與接聲。就在日本的維新以前，在門口拿出棹儿，是曾有過這個專管褒賞的人的。不過他們不是像所有的學生雄辯會，與議會的諷笑者那樣，盲目的來諷笑來拍手。在接聲的他們，應該這樣作或那樣作，都得記在心裏，不得不有與成駒派等相合那樣的手藝的觀劇。

我每回看劇時，痛切地感着日本的劇，比演劇的自身，或與他同時，觀劇的改良，是急切的事實。連東京的歌舞伎座等，觀客已竟與往年的人們，大異其趨

向了，坪內博士等這樣的憤慨着。臨到京坂的劇，就要想着不是更要甚一層嗎。爲飲食或爲與女人調戲來觀劇的人，現在不還是很多嗎？爲資本主義演劇化爲商品，成爲只要出錢就能看去的東西時，那麼劇場藝術的本質，已喪失一半了。得依着舞台與觀客的融合，若不能這樣，那藝術的民衆化社會化，也都成爲望不到的事情。



## 西洋的蛇性之姪

『獨自遠在岩石之間，不思人間不問世事』（新古今戀），這是西行法師的歌。

英吉利當清教徒的騷擾，如鼎沸的時候，離去攪亂之巷，有遠在德文謝（Devonshire）的鄉下傳教的和尚。他在以八十二歲的高齡去世的以前，是在閑寂之境，以風月爲友，歌唱着田園自然的清興的法師了。恰令人想起日本的勅選集時代的歌人的詩風，他的敬虔之心與哀切之情，更遠在他們以上的深刻味。這位法師之名叫做 Robert Herrick（1591--1633），是王黨的詩人。在世事維艱的今世，愛誦這種閑雅的歌的人們，在英國也不少見，這位法師的歌集，就是現在，也出來種種的新版。爲去拜訪離都市遙遠的他的舊居的遺跡，聽說現在也有不少携杖而故意去旅行的人。歌詠宗教的信心那方的集子，雖不甚惹起異教徒的我的心，可

是在 *Hesperides* 的一卷，或者因為是歌唱與和歌很近的詩境罷。年來自己愛詠的幾首歌，是在這一集裏。其中有題爲閑居的希求的一首。

Give me a cell

To dwell,

Where no foot hath

A path:

There will I spend,

And ead,

My wearied years

In tears.

因爲太像西行之歌，所以雖不是很出萃的作品，可是無論何時也不能離去我的記憶。

我不知不覺說了些分外的饒舌話，東西暗合這件事，近來因為同人說過這個話，所以便就順筆寫出來。原來像這種抒情詩，東西的符節，那樣暗合的例，一點也不算稀奇，就是這兩個，若說是歌唱着天才的孤獨癖，也就夠了。就是沒有一致到這步田地，若以別個心思來讀時，也能找出很多的例。可是敘事詩——更廣義來在屬於故事系統的文學的時候，話的一致，不是單想為暗合就完事的，有很深的意義罷。若是普通的神話之類時，自比較神話學那方面看來，是即刻就能明白的事，朗格 (Lang) 哈德蘭以來，學者的研究雖未有進步，可是唯有在為普通的故事文學的一致，關於其材料的出處，還有能夠促進學者的真摯的研究的東西的存在。我前年曾作過故事雜誌中的托盆與新得列拉的比較，也是說話學的一例是平常的不足道的。可是往年坪內逍遙博士，曾指摘出來歐德賽 (Odyssey) 與百合若傳說的類似，就在現今我也深感着興味，靜等着學者們，提出那個問題的深刻的研究的文字出來。若是能像德國的學究，常拋棄一生，為溯源的研究，的

確在印度與中國的文獻裏，能夠指摘出來其出處與出典了，我常是這樣想着。

在雜誌表現的創刊號，讀了上田秋成的兩月物語中的『蛇性之淫』的話以後，更訊問於斯學的權威的某先輩，領教了那段故事的出處，是在中國書籍裏面的事了。可是我年來常奇異的想着，上田秋成的物語，在英文學裏很酷似可以數爲是濟慈 (Keats) 的傑作之一的 Lamia 的事情。像 Lamia (蛇女) 這個名字所表示的一樣。再是如濟慈自己所說的，出處分明是在希臘，所以或者這段故事，是從印度起源，不是也可以想像是以後分爲東西而傳下去的嗎？特別在日本，就說清姬的話，也是說蛇與女人的關係；令人想着是承接『Lamia』的很厚的東洋的色彩的那樣。

濟慈的『Lamia』的出世，是千八百二十年，從現今百年以前的事。是一首全篇分爲兩部的七百行左右的敘事詩。與他的其他作品同樣，取材於希臘，同時是以他當時的浪漫派的手法，織成美麗的作品。現在在這裏，不是以當做藝術品而來批評爲目的，因爲是與兩月物語卷四的比較，所以說一下他的大概的梗概就算

完事罷。

Lamia 是五彩燦爛弱的美蛇。並且當說話的時候，與女人全然沒有異樣。原來是仰爲一代的麗人，受神罰而成爲蛇身，因爲那個苦悶着。在克利特島的森林裏，嘆其寂寞的孤獨之不幸，過着淒涼的生活了。

列美雅的魂，是能到處皆可任意飛行的。某日越海往科林斯方面去時，那裏正有祭祀的競技的熱鬧。在那競技中得到最後勝利的美男李俠士的魁梧的青春姿態，這時，別美雅算看花眼了。

朝晚在憔悴顛倒於這個美男的想像中，夏天過去秋又變爲冬天了。列美雅若是蛇身的原形，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能達到這個戀愛。某時看見森林的女神，被很多男性追趕得痛苦着，於是教給她以隱身法。可是追趕女神中的一人，是像草獸那樣能走的哈米茲。

在這裏列美雅想出來一計而成功了。即是教給哈米茲以甯夫的所在，其報酬

求把自己還原於美麗的女性了。五彩炫煌的班紋皆消去了，蛇身消去，同時列美雅成爲在世，稀有的美女了。

話分兩層說，李俠士雖是拔萃於文武兩道的美男，可是就無論得到甚麼神們的寵愛，心是不滿足的。有時俄然在山麓的松蔭，看見一位處女，才知道戀愛，跪在女前，說相思之話。女子方面也訴說年來所累積的戀慕情，這處女即是列美雅。日傾斜時，二人攜手返歸不遠的科林斯街了。李俠士走過街的大道時，雖也躲避人的眼睛，可是在途中猝然逢着穿哲人衣的禿頭白髯的老翁。被老翁的銳利的眼光睨視着，列美雅愕然失色了。怎麼啦？李俠士問道說。

美麗的列美雅說：『倦了。可是，

那老翁是誰？那個姿態使我

想不起來的。李俠士呀！你爲甚麼？』

『你躲避老翁的眼睛嗎？』男子回答了：

『那才是賢者亞波羅尼亞斯。是我的導師，

我的師匠。然而只有今霄，那個賢者，

也不過是往來我的快樂的夢路的愚人之靈。』

第一部，三七一——三七七。

此後，李俠士被引至於未曾知道的美麗的家。二人在那個家裏，把幾個月的快樂的日子，像夢般的過去了。一個夏天的晚上，在充滿了薔薇的香味的院庭，並且夜鶯的歌，宛若反響二人的戀的細語的時候，愕然聽到走過街上的許多的人聲了。自爲快樂的同棲以來，到現今把世間拋却的李俠士，立刻想起來欲把自己的美的新妻，在所有人的面前誇耀看看的事情。列美雅不用說，強硬的反抗這個，可是到底決定設宴，招待人們了。不過規定着獨不許招待那個老翁亞波羅尼亞斯。

接續着在宴會之日，李俠士的親戚和知友皆被招待，集起來一大些人了。列

美雅也盡其魔術，佈有美酒佳肴，凝思着裝飾花枝的工夫。未被招待的老翁亞波羅尼亞斯也來了。李俠士無法只得歡迎，那晚上如美的女神那樣的列美雅，是再沒有比這個事覺着痛苦。客人滿口一致皆讚美如女王般的列美雅了。

當歡聲滿堂，宴會正酌時，冷然的哲人亞波羅尼亞斯凝視着列美雅。執着顏色蒼白的列美雅的戰慄着的手，擁抱着她的李俠士雖很奇怪，美女之呼吸俄而斷絕了。

『蛇』！哲人說了。說了同時，美女伴着喊叫的聲音渺然無蹤影了。

第二部，三〇六——三〇七。

像這樣是極殺風景的梗概，我想着述說故事的系統，濟慈是從十七世紀最有名的一本書巴頓的憂鬱的解剖 (Robert Burton's Anatomy of Melancholie, Part III; Sect. 2. Numb, I, Subs, I)裏取來的。年輕的濟慈因為是沒有學識的人，其所以喜歡取為詩材的希臘，不過皆從就近的書籍得為資料而已；巴頓的這本名作依



着文藝復興的餘澤，差不多全卷皆是以希臘羅馬的古典的引用堆埋着的。不但濟慈，是利用這本書的作家和批評家，從古來也不知有幾百人呢。

那麼巴頓是從那裏得到這段故事的呢？他是從希臘的菲羅斯拉達斯（紀元三世紀）的著作亞波羅奴斯傳（*De Vita Apollonii*）的第四卷取來的。所以這個亞波羅尼亞斯（*Apollonius Tyanaeus* (4 B C — Circa. 97)），傳說他作過種種的魔術與奇蹟，他也是受有印度哲學的影響的皮達格拉斯派的哲人。因為知道他曾旅行過波斯和印度國境的事實，所以我想在印度古代的文獻，大概有這段故事的出處罷。我可以推想，這故事一方傳於西方的希臘，遼遠的以後依着濟慈的天才，把他藝術化起來，傳於東方，更經中國，依着日本的上田秋成之筆，而描寫出來。

再是應當參考的，希伯來的 *Lilith*（夜魔），拉丁譯恰當 *Lamia* 的字。 *Lamia* 這種複數形，仍可看為是泉鏡花的高野聖那樣的妖女。再是普通在希臘神話

中 Lamia，是 Libia 的女王，成爲食小兒的鬼女。此外在德國文學方面，聽說哥德的科林特的新娘 (Die Braut Von Corinth) 也是同一的故事，可是因爲我未嘗讀過，故甚麼也不說。

濟慈的 Lamia，更聳動了法國的浪漫派作家，特別 Theophile Gautier 的戀的死『La Mort Amoureuse』(依着小泉八雲的麗筆英譯過來，題目改爲 Clarimon，收在哥爾傑短篇集中) 雖不過把蛇與 Vampire 有些錯置，可是，其趣味差不多是一樣。特別有趣味的是濟慈與阿爾傑雙方，對於化身的美女的戀愛，運以同情之筆的事情。不厭惡妖女，倒反使人感着可稱爲悽艷的不可思議的美的地方，與我們的秋成之作，有大異其趣之感。

## 被強迫的文明

用自己內部充實着的自己的力量去行動時，自然是沒有痛苦。特別這力量有很深的底力的時候，其走法就假是遲緩的，鈍重的，然而在那裏有確實味同時也有強烈味。並且一點也沒有危險與無理。想起華嚴經的句子，所謂『獅子的步走』其速度雖是很慢，可是在其足所踏到的地方，聽說皆不長草。一面具有極保守的外觀，而他一面則建設極進步地文明的，則是今日的安格魯撒遜人種，他們雖持有極鈍重的保守性，而却以自己的力量，步步的走去。從外部，無論來了甚麼也不驚訝。恰像胃囊的強壯者，消化所有的東西同樣，對外國的勢力，就是對外來的思想，連動也不動。完美的將他消化着，在今日成爲左右世界的大勢的最優勢的民族，是爲英美兩國自根本的安格魯撒遜人。比如說俄國過激派的思想，英國

今後怎樣的將他消化去，是留意於世界文化變遷的人們，所都注意的事情。像未曾演過流血之悲劇的愚舉，他們便接受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一樣。

和這個正相反對，無論何時皆被外來的勢力與思想所搖動追迫，宛若唯恐落後。因為在自己沒有抵力而被外部強迫着，被世界的大勢與外國文化的發達督催着，連趕着人家走還費力的那樣民族生活，是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苦惱。像這種民族的文明，無理與矛盾，常伴着不安。看去似乎是呈有急速的進步，然實際的內幕，如迴轉火車，喘着的樣子。日本現代的文明，雖屬遺憾的事，可是我想是不能免了這種被外部逼着而走的文明的性質的。自從最初在浦賀灣頭出現的所謂黑船的外來勢力逼着，置於不得不建設新文明的狀態以來，雖費過半世紀，可是現今還是被外部強迫着，濫被搖動着的氣味。

我先舉個卑近的例說說，把叫做摩托車的東西，生硬的自外拿來。因為拿來了所以要用用看，可是日本的道路，還未辦到能跑摩托車的程度。在東京的街上

坐摩托車，與跑西洋坦坦的 Drive 是兩樣，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在坐着的時候身體跳高或震動的地方，令人想到 Hell 也是這樣的苦楚。車輪輪箍的損傷不用說，道路自身，也依着這個摩托車益受損傷，遂成爲文明國不能有的惡道路。沒有法子，所以現在驚惶起來，慌張着高叫着道路改良而騷動了。

自外國來販賣的好東西。因爲是世界的大勢，所以沒有法子，把他引進國來，不能不去使用。然而能夠應其要求的資格與能力，在內部決未具備着。比如說因爲自外國拿來了電話這種便利物，就是想着使用，可是這又不能把他如意地裝設，像美國那樣，無論何人的家，都能自由使用的那樣去作。因爲不行，所以電話才像股票那樣買賣着，生出來可驚的市價，像這樣的事情，在其他的文明國家，是全然沒有的珍奇的現象。再是輸入外國式的新教育制度，是件好事。可是在日本爲受學校教育，達到不得不通過所謂入學試驗的非常的難關，學校的數目是還不夠。與不能裝設僅滿足要求的電話是同樣，學校的自身，還未作出來。因爲這個

才慌張着招喚教育機關，擴張教員養成，而立刻喧嚷起來。

可是這種現象，若成爲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時，更甚一層。比如說自外國輸進來的火車和電車，是可以的，可是在日本人的腦中，也沒有火車道德，也沒有電車道德。在東京等處坐電車，實是件賭着命的事情。因爲坐火車的乘客的行爲不好，所以你推我擠喧喧囂囂，於是不被踏着也能過去，脚卒被踏着了，能早上去的也沒有上去。不單是這些，都達到在車內得有『不許伸腿』等的揭示的必要的，那樣，亂暴的乘客在其他的文明國能有嗎？因爲日本人還沒具有能夠乘火車和電車的資格，便想着使用火車電車，所以才成爲不得不忍耐的那個不愉快與危險的事。

再如立憲政治，爲世界的大勢所搖動出來，可是在日本人的頭腦，沒有能夠運用他的能力。因此政治界，成了用不着我這村夫子來說的那樣不能感謝的狀態，國民全體爲此不知要受多少不幸的生活。不夠立憲國民的力量，連資格也沒有的

人們，來行立憲政治，比在不知是道路是泥是川的大道上跑摩托車，還更是苦痛。因爲思想的發達，比道路的修理改良還更費勁的原故。

從外部生硬的被逼迫隨世界進步的文明，所以很多的時代錯誤與矛盾，是當然的結果，在生活現象所有的方面表現着。要求一步緊一步的逼迫來，而沒有能夠應付他的力量。恰當地來譬喻說，像應得落第的學生，多虧着教員會議的體貼，無理的使着及第的時候是同樣。因爲當事者的力量不足，所以就只單追趕其上級的學科程度，也是感着非常的痛苦。以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昇級去的人，生出來大的差別，毫不奇怪。

說什麼制度法律或是機械器具之類，只要把他輸入，而使其能夠順應世界之趨勢那般去改革的事情，不一定很難。因爲他不是難事，所以日本到現在雖痛苦着喘噓着，總算是進步來了。可是等到根本的內生活思想生活的問題，却不能說那是摩托車，那是電話，那是火車那樣輕易的使着轉變。現今一面還是爲天保錢時代

的物的想法，欲使其適應於現今的產業組織立憲政治之世，所以我們的生活非常苦痛，就是想着掃去不愉快，也是不能的事。

我不知道經濟界的事情。然而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實業的前途，像很悲觀的樣子。再是因爲國債，簡直惱得頭也不能回轉，某種人們竟說日本只有破產等的敗性的話，來輾轉着對人說。然而被外部的力量，無論何時都在鼓動着，牽着走的國家，微倖的事，以日本自己的力量甚麼也不作，只因爲在歐洲開始了那個大戰爭的無知的舉動，多虧他不能脫出這個苦境，還少的發了點財。產業界也很有起色了。在日本所以出了很多的財主，並不是依日本自己的力量，是自外部來的世界的大勢，不過湊巧的把他作成了而已。所說的天佑呀！不是像戰時中的美國的實業家的活躍雄飛的樣子，以自己的力量來動作的！到戰爭的反動，即刻現出像昨今風傳的那樣財界的慘狀，也不是甚麼在現在才驚愕的事情，才奇怪的事情。只要是自外部被搖動的人們，無論何時皆是這樣。這不是自外部被逼着被搖動着



被牽着走的人們的遭遇的當然的運命嗎？

自己就是把奉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事，當爲美事而來自誇，可是其實與勉強及第的學生是同樣，就單追趕別人也是苦事。連休養民力，使着充實自己那一點的餘暇，也感着沒有的慌張。

日本人真以自己的力量，而能去活動的日期，到是何時呢？只有被世界前進的命運牽着走嗎？自己備先登而進行的時期，到是何日到來呢？所有的事情若不從根本另想想看，是無用的，別要爲無根底的本國誇大，再別要爲固陋頑冥的偏見所束縛。



## 有島君的最後

霖雨連日，輾轉病軀於床上，像這樣還活着的我，有幾分也是苦痛。

聽說有島君自殺了。報紙雜誌社的人們，或打電話或來訪問，懇求關於這件事情的談話，因為在病中一概謝絕，對他們回答說自去年以來的腸出血，近來更加上神經痛牙齒痛，實在我也想着縊死般的苦痛呢。

到上月雖是以生推生的戰鬥意氣，總算能繼續着日日的業務了。牢乎不拔的用力把講壇的講棹的兩端，無理的將痛的腰一面往前彎曲着挺住，而來講功課，可是至學校放假以來，驟然的變樣了。顯着蒼白的衰弱的面孔，連讀寫都得在病床上的自己的姿態，只有可憐了。

聽醫生的說法，無論比甚麼還好的煙捲，也禁止了而來保養，可是也不見好。

這方保養時，而病這東西竟得意的攻起來了，這回憤慨之餘以抵抗意氣，喝威士基酒吃餅湯菓子種種的東西來恫嚇時，可是仍然是壞。無論往何處轉，皆是一樣的受苦。那就是人生！那就是人間生活的永久之姿！除了與愛人相抱，走向美的重複自殺 (Double Suicide) —— 我因為厭惡那個卑野之聲的情死的話，故不用他——走向於苦痛的呻吟的人生的嶮厄之一路，這是應當的事。就是這樣，我還想着做一個人生的肯定者。把活着的這一刻那，想着盡自己的力量使其為深的意義，使其充實，這種努力，我想是正當的。

有島君採取生之途，不是正當的嗎？凝視着天棚，我獨自的想到這裏了。

然而在這種問題，決不能容許客觀的批評。簡易地說來，若不看看那時那人的心思，是不能明白的。天上天下唯有那人的自身能批評判斷。批評與判斷，是至上的事。這人的自身，給自己以判決。這雖是至明的事情，可是明白這個也就夠了。旁觀者以揣摩臆測來說些濫批評的話，是冒瀆這個過於嚴肅的人生的事實。

我們唯有沉默着來想想。

○

*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這雖是自古來西人所說的話，可是在日本又何嘗不是一樣。對死去的人來謹慎着說話是盡禮。所說的禮，並不是常說的 *Fourth* *order* 心情所來的因襲形式，如鞭屍的事，實於至情有點忍不過去。可是像有島君那樣，不管是以人或是以藝術家來說，關於持有拔羣的天才的人，恐怕無論何人我想除了說好的以外，不願說別的罷。

若是報紙的傳說是真的，我在這裏聽見過一位教育家的不可寬恕的暴言暴罵。是某女子高等師範學監某女史的談話。讀了她的『像這樣無忌憚的任意的發揮動物性，』的評語。

在這種批評的背後潛在着的思想，是如何的來阻害時代的進運，用不着我再來各問這個。不過，指摘已竟死了的某個人的名字，不管其死的如何，呼爲動物

的非禮的女教師，就是一日也是不許其在職的理由，特別被她指摘的人，無論怎樣說總是以思想家以藝術家，爲一世的重鎮。在某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曾招請過有烏君演講。請的時候，說好話求其演講，因爲臨終的樣子變了的原故，就罵他爲動物的那樣非禮的人物，若是將來以女子教育爲已任女子高師的學生諸君，就是一日也不可信她爲教師。斷然地不許聽這樣教師的講義。再是校長或是當局者，如使着像這種婦人在職，恐怕也難免曠職之譏罷。

我對於某女教師之爲人，一點也不知道。不過根據我的見聞，近來急激增加的女子教育機關的內容——露骨地說來，學監，舍監或是教師——特別在老婦人教師間，往往看到有可驚的頑冥愚昧的東西，所以才舉最近的這一個例，給以警告。

○

『與人妻不合道德的戀着情死了』 那是不錯罷。可是話却不是像那樣簡單。

如像人生的自身不是那麼簡單的一樣。

『寫了。戀愛了。活着了。享年五十幾歲，千八百四十幾年幾月幾日死』。這是文豪斯坦塔爾 (Steintal) 的墓碑銘。

寫了。戀愛了。活着了。不管是有島君或是他人，人生不過是這些簡單的話罷。縮言之『生下來，死去了』不過是那些而已。然而話却不是像那樣簡單；以爲是簡單的，不過是像沒知識的女子教育者罷。

評者的某人說：「愛與死是一致的。」又說：「戀愛至上，在其極端除達到死以外無他。」我斷然說「不是那樣。」

愛是強烈的深刻的活着的事情。與生的絕滅的死，決不一致。燃燒着全我，閃爍着白熱的高度的戀愛，說是與死一致，能使人信服嗎？

那麼爲甚麼有情死？爲什麼因先戀而死呢？

活着的事情是戰爭。爲想着生存，我等才戰鬥。戰爭不息的連續，這是人生。

戀愛不是成爲強烈的血泥而戰着的事情嗎？在這個戰場，碰着稱爲『運命』的砲彈，不幸而常常戰死了。只要能成爲燃燒着強烈的生活慾的猛勇的戰死，與在戰場從容自若的戰死是同樣，若有白熱的『戀愛』，人常常是能以歡喜而來迎『死』的呵！

含笑而死。那是因爲『愛』征服死了。是生的勝利，是愛的勝利。

戰爭與死不是一致的。不是沒有專爲死而去赴戰場的愚夫嗎：爲生存——勝時欲爲強的生存的戰爭。爲想着生存而戰爭死了，那只是運命的玩弄。

往戰場的事情，在其極端決不是戰死的事情，同樣戀愛與死決不是一致的東西。

想着最强烈的生存的人，往往自己喜歡就死。『運命』的炮彈，動不動敢於作到這步田地的矛盾的惡作戲。在戰死，在情死，再是在失戀。

生的最强的肯定，欲迸出來的充實——即是戀愛。反復來說，他與『死』決是正



相反對的東西。「安全第一」的人，不是以紙屑道德來裹身的嗎？或是食着稱爲「常識」或是「實利」的滋養物，不靠近叫做戀愛的血泥的戰場嗎。生活的戰士，先要微溫，不徹底，懶惰。那正好像卑怯的膽小的人，不如不赴戰場不站前線的說法罷。

○

除在著作上相知外，在私交上，我並不深厚的認識有島君。每年在春或秋，一二星期必爲同志社大學的講演來京都，缺乏與人交際的餘暇的我，不過會過面而已。在東京常常在種種的集會和講演會到一塊兒，雖屢次有過同席喫飯之事，可是直接的除是個寬厚有品格的一紳士之外，我是不多知道的。近幾天五月十三日在慶應大學，改造社主催的文藝講演會之後，在帝國飯店與以外的諸君共晚餐，爲種種的雜談而消遣時間，那是最後了。出了飯店，有島君、菊池君和我三人，隨意走到日比谷電車站，我想起是在那一塊兒分別的。自那以後僅僅三星期間有餘，

就來了那個悲劇的大團圓了。

○

許久以前，不錯，已經在十幾年前了，有島君當札幌農科大學豫科教授時，因為採用我編纂的『English Essays』為教科書的事件，曾一度往返過書信。其後不多時在白樺雜誌上，見到連載着他的大作某女的一瞥。這是我對於有島君最早的記憶。那個連載的小說，我想是現今的某女的原本罷。

美貌的女子，是他的蠱惑的魅力，是秋成的蛇性之姪？或是令人想為是哥爾傑的『Clarimonde』的好帶蛇形的戒指的蛇夫人（Madam Snake），妖艷宛若泉鏡花作中的女性近代化的三十歲的女子。有島君若把她在名著某女裏那樣描寫出來，能成為怎樣呢？我們試想想看。不傾注心血把他當為Pen的藝術創作來做，有島君竟代他以自己的血與肉來描寫，並且把她當為在人生的舞台上公演的生命的藝術，遂作了那個最後的悲劇了。是悲壯劇呀！

○  
假使我以文藝研究者的資格，批評地來論作家有島君時，先把他晚期的生活，像下面這樣想着。

最初是有產階級的貴公子，既成宗教的基督教，信仰爲內生活的中心了。青年壯年時代，不久走到崩壞的時代。

在外面這個生活的革命，起先是棄學校教師之職，離開札幌搬到東京，進於自由著作家的時期。在其以前最愛的夫人也失去了。

接續着痛感私有財產制度之非，自己以英斷放棄這個，爲革命思想家，自己宣示天下以比甚麼皆壯烈的先驅者那樣的模範了。有島君自身的生活，依着這個經濟的革命，更開拓了新境。

當剛勁有力的勇猛的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藝術』的途上，到現在被壓迫的或是全然被閑却的他生活的側面，這回在不知不識之間抬起頭來，在這方面要求正當

的顧慮與努力，那即是性的生活。有島君自身，最初對於這方面自己革命的要求，也差不多像是無意識的樣子。說是對於知己的談話，如在報紙上所傳說的裏頭，『近來一位婦人記者，想着以其美貌來誘惑人，不是滑稽嗎？』聽說對某人，在先前幾日，就這樣說着了。以有島君自身的聰明慧敏，對於在自己的胸裏正迫切着的絕大的革命，還未曾覺到。拿着精神分析的論法來說這個時，恐怕仍然是『Libido』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罷。

說起來在其當面現出來的一位女性，恐怕不過是平凡的持有極普通的表現力的近代的女性罷。正當的說來，恐怕不是能左右有島君的全生活，像有領導他往破壞全滅方面走的那樣偉力的女性罷。可是有島君自從先說的第一革命以後，即是自夫人的長逝以後，如絕對的固持着道德性的嚴正純淨的常事，許久被抑壓的『Libido』，不知不覺就把現今現於面前的這一位女性，全然把她看爲是詩化藝術化夢幻化了。一個平凡的三十歲的婦人記者，在這裏忽然變爲持有妖艷的超自然

的魅力像吸血鬼那樣的蠱惑力，來肉迫有島君了。那實在不是女性的力量也不是別個的力量。在有島君自身的魂裏，許久被抑壓的 *Libido* 的爆發力，使之如此。正好像角力的勝負的那樣，以自己的力量。擲出來自己敵人的腕力不過給以機會而已。

在有島君，多年如禪僧那樣爲性的枯淡的生活的事情，我想是這回悲劇的原因罷。從無意識之底，若不增加被抑壓的性的自我衝動的急激地爆力時，縱就是隔於戀愛，想也不至於死罷。堅持着要生着的戰鬥力，在有島君我想是持有的。並且若更持有力量的時候，把同她的戀愛，客觀化起來，當爲藝術上的創作，不是能描寫出來第二個某女嗎？在日本的近代文學，如岩野泡鳴氏與其性的生活，若是在外國，其例是很多的，如哥德的生涯，再是如拜倫的作品和他與喬俏麗伯爵夫人的性的關係，即是採取這個方途的。文豪的生活上常常見的 *Amica* 即是這個。『亞米卡』——生硬的譯時可以說爲是『女友』，在日本語與漢語不用說是無有，就是在西洋在北歐的語言裏，是沒有適譯的特別的話，所以很有趣味。

放棄私有財產時候的有島氏，爲革命家雖是偉大，可是至最後的情死，仍然是出於通俗文士樣的享樂主義了，有像這樣來批評的人。說蠢話的人們，無論到何時是不絕的呀！

不管是以私有財產制爲非，自己進一步投身於無產者之中，或是爲戀愛遂至於絕命，在其根本，不過是有唯一的勇猛的革命思想家的精神而已。財產放棄與重複自殺雖有距離，可是其根源實從同一地方出來的。社會主義的戰士斐迪南·拉塞爾 (Ferdinand Russel) 曾爲戀一女子而敢行決鬥之死，也不是甚麼偶然的事。

燃燒着的愛慾，人類愛，個性的充實，個人的自由，雙方都是從這些內的要求，見出同一革命家的敢然的勇猛的行爲。

有島君實是有勇氣的人呵，失去像這樣有勇氣的革命思想家，是比甚麼皆可悲的事。

所謂食慾與性慾，不用說是人間生活的兩大根抵。以前者為中心的經濟生活的自我革命，有烏君依着財產放棄，美滿的決行了。在後者以性的生活為中心的自我革命，有烏君已竟是刀折矢盡而倒斃了。在給三個兒子的遺書『父親盡能鬥的能力，鬥到現在了』的那個悲壯的話的背後，可以見到這個意義。

可是這雖是有烏君個人的事，就是拿社會全體來說，也是同樣。無論怎麼說食糧的問題，是焦眉之急，所以現今全世界皆以經濟生活上的階級鬥爭為問題，可是，不久性的生活的革命，還更要為一層的痛切的困難，來惱人們的腦筋罷。不是，在現在性的革命問題，已經苦惱着時代的新人了。因為比經濟革命性的那方，還更要深刻，是人間的複雜的，所以在這途上不免要生出慘澹的很多的犧牲者與殉教者罷。不過請記憶着經濟生活的資本階級，現正次第崩壞着，同樣在性的生活，不確認戀愛至上說的舊道德，也在急速的崩壞着衰滅着，這是明顯的事

實。

○

連酒也不喝烟也不吸，一事萬事，不論大小，在所有的意義甯可說是像禁慾的（這話在現今的時候，可是很不適當）那樣，保持着道德生活的純正的有烏君，所以才真個的演出來像這回的最後的悲劇了。讀者呀！暫且請把問題倒過來想想看！專以戲弄女人的不品行的東西，爲欺瞞生活的政治窩窟，以偽善與因襲的道學者，利害打算巧妙的世俗者，對人生所有皆以虛偽與不誠懇而行去的人們，這些東西，無論在甚麼時候，絕對不能演出像有烏氏君這樣的悲劇的事，這一點，不是很分明的嗎？並且在非難有烏君的人們裏頭，就有很多的欺騙專賣店，打算的俗物，偽善者，虛偽虛飾之徒，乃至單爲謀私利私慾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謳歌者的存在！

詩人仰視天空凝視着雲的色彩，在奪去魂的時間，誤踏滑了脚，墮落到溝裏



了。大版附近的股票者看見這個，『呆子罷！』這樣的獨語着。學校的先生警戒學生說：『你們不許凝視着雲彩的顏色！那是混蛋或畜生作的事。與戀愛是同樣。』再是因爲飢於食物，別個全然不顧的唯物論者，看見這個詩人說：『甚麼，那個爲是 bourgeois 呀！』

有鳥君的最後的角色，不就是是像這個詩人一樣嗎？有鳥君是人間的——因爲太多是人間的，所以見到那個悲劇的最後了。若是如計算的機械，爭鬥的武器，和說教的蓄音機等輩，或是動物的動物時，不能演出像這樣最後一幕的道理。

To err is human —— 因爲是人間所以也有過錯，也有缺點。因爲有過錯與缺點，所以我讚美人間。而且厭惡機械和動物。

○

再想起來。在歐洲的某大都市，曾建築過高塔了。工事雖安慶地完了，可是在設計因爲有一個誤謬。壯美的這個大建築動搖了。設計的建築師，知道自己罪

過，聽說自直冲雲霄的高塔頂上，投身自殺了。

戀愛是人間傾注自己全生命的力量，而建築的大建築。爲自己的罪過，死了的有島君，與設計錯誤而自殺了的建築技師同樣。請看看!! 建築這種東西是像那樣危險的東西嗎? 『不再努力爲高塔的建築，』帶着警戒面皮的人們在恥笑了。

那個建築技師是不應當死的，應當活着，能夠補償自己的罪過，應當再造一個大建築，同樣，有島君也不是不應當把最後的解決求之於死，更要依着強勁活着的事情，來受自己的罪的呵責，在這個地上要完成更大的建築嗎? 拿我來說，我是要那樣想的。

在萬事皆應公開的民衆的社會的，再如尊重自由解放的精神而行的今世，與這些精神全然相反的種種的現象，還當做前代的遺物，到處殘存着。也有明知道應改而尙被舊習慣絆住不能改的，還有連應當改也不知道的以致於不改的也很多，特別在我們日本這樣的後進國，是這樣呀！

爲民衆文化的向上，學校以外的社會教育是重要的事情，在現今是用不着再說。就是在這社會生活的人們，互相接觸互相會合交換意見，人教育人的一種機會，在現今的日本是很缺乏的。舉個例說連日本的大都市，俱樂部是毫沒有發達，就是有也不過是爲撞球大餐，乃至爲會員的應酬室而使用着。不管是軍人實業家學者政治家官吏，平素在職務上缺乏互相接觸的機會的異方面的人們，會聚一堂，

展開胸襟在舒快的談笑之間，交換意見和智識那樣的機關，是一點也沒有發達。互相親密的人們，離開私利私情，談論時事，果就是滿面濺朱口角飛泡而激論着。至完時互相爲和睦的握手而別去的那樣的光景，是稀有罕見的。濫依着陳腐的東洋流的威儀三千禮儀八百，單交換空疎的辭令，把談論看爲不過是書生流的兒戲的惡習，在今日還是沒有更改。就是偶然與他人對坐的時候，還是作出如偷如搜的眼色，連對方的臉也不敢直視，先伏目偷看人家的附近的怪樣。若是收賄的密談和賺錢的協議，就是在後房也是能行的罷。可是論思想與談文藝的俱樂部，事實上，在日本可以說是沒有存在。除了依着學校和讀書，社交界培養見識和啓發知識的機會是少有的。不重言論不尚思想的日本一流的秘密牆壁主義，臨機應變主義，這根抵若不破壞，社交的進步與政界的刷新，同時是難望到的事情也說不一定。

然而我在這裏想說的，不是關於俱樂部那樣的社交機關。是說關於可以稱爲

廣義的民衆的社會的教育機關的講演會。

在萬事皆欲以民衆本位而行的，有顯著傾向的昨今的時勢，講演會的流行，是當然的現象。自三百五百的小集會至聚集兩千三千的大集會，在都市僻鄉各地，現在可以看爲是一種流行的事。不管是善意或是惡意，在世界上最出色的民衆的美國，是演講最流行的國家；在美國演講差不多當爲一種演劇品看待，像日本的戲劇松竹合資公司那樣的講演公司的存在相同。他的原因，全然是民衆意氣的所蘊。各國有名的詩人和作家批評家等，遠越重洋，擲筆而代以口舌出去賺錢，去作像俳優的巡演和旅行演劇般的勾當，美國是常有的。如泰戈兒和梅特林 (Maeterlinck) 那樣失敗於這個巡演的人雖不少，可是經歷那樣殺風景的國家，將輕的詩囊，重載歸到故國的人是很多罷。在最近英國文壇唯一的譏諷諷刺的名人哲斯脫頓 (G. K. Chesterton)，在紐約附近，把他第一流的警句與從奇想天外墜下來的 Paradox 不是以新聞雜誌，自演壇上連發出來廉賣着嗎？他前幾天在紐約第

一回的講演，也是揭着受有教育的無智（The Ignorance of the Educated）等的奇拔的演題，盛行地把美國人喜歡了的模樣，我在近到的外國雜誌讀到，心中想着又在這樣了。

閑話休提。我想現在普通所行的講演會的方法，就是從民衆的心情想來，或是當做社會教育的手段看，是很不適當的。不用說會的性質，雖不一樣，再是依着講演者聽講者的種類雖有差別，可是如近來所行的公開論壇（Open Forum）的方法，我想分明是指示着一種改良的方法。

講演者突立在於比聽衆的坐位要高一段的場所，胡扯着任意的事情。大夥的人們默默地謹聽着他的話。（不用說叫好算格外）這種光景，若是學校的講堂或者可以，在自由公開的民衆的講演會。不是太不適用的事嗎？從演壇的高處把聽衆看的眼下，其中很有說些無責任的敷衍的粗略的官話，傲然地來對聽衆吹噓。看見那個光景，我不覺的想起專治下的人民，與自由的民衆意志是太隔離了的，

不得不以此爲遺憾。

所謂 Forum，不用說是在古代羅馬市所設立的中央公會議場。當時在爲世界中心地的七丘陵的大都城，自查西得里奴的丘陵的山麓橫着至巴拉退奴的東北有一大公會場 Forum magnum。在那裏市民齊集一處，討議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公事。現今的話叫演壇稱爲 Rostrum，就是這個 Forum 的名稱。以後這個公開議場設有多種，小 Forum，單就羅馬市說，聽說也有十九處。然而現今所說的 Open Forum 不一定是說與羅馬的有關係，當做講演會的新樣式，是命名於現今，特別在美國所盛行的方法。

在 Open Forum 講演完了以後，聽衆對於講演，可以自席間發出質問。講演者自壇上給這個以解答。講演後最少也要有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來爲這個問題割愛。不單是可以質問，並給聽衆中間的希望者，在其講演的題目的範圍以內，以三分鐘五分鐘的演說，來述說自己的意思，同時述說聽講後所感着的機會。講演

以後自講師退出別室，少數的有志者，來圍着講師問答，在現今普通的講演會，是通行的事情，只要不是在聽衆全體面前爭着問答，不致於有功效很少之感。

像這樣所謂 Open Forum，是用不着我現今來詳細的述說這稀奇的方法也說不定，可是他爲社會的民衆的教養機關，再是，在尊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點，我想是比普通的講演會要超出幾倍的。

先從聽衆方面說來，若是拿着自己們有提出質問的機會的心思來聽時，自然就要多方的集中注意，再是對他人的言論，要以批評的態度來接受。聽衆心思不是像原來那樣純然的受動的東西，是能動的(Active)。所謂把名士的話，默默然好像聽神的啓示一般的聽着，因爲從最初的心的狀態就兩樣了。再如質問和五分間的演說，若是在衆人環視中做的時候，恐怕聽者要在那裏經過幾度自己的批判和考量，要出以自尊自重的態度罷。亂暴無責任的譏諷放肆的暴言，最少在某種程度不能隨便罷。



單聽着壇上的言論，這種事情的自身，從現今的時勢說來，已竟是時代錯誤的 Autocratic 的東西了。不單這樣，在普通的講演會，在講演者與聽衆之間，沒有何等的連絡。所以不免有把他人隨便胡扯的話，不免有在那裏隨風聽着而已之感。在那個講演所受的銘感和印象，不是極淺薄極貧弱的嗎？

更從講演者方面說來，聽衆真是正當地理解了自己的說話嗎？不是把主要之論點逸去，單承受了些枝葉的部分嗎？或是，自己的議論，在那個地方，不是還有不備之點嗎？像這樣種種的事情，在以前舊式的講演會，講演者自身不知道，不能不多少有點危懼不安之念。再是在講演後出來，像那裏的質問者，或是自席間出來辯答的時候，講演者那方也不得不有豫先的覺悟與準備。所以世上所謂甚麼名士大家的人們，驕慢的樣子和胡扯的無責任的言語的事，在某種程度能防止住罷。在最初看見演者與演題的廣告而集聚的聽衆裏，若想起來對於同種問題決定要有相當的研究的人的存在時，就是無論他是如何的無責任的演說者講演家，多

少要注意於自己的演說的內容的事，是當然的結果。從講演後退去於別室，以個人的資格的質問等，不管其質問者是如何的拿着熱心與誠意，我想被他那個老獪的三寸的舌頭捲去，不能得到滿足的答辯的時候，也不是稀奇的事。就假使不像那樣無責任的不留心的演講者，而對於自爲忠實的人，動不動其議論要走於極端，失於矯激而誤了正鵠的時候，也不能說是沒有。這個若是依着聽者方面的自由的言論和質問，能夠訂正與修補；那麼無論是對於演者或是一般聽衆，不得不說他是一個大利益。

言論比較發達的美國，特別在紐約那樣的地方，不管是銀行家協會商務會，其他婦女俱樂部勞動團體等皆採用這個 Open Forum 的方法。

歐洲大戰的初期。當國際聯盟的議案初依着英國的 Sir Edward Grey 的提倡。其聲響即刻反應於美國了。當時國際聯盟之事件，還未惹起世上一般人的注意，可是在美國一部的識者，則很熱心地研究着唱導着了。那時我正在紐約，一天晚上

在哥倫比亞大學聽前大總統塔夫脫 (Taft) 教授——不錯！塔夫脫挂冠後，復爲耶魯大學的教授——的國際聯盟的講演了。在講演後聽衆一人，起來質問了：「大國依着國際聯盟就是能得到幸福，小國不是爲這個倒反成爲受苦的結果嗎？」這一點以後誰都感覺到，確是當時所行的國際聯盟說的一個弱點。對於碰着這個緊要的地方的質問，不知道塔夫脫教授要怎樣回答，正想着時聽見教授真摯地回答說：『或者是那樣的罷』 (Perhaps so) 的話，非常的高興了。以後聽說那個質問者是墨西哥人，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味。當夜的印象到現在我還未把他忘却。

就是對於自說有確信的人，在自己未覺到的弱點和缺點，或者講演者對於那種地方掩飾過去的時候，也不能限定說是沒有。他若是依着質問者當一般聽衆之前指摘出來的事情，我想在種種意義上是可喜事。因爲就是在學識見識是如何的愚劣的人們的話，在那種真誠的質問裏，確實有爲他山之石，應當傾聽的存在。

像這樣世上所行的講演會之類，當爲社會教育的機關，若帶有一種自由大學

民衆講座那樣的性質時，對於文化的發達，我想能帶來可喜的結果。

## 爲甚麼的侮蔑

### 一

這是以前我在外國時候的話。恐怕都是得點數的秀才罷。口說是在大學優等卒業，而甚麼也不知道的幾個『秀才』們，坐在一塊兒雜談，聽見他們在以猶太人爲話題了。一個討厭的樣子，把眼睛睜着的像菲律賓土人，抬起黑光照頂的腦袋說：

『那個傢伙是猶太人！看他的鼻子的樣子就可以知道。』

像很善於說話的這個菲律賓男子的話，前星期才從日本到的一位，像很樂意聽的樣子在傾聽着。于是他更上勁了。

『那個女人也是 ikh(九)ich(一)。菲律賓人這樣說了。

甚麼『Knichi』這種話，在鈍感不聰明的我，全然不明白了。在英語也沒有這樣的話，我這樣獨自的想時，俄然觸上心來。原來是說九(Ku)和一(Ichi)成十(Ten)日本語稱作日Toke，與稱猶太之英語的韻相同)的一句漂亮話呀！騎着西人的馬屁股來講猶太人的壞話的日本人，是普通在外國好使用的話。Knichi——上不錯，我想稱爲甚麼才子的日本的俗物，定喜歡說這話的罷。

## 二

我第一想問問：都是人間，爲甚麼定要非議猶太人呢？再將問題加緊的無味地縮小，所謂日本人者，有什麼定要侮蔑和厭惡猶太人的理由？

在西洋的宗教上，把猶太人與GENTILES嚴別起來，因爲厭惡這個，自古來已有極長的歷史。(這個從我們看來，只有想作是無理由的差別)。日本的歷史與西洋的歷史，全然不同的事，連平常說話，常以此爲誇的徒輩，聽到猶太人的事情，而來侮蔑，實是滑稽之至。請問自開關以來，日本的歷史在任何的那一部分

，有像在西洋史上所見到的那樣，與放浪的以色列（Israel）人民相接觸交涉的歷史嗎？你若能答覆，就請你說罷。

說甚麼 *nichni* 的話而做出得意的臉來的人們呀！你們不知道在西洋史上猶太人的特殊的事情與歷史嗎？不去究明過去和現在的事情，只想聽多數西人的話，而騎其馬屁股呢？你們沒有獨立的判斷嗎？平常聽見西人的話，非難為外來思想的你們，為甚麼騎西人的馬屁股而去侮蔑猶太人呢？

說以武力勝了俄國的話而亂喜歡的日本人，請你們想想那個日俄戰爭的財源是怎麼來的事。對於當時紐約的財界揮有暴威的摩爾根（*Morgan*）財閥，交相迴戰的銀行家錫普，不是多虧他們為日本政府，募集公債嗎？我們政府不單一回，曾兩度獎賞這個猶太人錫普的偉功，而賜給勳章的。在我們的記憶中還應得很新的這件事實，日本的秀才們不知道嗎？若是連這件事實都不知道的程度的無知，那就請你們不要說甚麼 *nichni* 的卑俗的話罷。

遠昔的話暫且擱在問題之外。先說在近世哲學史上放最大的巨光的天才斯賓娜 (Spinoza)，不是猶太人嗎？在發見美國自身的哥倫布的血管內，混有美人所最厭惡的猶太人的血的事實，不是歷史家明證了嗎？英國最大的政治家比康斐爾 (Beaconfield) 伯推士累利 (Disraeli)，不是正堂堂的猶太人嗎？十九世紀最大的抒情詩人，其作品現在還沸騰着青年人的血的亨利，海涅 (H. Heine)，不是猶太人嗎？

不要再問過去，我請你們看看現在二十世紀今日的狀況罷。高唱文化生活這個題目的人們，比甚麼都要緊的電氣機械的最大的發明者愛狄生，是正牌的猶太人，你們不知道嗎？像今日世界，最大的哲學家，日本人來紛紛褒賞的柏格森 (Bergson) 是猶太人，你們不知道嗎？猶太的人民想着在巴力斯坦再建立滅亡的祖國，最近三四十年間盛行的開始活動的 ZIONIST 運動，爲此，柏洛森也很盡了力的事實，自遠處傳至我們的耳鼓。比這更熟知的，近來日本國人狂喜着歡迎的



恩斯坦因教授。也是置國籍於瑞士的猶太種人，你們不知道嗎？

原來猶太人的頭腦，不是刻苦不懈的，不是有系統的，不是思索很遲鈍的，其特色是慧敏的，直觀的天才的模型。所以無論在科學的發明，或是在文學宗教哲學等等的活動，皆能發揮其天才的創造的偉力。

請你們想想，所謂今日的『大和民族』能大言無慚的說，能產出一位像柏格森那樣的哲人，一位像愛狄生那樣的發明家，一位像恩斯坦因那樣的科學家，來貢獻於世界人類的發達進步嗎？

在昔年封建時代，倚仗暴力的支配，進而為強者的特權階級的武士，生而為他們的子孫的我們，當鞭笞責備自己的愚鈍時，假使他歸於血統的問題，在這裏，若是把猶太人的血的一滴，流入我們的血管，我想現在或稍稍能作點好學問，寫點好文章罷。如其是濫感謝不知道由來的系圖那種東西，西洋人當作 PARI

AD (把他譯為賤民罷)那樣來輕蔑的猶太人的那方，事實上能貢獻於人類的文化，

或者能樹立遙大的功業也不一定。

### 三

爲擱置人種的差別，自己紅了眼睛，自己苦惱的美國人，不就單是加里佛尼亞州的日本人排斥。第一是被那個黑人問題，煩惱得不堪，其次就是依着厭惡侮蔑，差不多占紐約大都市的人口之半數的猶太人，又重陷入值得憫笑的迷網裏痛苦着。實際最近在各方面，看猶大人問題，日甚一日的成爲美國社會的難問題，實在是值不得一笑。

我對於無緣的經濟界的話算爲另外，就單看學界的狀態，從美國的大學，若要全然的排除猶太人，我想那要成爲滑稽的事罷。在美國的大學總長與教授的裏頭，日耳曼猶太種是非常的多。俄羅斯猶太種也不少。並且這些學者，在猶太學占有要路，現正完成其偉大的研究事業的事實，無論誰也不能輕視的。德國在該撒的治下，還是一根頑冥的國家。在普魯士主義大學的伯林，猶太的學者，不管

是如何的高材逸足之士，都演到不得任命爲正教授的愚舉。因爲是這樣，所以在德國的各大學，那些私自研究的少壯有爲之士，被美國大學的優遇引動，接續着往美國去。並且在那裏繼續其偉大的研究而大成的例，決不稀奇。

每日只知耽於划船與擲球的遊戲，一面跟着下女的屁股而單知道考試取多點數的妙技的日本的秀才們呀！被你們侮蔑而罵爲「Knicht」的猶太人，看見他們成就更優的完美的學問時，你們自心也覺得慚愧罷。

#### 四

「說甚麼國破山河在」！山河這些東西，怎樣都行。就是國亡，也還有人在，便是存在着個人。天才更增其光輝，不用說，天才是比國家還大。愛狄生 柏格森 或恩斯坦 因等，在今日的世界，不是僅以國家這種東西爲背景而成立的那樣的人間！

國亡不管山河在不在，要緊的，是個人的秀出，天才的發輝。猶太的滅亡，二

千年了。流竄漂浪的猶太人民，在歷史上面，如水與油混合的一般，存在所有的迫害與侮蔑及虐待之間。然而請追想其爲人類貢獻的偉業罷。

## 五

我說了個人又說了天才了。天才動不動便傾於孤立。猶太的民族，在其素質，恐怕不適合於像叫做國家那樣有機的集團生活罷。並且還可以這樣想，不是依着沒有組織的國家，雖一面受着侮蔑與虐待，然而倒反得以發揮那個偉大的特性。

在他們有宗廟的神。在先於基督降誕一千年的遠昔，就是那個在達維特王修築的都城，建設了ZION神廟。所以爲建設新國最近的ZIONISM運動，我從這個民族的強烈的個人主義的素質想來，不單爲猶太人不可取，就是爲世界的人類，我想也是沒有好處的。就是在將來像這樣的ZIONISM的國家的成立與運動，我也是要起疑問的。

猶太國家的重建，到現今雖企圖了數回，可是皆歸於失敗了。再是在宗教，他們也沒有像基督教徒與佛教徒那樣的大教團。今日在世界各地散在的猶太人數，據說是有千五百萬。假使他們讀 Talmud 經，雖有會堂與教區 (Rabbi) 但毫無有維持教主與教皇時代的那種錯誤與所統一的教團的組織。在那裏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徹頭徹尾的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就在這裏便有他們的偉大與壯美。

我說猶太人是個人主義者的話，或者有非難的罷。無論在紐約在倫敦，及所有的大都市，猶太人不是為特種的集團，形成彼所謂 Ghetto 的部落，為 Jewish quarters 而羣居着嗎？不是貪於金錢，以貪慾不知滿足的貸金為業，去營着污穢生活的職業嗎？連婚姻也不與其他的歐洲人相通，這又如何來觀察呢？

對於這個疑問，我要回答說。常被迫害與排斥的人們，在痛苦之餘互相倚抱，以為自扶自衛而團結，這是當然的行徑。或者也有非難猶太人說，動不動要以金錢為武器，來攻擊基督教徒的謝洛克 (Shylock) 的人們太多了，可是我們不得不

想想，這也是受了迫害虐待的結果，不外是使他們不得不至於這個田地。在受迫害與侮蔑之人們說來，若其人未持有偉大的天才與堅強地個性，只好爲一種無法子的自衛的工具，先求於金錢，依着金錢的力量，想着微倖地來維持自己，實是爲弱者不能避免的當然之事。就是在猶太人中，像在上面說的那偉大的天才的人們，雖有激烈的迫害，而無論在思想界學術界藝術界，就是在政治界，也能爲自由的得志的奮飛，可是其餘的多數者，沒有法子，只得來依賴金錢勢力來謀自身的安全的唯一的金城鐵壁了。因爲若不依仗這個，則連自己的生存權也要危險起來。在歐洲中世的某個時期，分明的有過猶太人的土地，所有的被嚴禁了，高尙的職業，在他們面前，也被封鎖了。其結果，他們只有依着貯蓄金錢，貪收利息，苟全的來主張自己的生存權以外，別無他途了。因此久而成性，遂至生出來很多的貪慾卑吝之徒，這也是值得同情的現象。迫害他們至於這步田地的基督教徒，不是大可怕惡而大可歸咎的嗎？

我每回看到世上很多的卑吝之徒，說甚麼後世是大事和貯儲金錢的人們，想他們實是可憐的弱者。天賦缺乏個性力的人們，當爲無可如何的自衛的手段，而來蓄財亦可以說是唯一的自衛之策。不要提別個，請回顧一下日本德川時代商賣人的根性！爲武士階級永年被壓迫的人們的卑賤的根性與貪慾卑吝的習俗，果是何人之罪？就是今日在京坂地方等的商人，其最多的俗惡醜劣的根性，不是在士農工商的階級制度時代，亘過幾百年間育成了的習性嗎？不是猶太人的根性嗎？罐頭裝進石頭而積暴富，在商品交易，公然用詐欺手段的人們，自己還有甚麼資格來侮蔑他民族爲『Kinichi』呢？在日本人中這個惡性的『Kinichi』才是極多的事，爲甚麼不自己反省呢？

## 七

說甚麼想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在俄國鮑爾什維克主義的中心人物，猶太人太多。所以近來盛傳甚麼猶太人的世界破壞的陰謀。沒有影的妙談，在西洋

說出來了。猶太人憎惡的 基督教徒的 Anti-Semitism，現與保守的反動思想野合起來，連像這樣的流言蜚語，也有像煞有介事般的傳的人，真是滑稽之感。世界大戰以來的歐洲人，為悲慘的大事件受了威脅以後的人心，是常有很多的疑心暗鬼所擾亂，夢見種種的 Booby 了。如其說是猶太人的陰謀，恐怕不過是薄暮見鬼的人的說法罷。特別在日本等處，西洋的古書未讀過一本的甚麼也不知道的東西，連中世紀以來的 Freemason 的結社，也有解釋為奇怪至極之意義，先日喰過吉野作造博士的一喝，一言也不發的人。世界破壞的猶太人的陰謀等等流言，與近來在美國益發盛起來的 The Ku Klux Klan 的秘密結社，同樣不值得我們注目的放屁的話罷。在絕對個人主義的傾向的猶太人，在沒有像那樣大的團體的破壞運動明瞭的理由以外，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破壞運動與猶太人的關係，在近代的歐洲史上，我想可以看為是極有興味的現象。不單在俄國赤化的巨頭，猶太人是很多。資本主義破壞思想的第一人馬克斯是猶太人，拉薩爾 (Lasalle) 也是猶太人。同時——



與此對照，十九世紀以來所謂爲資本主義的中心，使着這個資本主義發達的人們，也看到是同樣的猶太人的事實，不是極有趣味的現象嗎？

當歐洲封建制度過去，遷於近世的產業時代時，爲機械工業要求的資本，是從誰手裏出來的？這個大資本不外得仰於猶太人的金穴的事，恰如在日本武士階級廢止同時，商人階級成爲今日的 *Bourgeoisie* 的中心，是一點也沒有兩樣。其中尤其是如自前世紀的初葉，依着暴富的威力使着歐洲諸國的政府叩頭的『*Rothschilds* 的一家』，以德國的佛朗克堡 (*Frankfurt am Main*) 與奧都維也納爲本家，分家而左右英法意諸國的金融權，就連美國也渡海而想着來伸其偉力了。拿破崙戰爭以來，每回建設今日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基礎的戰爭，其軍資大部分是自猶太人的財產出來的。各國競爭着把這些猶太人列爲貴族了。

我想資本主義破壞的思想家雖是猶太人，資本主義確立的功勞者也是猶太人。在那裏說有甚麼何等民族的民族的意義罷，我想只要不是沒有獨立批判力的癡愚

無識之徒，不是不能想到的事嗎？

『惡魔的宗教』之徒的基督教徒一部份的僧侶們，一方爲反抗新思想，來煽動於自己合式的反動思想，他方又利用自宗教的反感生出來的 Anti-Semitism，來製造世界破壞的陰謀沒有途轍的流言，在現今神經正陷於衰弱的世界的人心，不是想着來爲個欺騙小兒的 Old Bogey 看看嗎？可笑之至啊！

因爲猶太人絕對是個人主義的傾向很強，所以就是在所有的皆得行組織的集團的今日的經濟界，資本家已竟漸次失墜其勢力了，連錫普的財閥，在今日聽說也沒有如日俄戰爭時代的勢力。世界顛覆等的放大炮的大陰謀，決不是依着這樣的個人主義者所能行得到的事情，我這樣主張。

## 八

說起來猶太人猶太人，不單是西洋人，連甚麼緣故也沒有的日本人，也帶着侮蔑來說着這句話，可是問起來『猶太人是甚麼』的時候，從人種學上說來，是不

能爲嚴密地回答的。說甚麼是在早的 Hebrew 人的子孫，可是實際上在今日，照科學家的考察，說是連骨格眼睛髮色等皆都成爲礙難判別的了。自其分布的系統說來，在歐洲的猶太人有二種類：一叫做 ASHKEN AZIM，是屬於德意志種俄羅斯種的猶太人；其一是比這個數目更少，稱爲 SEPHARDIM 在西班牙葡萄牙地方移住的。英吉利特別在倫敦住的是這一派——如的士列里的大政治家，是從這個最優秀的西班牙系統出來的罷——自巴爾幹和蘭耶爾撒冷等居住的，即是這一派。這兩種類在頭蓋的形狀，都不相同。世俗以爲是猶太人的特徵，來指摘的 Jewish nose or Semitic nose 等鼻子的形樣，在歐洲的猶太人（即自歐洲移住的美國的也是）是倒見的事。因爲說是沒有鼻子的特徵，就不能說他不是猶太人是同樣。在古代的中央亞細亞的高原住的非 Semitic 人種，例如說赫梯（Hittites）族等，像那樣鼻子是非常之多。從這種地方爲種種的研究，這類的學者結論說：所謂猶太人決不是一個人種 A Race 不與說今日的英人美人德人等同樣，看爲是指

A People的說法是正當。

近來我在某外國雜誌上，看見如前面論旨的狄克孫 (Dickson) 氏所說。總而言之，所謂猶太人種的特徵，在今日的科學，是不能驟然斷定的。就是說在其氣質與特性，有同一的傾向，那也不是可看為到處為漂浪的亡國之民，受排斥與虐待，不過是同一的環境，育成同一的特徵嗎？

跟着說人種的特徵的話，我想來的，是說在猶太人的女子，多美人的傳說。讀過司各脫 (Scott) 的一代名作 (Ivanhoe) 對猶太人愛乍克的小姐麗柏喀的溫雅與美麗，不為深沉的感激的，我可以說他不是人間罷。『這不是猶太的女子，是天使。』那個作中的話，也難忘却的罷。總而言之若是在女子多美人，在男子多天才時，不管他是 Vu ichi 或是甚麼，吹牛皮的日本的大學生秀才等輩，不應當縮回去嗎？

司各脫所以寫那樣美的小說，不用說是從對於被虐待的猶太人，燃燒着同情來的罷。說起小說界時，近年頻繁的歡迎「獸人」或是「酒場」等的翻譯的讀書界，不可忘記憤激於對猶太人的無故的迫害，棄創作之筆，敢然爲正義而起的文豪左拉（Zola）。那不用說，是在他有名的多雷菲斯事件了。對着加以賣國奴的罪名，於猶太人的多雷菲斯大尉，而投之於獄的法國政府，左拉不單嚴重地抗議，以激烈之辭，呈大總統的公開狀也發表了。以後克列曼索（Clemenceau）的活躍，也是爲的是這事件。當時法國舉國反猶太熱的盛時，憤然賭身而爲猶太人的正義絕叫的小說家左拉的氣概，在他的偉大地作品以外，在猶太人問題，給以永久不能忘的感銘，給與世界的人心了。

再轉回來，考察在古來文藝的名作裏所表現的猶太人的話時，在英文學綽塞的 The Canterbury tales 裏面的『尼姑談』所學的幼兒虐殺的慘話以外，有以貪慾無道的守錢奴巴羅巴斯爲主人公的馬羅（Marlow）作的悲劇摩爾太的猶太人『The

『w of Malta』、與沙翁的威內斯商人』能夠並稱的有名。在小說方面狄更司的『Liver twist』可憐的故事，名叫費金的猶太人的偷賊的描寫等，讀這些作品時，我想要逼真的感觸，依着基督教徒，這個民族全然被看爲惡魔的化身般的待遇着。

在英文學親自是猶太人，而描寫猶太人成功的有二大作家，一是的士列里（Disraeli）。他是大政治家，並且在政治小說，有不朽的稀世的天才。其作品Coningsby），諷刺當時的英國政界，描寫名叫西德俄尼亞財政家的猶太人，來爲自己辯護。這篇小說從現今四十年前，已竟有了日本譯了。此外的一人是現存的大作家，爲英國文壇的大元老，今尚不停筆的猶太人伊斯列爾。臧威爾（Israel Zangwill）。在『Ghetto』部落的描寫，他連德國的夫藍礎斯（Franks）和法國的伯倫斯太恩（Bernstein）那樣的作家，也凌駕着。

才人所到的無有不可的臧威爾，身生爲猶太人，在宗教問題與婦女參政問題，吐有萬丈的氣焰，他初次驚動了英國的文壇，依着自己二十年前出的哥特部

落之兒『Children of the Ghetto』的大作。(1892)在其寫貧民生活的慘狀，同時又把猶太的富豪的內狀，能極精細微妙的描寫出來，其寫實的筆的底下，作者對於自己的同族的精透的觀察與燃燒着的情熱，沒有一個不嘆賞的。在這個作品的成功了以後，他更試筆於短篇，現今在暗中行路的人們 *They that Talk in Darkness* (1899)的一卷所收的很多的短篇小說，從種種方面活寫着這個部落。從現今十四五年前，他更用其才筆於劇的方面，寫溶爐 *The Melting Pot* (1908)的作品，在英美的劇場上演，博有絕大的好評。這是以自有名的俄國的吉西涅夫 (*Kishinef*) 的猶太人虐殺，逃出來而亡命於美國的紐約的猶太的音樂家狄比德，與基督教徒之女的美的戀愛談為主題的。美國稱為是人種混淆的 *Melting pot* 的國家。為差別待遇而無成功的戀愛，在這個美國的地方，為神的溶爐所溶化，超越人種的反感，戀愛遂光輝其至上的榮光。在以猶太人與基督教徒之女的戀愛為題材的近代劇，和蘭的 (*Herman Hayelmanns*) 的作 *The Ghetto* 雖是有名，可是在讀時感

覺美麗的壯快的地方，臧威爾的作品，優美的多，曾生於梅特爾孫 (Mendelssohn) 的猶太人，在這兩個近代劇，雙方都是描寫着音樂家，真是有趣。

## 十

最近在英國的文壇，以猶太人爲題目惹起世人注目的作品有二；一是高爾斯華斯新作的戲劇，Loyalties 在倫敦紐約皆曾上演過，皆博有非常的好評。決想不到是像某一部人評說的那樣，是反猶太思想的作品。因爲是這個作者的作品。所以堅決的冷靜而不偏倚。名叫列威士的富豪的青年猶太人，被盜去金千磅，到盜竊的但西大尉卒以手槍自殺的徑路，把他自舞台演來，雖有偵探小說的外觀，可是作者所描寫的，不用說是，在英國的社會的猶太人的生活極其諷刺的一面，但是這是戲劇的創作，其他的一個作品，是不得不嘗爲直接關於猶太人問題，而來介紹的是伯洛克 (Hiraire Pelloc) 的近業。

Hiraire Pelloc 原來生於法蘭西。歸化英國曾在政界活動，依其流麗暢達的散



文，現今爲隨筆家，是英國文壇的巨星的一人。去年他發表的新著猶太人的一卷，對近來在英美吵嚷的『猶太人禍』(與曾爲日本問題流行黃禍之語是同樣)，可以看作是他的警告。說在基督教國民之間，何時皆如混水之油，永久難能同化的猶太人，結局是世界的禍，詳論其特性，而在結論上說：剷出這個危禍，只有兩條路。第一個方法是驅逐(Extermination)，這不單在道義上不好看，實行也困難。第二是隔離(Segregation)，伯洛克是很主張這方面。即所謂隔離，也不是說先前在大戰中，英外交家負責作的那個Zionism的王國建設等，不過是說把在西歐住的猶太人，湊爲一團，與基督教徒之間，締結確認相互的權利平等的約定，依此以圖減雙方的軋轢而已。總而言之，是說把他成爲獨立的別個集團，與此締結對等的約定，而圖採取隔離之法。關於此案，就是在倫敦的言論界，也是贊否紛紛互相吵嚷着，如Spectator則主張爲此設置非公式的調查委員會。總之伯洛克的這個近作，與在美國最近汽車大王福特擲巨萬之財，而騷嚷着猶太的人排斥運動同時，在大西洋的

西岸，是最堪注目之事了。

隨便說說，對於伯洛克的此論，以前我介紹的印格（Dr. Inge）主教，即刻酬他一矢，是有趣味的事情。在『Standard新聞』載的印格的文章，轉載於他的雜誌的，我讀過了。想起來先日在日本以天主教的使節問題，鬧出來議論的事情，倒很有趣味，所以在這裏我引用其一節。印格說：

『因為伯洛克是法國人是天主教徒，所以關於猶太人問題，也是為大陸式的看法。各國皆得與本國適應的猶太人，在英國來的猶太人，是其中的最優良者。並且當為朋友的市民，受有正當的待遇，所以沒有問題。把他們當為善良的英國人在我國居住，故意的不使忘其人種的起源，而主張來為差別待遇的柏洛克氏的所說，是違反英國的傳統。——特別伯氏關於同問題的宗教的方面，像沒有說的樣子，其故意省略了這個的動機等，也可以推察出來，伯氏反對說猶太人將其忠誠的精神常分為二，可是這是能有的事，並且也是實際的事。即是對自

己住的國家盡忠誠，注重對自己的民族盡義務，往往是事實。然而與此同樣的事，在英國關於另外一派的人們，也不是不能否認的實際罷？羅馬天主教的人們，在英國史上比猶太人，還是搗亂更多的民族。

在日本說的羅馬教的教皇至上主義，抓住同點，印格主教猛烈地來譏誚伯洛克。

## 十一

嘴說着「人間到處有青山」的漂亮話，其實爲祖先的墳墓的看守者而黏着的人種，全異其趣的是猶太人。在世界人沒有國土的放浪的猶太民族，其優秀的往優秀國，劣等的，移向劣小的國家去。像在右面引用的印格主教的文中一樣，是說在英國集聚的是猶太人中的比較的優秀的，『Every Country gets the Jews that it deserves』是成了西洋的通語，所以很有趣味。在加里西亞 (Galicia) 與烏克蘭 (Ukraine) 附近住的猶太人，若與英法德的比較起來，差不多可以看到有月鼈

之差，就可以明白了。

差別待遇，若是看到極端的，真有令人不禁要失笑那樣的滑稽。在美國的南部排斥黑人，自車站以至電車箱，皆書有『不許黑人進去』，而與白人區別着。以前在輕井澤的避暑，美國的宣教師們把自己們的運動場立下牌子，書着『不許日本人進去』的混蛋話。然而在西洋關於對付這種猶太人的差別待遇，在夏天的熱鬧場中出的揭示，則有這樣洒落的文句。曰：『肺病者與狗與猶太人不準進去』。

猶太人越想越是個不可思議的民族。雖沒持有國土，而却持有國語。就是這件事，確是歷史上的奇蹟！他們的存在的自身，——再是其國語獨立的自身，不是對基督教國民的痛快地抗議嗎？原來的希伯來語，於民族漂流間，更與其他諸國的言語相交錯而變化，在今日稱爲 Yiddish 的他們的國語還儼存着。原來他們是重學藝，長於文才的。所以在最近五六十一年間，連以這個 Yiddish 語寫着完美的小說，也都有着了。在東歐諸國與倫敦和美國居住的猶太人間，廣被閱讀的 Yiddish 的

作品，特別在戲曲秀拔之作品更多。戲曲集曾出來一冊英譯，近來在報紙上我記得看到不知誰又把他日本譯的廣告。

細想起來，到現今全然沒交涉的猶太人問題，連日本也注意起來的事，確是因爲日本成爲世界的日本罷。應當歡喜呀！甚麼樣掛念也用不着！在法國的魯爾占領，即刻影響於日本的鐵和染料的市價的現今的時節，這件事實是當然之事也說不定。以後在日本也要聽到極可怪的 *Anti-Semitism* 的聲音罷。無論你怎樣說怎樣的吵嚷，世界是向走的地方走去。



## 東西的自然詩觀

提着這個大問題，來精論細述，決不是二十枚和三十枚原稿，所能說得完的。就是我自己，也沒有把思想十分地統一一下，所以單把平常所感觸的事情，不必一定要照着理路，照所想起來的一樣，寫出來聊以塞責。

宇宙人生一切的現象，當映入詩眼時，不用說，所有的皆能成爲文藝的題材。我因爲考察的便宜，把這廣汎地題材分爲（一）人事，（二）自然，（三）超自然的三部分，來觀察。第一的「人事」，沒有特別說明的必要。第二的「自然」，是普通所說的天地山川風花鳥月的意義的自然，再如第三的「超自然」，不單是說宗教上的神佛，還有包含在街談巷議所見到的一切妖怪靈異的現象。這三種題材，被詩人

如何的採取？再是其相互的關係如何？來考察這些事情，是詩文研究者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興味的問題。我現在關於第二的部分，來申述東西詩觀的比較時，自己仍然是以這個便宜上的分類為基礎。

## 二

先對於十八世紀以前，來考察看看。歐洲文化的源泉的希臘思想，是所謂人問的本位。以人間為中心，來觀察一切。在阿普羅(Apollo)神殿揭着的『認識你自己』(Know Yourself)的話，從種種的解釋看來，都是這個思潮的根柢。所以對於自然的態度也常是以人間為本位的。把自然與人間拉開來觀察的傾向，是非常明顯。把他命名為主我的罷。像古來的東洋人那樣，進了沒我的忘我的心境，把自己沒入於自然，像在他的懷裏被擁抱着，溶化了的樣子，差不多是看不到的。東洋人，全然離開了自我的感情，自然與人間成爲一體。就從那裏，產生了文學。希臘方面絕對的是人間本位，把自然擱在從屬的地位。從荷馬的大詩篇，那裏面



雖有冠絕古今的雄麗的自然描寫，可是在上述的那一點，我想與和漢的文學，有顯明地差異。

歐洲思想的另一大源泉，是希伯來的思潮。這又是所謂神的本位，最重視超自然的事物。把自然，不過看作是神意的顯現而已。把人間的一切，捧着奉獻於神，排斥快樂美感的禁慾主義的中世高僧，當旅行瑞士時，聽說就是對於美的自然的風景，硬轉過眼睛不看。就是從別了文藝復興期，像那精通古文學有十分教養的伊拉斯莫斯（Erasmus），有人問他經過阿爾普山，看見了甚麼，甚麼有觸於心的時候，他回答說：「不過是幽鬱的旅舍的惡臭，與酸死人的葡萄酒。這種事實，在他的書翰裏寫着的。由瑞士任意大利去，載有萬古之雪的山嶽美，一點也沒有搖動他的心。像這種心情，在我們東洋人，差不多是不能理解的地方。故意的在人煙遙隔的山間，結一個草庵，以風月爲友的西行與芭蕉的心境，差不多可以說是正在相反的極端。就是近代思想的淵泉的文藝復興期，若從詩文的題材說來，

也不過是『超自然』的興味，遷移到『人間』的興味而已。換句話說，不過爲古學的復興所催促，再復活到往昔的人間的興味。對於自然美，歐洲人要與東洋人有同程度的覺醒，這恐怕是將來的事罷。

### 三

西洋的詩人，真像我們同樣的重視自然，是近來十八世紀浪漫主義(Romanticism)勃興以後的事。概約的，可以看做是最近百五十年間的事。不用說，在以前的文學，也有對自然有興味的事實。然而大多不過是目錄的敘說，或說明而已。是Observation, Description, 還沒有進到Reflection或Interpretation之境。就是有或以人事與超自然爲主題，這也不過單把他用爲背景和象徵。就是描寫田園的自然美的從古來的牧歌體，或者就是沙翁劇，但丁的神曲，米爾敦的失樂園那樣的大作，若把他與東洋的詩文比較時，在處置自然的態度，是有不一致的地方，深刻化方面，是很淺薄。把人間神或惡魔，無論何時，都使與自然對立，或使自

然服屬於他們的傾向的事，在和漢的抒情詩人，是根本不同的方向。

離去都市生活的人工美，真愛慕田園的自然美的心情，在西洋人心中，興起來的事實，雖賴魯騷的『返歸自然』的呼聲所促進，可是近世浪漫主義，在這方面特別有最顯著的貢獻的，則是英國的文學。原來英吉利人，特別是蘇格蘭人等，比大陸人，對於自然美，從早就持有很銳敏的感覺。就是庭園所呼為英吉利式的東西與用着幾何學線所作出來的法蘭西式相對着。這仍然是像中國日本那樣，近來描寫自然山河的原狀之美。在文學方面，普通以十八世紀湯姆遜（Jams Thompson）的從古來的牧歌體，換骨脫胎地吟詠春夏秋冬的四季（The Seasons）的著作，可以看作是這個思想傾向的源流。不單是英國，連法國與德國的浪漫派，也受了這個作品的影響與感化。都在近代的歐洲文學，與東洋趣味同樣的Love of nature（or isown Sake，盛行的興起來了。從出了哥爾力奇（Coreridge）與華茲華斯（Wordsworth）以後的事，現在更用不着在這裏說。

在白蘭德司 (Brantès) 的十九世紀文學之潮裏，第四卷所說的一樣，自然讚美的文學次第地發達起來，到產出今日二十世紀的法蘭西的欲仰稱爲歐洲最大的自然詩人 Francis James 之間，可以看到西洋人的自然詩觀的變遷，漸漸與我們東洋人的詩觀相接近的事實。像西洋人常說的那樣，以文藝復興期當爲『人間』的發見時代，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的勃興，在這一面，的確是『自然』的發見罷。

在繪畫方面也是同樣，真的山水畫風景畫，在歐洲出現的，也仍然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就是文藝復興期的天才，最善透觀自然的雷溫哈德 (Leonard)，風景，也不過爲其大作背景而已。拉斐爾 (Raphael) 很多 Madonna 的像，山水仍然是用爲點景的東西，就是和蘭派的畫家，也是一樣。迨至十八世紀，在英國有威爾遜 (Wilson) 和蓋恩 (T. Gainsborough) 再如等到康斯塔布爾 (Constable) 和特涅 (I. M. W. Turner) 出來的時候，才產生與東洋的山水畫同意義的風景畫。以人

物爲從屬，而以自然爲主題的很多的作品，入了十九世紀，方才占了歐洲繪畫上最重要的位置。以後在法國又出了柯樂（Jean Baptiste-Camille Corot）才形成了封騰布羅（Fontainebleau）派，更自彌列（Jean Francois Millet）進入印象主義的外光派（Plein Air），在這裏想抓住純粹的自然美的藝術，在近代才告大成。

在日本文學，沒有以「超自然」爲題材的宗教文學的大作，也沒有出過像沙翁劇那樣描寫「人間」而達於極致的大戲曲。這不是使日本文學抓住「自然」的真髓，產生很多的深刻吟味這美的和歌俳句的抒情詩人的原因嗎？

#### 四

在從外國輸入儒佛是想以前的日本人，仍然是也有像希臘人那樣以人間味爲中心的文學。上古是不用說，就是在萬葉集的諸詩人，歌人事之也是很多。如山上憶良那樣，多不以花鳥風目爲詩材，而以現今所謂社會問題的貧窮問答歌那樣的東西，稱爲得意之作者也不少。然而到以後的古今集，就是從歌量看來，四季

是六卷，而戀愛爲五卷，自然竟成爲最重要的題材。原來，日本像希臘那樣的好氣候，一個風光明媚的國家，與自然美親近慣了，因此遂不動心罷。可是受了讚嘆自然很多的中國文學的感化以後，以前對於比較冷淡的自然美，方始覺醒的話，我以爲這是有理的。

萬葉以後的日本詩人，受了中國文學的刺激與啓發，自從歌唱自然美以來，文學也像在中國文人的畫裏所見的一樣，漁夫和仙人皆當爲山水畫中的點綴而採用着，同樣成爲以自然爲主，而把人間看爲是從屬的了。然而日本的自然，不是像中國大陸的雄大的險奇，倒是溫柔瀟灑的，清爽得可愛可親的，使人感着恐怖和陰鬱那樣的光景是很少的。特殊是平安朝的文學是宮廷臺閣的貴公子——所謂裝飾着櫻花，今天得過且過的大宮人的文學，所以非常安靜，沒有悲痛深刻的調子。對於自然唯有曠曠的美，讚嘆他謳歌他的傾向。以後更成爲中國傳來的仙人趣味，至鎮倉時代，更加上宗教禪味的分子。所謂雅趣，俳味，風流等，西洋人

差不多不能理解的詩情，在山川草木花鳥風月的世界，可以找到了。現代的殺風景沒趣味的日本人，在今日還不可思議得很。能了解賞雪的酒，漫苔的庭石，月下的蟲聲那樣，西洋人的鑑賞力，所不能到的 *Exquisite* 的自然味，不得不看做全是從上面所說的歷史的關係而來的。

## 五

所說的西洋人，雖一面對着自然，然而行止坐臥，造次顛沛，也是忘不了「人間」的人種。他們不管造府院，植樹木，在那裏總要現出人工，不找出來「人間」是不能允許的。用幾何學的線，來分割道路草茵花畦，若不像理髮舖剪小孩的頭那樣整齊來植樹，是覺得不滿意的。不怕是矯正枝子，刈去葉子，與故意的硬把這人間，忠實的學法自然姿態的東洋風，是走的全然相反的方向。就是拿日本的生花，與西洋的花東比起來，也有同感。

東洋人對着自然的時候，把在那裏的人間味，強烈地出現的事實，指摘爲「

俗』而來排斥着。在帶仙骨的中國詩人裏，能找出來有評白樂天的詩爲『俗』的人，那是東洋的批評家，曾侍席於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先生的英文學講義的時候，先生引用奧得立淇（Aldridge）的著作，題爲紅葉的四行詩（quatrain），而來激賞這詩的技巧。

October turned my maple's leaves to gold.

The most are gone now, here and there one lingers:

Soon these will slip from out the twig's weak hood,

Like coins between a dying mister's fingers.

然而，無論怎樣在我是不能佩服的。在樹梢上剩了的一枚樹葉，說好像在將死的守財奴的手尖所持的貨幣的這句詩，拿表現法來說，自然是再巧妙沒有。可是在東洋人的眼裏，這個四行詩，差不多要當作不成詩的俗物了。因爲東洋人以爲離開人間越遠，沒入於自然之中越深的時候在那裏方才能找出來真的『詩』來。



東洋的厭世詩人，雖離棄人間，決不想離棄自然。就是入於宗教生活而起越自然，也決不否定對於自然的愛。不是，不單不否定，這愛還要深刻化起來。西洋中世紀的高僧，故意蒙着眼睛來看瑞士的絕景的事，在東洋是不會有的。他們還更想着厭棄「人間」，而爲自然的懷所抱。在那裏更加上宗教味，所謂東洋的自然趣味，方才成立。在西洋因爲太厭惡人間，而懷慕自然的，像拜倫那樣的厭世詩人，仍然是浪漫主義勃興以後的事，不是最近百年前後之例嗎？就是厭世，離棄妻子，然而西行法師仍然是愛着自然，以風月爲友，而來唱着『我在花下死罷』的名句。



## 裸體美術的問題

二十年來，差不多像在日本的藝苑，年中必要行的事情一樣，今年在文部省展覽會的朝倉氏的裸體像，也成爲問題了。把美麗的彫像幽閒着，或是用布片掩其一部的殘忍的辦法，是從不認識藝術的權威幼稚的思想的事實，現在用不着再說。從藝術的立腳點，來論藝術品與春畫淫賣婦爲同樣的事的是非，現在還來說，實是太爲腐舊。不過單把他當爲社會的風教或是趣味養成的問題，在這裏我要求對於這個年中必有的事情，說一兩句話的自由。

就把古代希臘人所想的那樣，善與美，真是能一致與否的事，當爲別個問題，而把美的物件表示於公衆，依着趣味的間上，能有益於世俗的風教的事，那是不用說的。文展自身存在的理由，恐怕也是在這兒罷。可是因爲世人藝術鑑賞的眼

還低，還未達到把美的物件看爲是美的境域，所以才說把裸體影像收拾起來的話這分明是矛盾。不然只可說他是卑怯的態度。

在少年時代讀的馬可梨卿 (Macaulay) 的密爾頓論裏面，有使我至現在還不能忘，並且使我時時想出來的一節。拉雜的譯下是這樣：『在民衆能適用自由的以前，決不可給他們以自由，雖有很多的信這個語爲自明之理的爲政者，可是那正是在昔年所說的古話，不等到能泳水，決不進水的愚人的話柄。人間是在奴隸的境遇，在他不成爲賢良以前，是不得不等着自由的，那麼，恐怕他能享有自由的日期，永遠沒有罷。』

想着使兒女水泳，可是又說進水是危險的話來禁止，那麼在簾上的水泳練習，不用說是笑話，所以無論經過多久，還是不能泳水。況且一面說爲使他們泳水，而來設置水泳練習場，若把最重要的並且是最容易學習的一部分，禁止他們出入了，那麼不是太大的會矛盾嗎？不是怯懦嗎？

用不着說，人體的美，在神造的萬物之中，是最優出的，最完整的話。人體美的研究，與對於美術製作者的研究的重要是同樣，在鑑賞者的修養，不單也是重要，不如說是屬於初步階段之事。爲養成對於形和線的一般公衆的鑑賞力，把裸體美術使他們看厭了的那樣作去，那才是最顯明的辦法。這是水泳練習場的最淺的場所，在水泳的學習，實屬於最初的重要的部分。連裸體像的美，都不能懂得的人，若他能了解穿上衣服的人體美，那更是滑稽。其證據就是看美人畫的多數的人們，不是以看藝妓的臉的那樣的心情，就是像小孩那樣訴諸於色彩感官或者就是單當做模樣圖案的美來看，而一點也不當爲藝術品來鑑賞，所以其結果文展的繪畫，不是年年更惡化更墜落下去了嗎？

從現在，差不多在二十年以前，自九鬼氏對於這個裸體禁止的問題，想着啓發當局之迷蒙以來，到現在還有對裸體美術，加以殘酷的束縛或制裁，若是公衆的美術鑑賞眼未嘗進步，那麼，我想全是二十年以來禁止束縛的罪過。因爲這個

水泳練習場的初等重要部分，無論多時都是閉鎖着的原故。

若說是對沒有藝術鑑賞之眼光的公衆，有劣情挑撥之慮，因此連裸體像也禁止了。那麼，把着衣的女人畫也撤去或禁止，或者把他擱在別室裏，才是至當。因為在有害無益之事，是一點也沒有兩樣。那麼說起來展覽會，把他定規着靜物畫或風景畫的以外，斷然不許有別個畫的辦法麼？這些爲藝術鑑賞者的日本民衆，與全身是病的小孩子一樣，把水泳的練習，以爲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無異。或者是父母膽小，連將來能泳水的小孩，也禁止其進水的一切都是同樣。這不是老氣橫秋的卑怯的態度嗎？像這樣無論經過何時，公衆的趣味與美術的眼光不能改善；因爲不能遊泳，所以這個陳腐的問題，永久地要年年的反復過來罷。

在小說等裏面常常有三不四的東西這是事實。對待這些有嚴重取締的必要，是不用說的。可是已竟爲專門家的審查員，認爲是優秀的藝術作品，而取十分寬大的措置，我想是至當之事。特別在世間稱爲藝術批評家的專門練水泳的師匠，

不是不斷的發表其意見，來指導世間嗎？比無論何時皆把小孩待爲病人，造成弱者，想進一步，決心來使他們練習水泳的功課是怎樣的呢？

說是不給人家看，就是淹死鬼也要看的，這是人情。在小說裏若有圈圈的時候，還有專門穿鑿那個地方而讀的人。像在裸體像的一局部纏布片的事，破壞了美，還把他當爲別個問題，然而不得不想想的，這倒反成爲一種强有力的暗示作用，招來有害的結果。

說甚麼在歐美各國，因爲公衆在古來見慣了裸體美術，所以有寬大的待遇的話，也是不足取的。原來西洋人，是比日本人有強烈的肉感的，那麼其少數者仍然一樣是被挑撥着劣情，甚而至於其極端，竟有稱爲偶像姦的色情狂。然而這些是與練習水泳時，溺死的小兒同樣，是沒有法子的。當做藝術品的裸體，在歐洲也許可，在美國關於此點全是放任主義。在紐約波爾提摩亞附近，在酒店的匾額不僅能看到一強裸體畫，在其中更能看到在藝術上的價值，很可疑惑的東西。況

且對於博物館與展覽會的美術品，加以干涉的例，還未嘗聽見過。日本是公然許可在電信柱與報紙上，揭載梅毒痲病的廣告，而一面對於藝術則叫做甚麼風俗的國家。若單從社會上的風紀說來，在裸體美術以上的有害物，在日本是非常之多，可是却把他們默認着，在他方面，無論何時，單來說文學與藝術是有罪的理由。這是我們苦於了解的地方。

裸體彫像的幽閉，一方是不承認藝術的權威，同時是把多數的公衆，看爲是色情狂而加以侮辱。像這樣不是文明國的國辱嗎？

我聽說在女學校裏，定有甚麼十不可的條例的話。日本的辦法，所有的都是這個十不主義的消極的態度。像新進氣銳的國民那樣大膽的積極的態度，一點也沒有。無論怎樣說，皆是保守遲踏的老人式的國家。與美國那樣極端的積極主義的國家比來，這個感觸，是非常之深。與其禁止危險的事情，爲何不來獎勵好事情呢？一方置於今日那樣沒有趣味的教育上，與其禁止讀小說，不如進一步在趣



味教育感情教育上，十分盡力。在西洋文明史的某個時代，雖也有很多的像探占庭 (Byzantium) 的偶像破壞者和薩服那洛拉 (Savonarola) 與清教徒 (Puritan) 那樣極力反對人體美的人，可是現今把裸體美術待為淫賣婦的國家，倘是在文明國家是沒有的呀！

與外國對比着想時，關於超越國際的利害的這個問題，就是外人所說的話，我想也有注意的價值。十月二十四日的英字新聞『Japan Adviser』在社說欄裏，論朝倉氏的彫刻問題，像下面這樣說着；『朝倉氏的作品，與出品中他的很多的裸體像所差異的地方，是在很美麗，很優秀的彫刻之點。巡警特別選這個作品為不可的理由，恐怕是在這裏罷。無論怎想是想不出另外的理由。這個時候巡警的辦法，是對藝術的顯明的打擊，是對日本的真實的高潔的藝術家的不謙辭的妨害。』

外國人也下這樣的評論，果是日本的名譽嗎？這個話若當作婉曲地說，我們

是野蠻行爲的藝術破壞主義 (Vandalism) 的話，不是能看到嗎？問題的彫刻的製作者朝倉氏自己，在報紙上公開的文中：「這個膚淺的解釋，本不是現今還要喋喋非難的，這全是太誤解了的辦法，不能不說是非常的困難了。從『彫刻藝術』裏若減去了『人體美』，在那裏還剩着甚麼呢？那不是真成了零嗎？彫刻不是與剝去了肉的殼子同樣了嗎？像這種事情我們每回反復來大聲說，我們覺着喪氣……。」把這幾句話，一處想想，我覺得日本現代文明的那一點，都是表現着大的缺陷。無論軍備怎樣整齊，國怎樣暴富。我們不要能覺出國民是有缺點的地方，那麼不能不痛感在這方面的今後青年，有努力的必要了。

## 西班牙劇壇的將星

——Iacinto DenaVente

### 一 浪漫的

讀過二葉亭的大作面影的英譯本，彼國的批評家，驚訝着說，在日本也有近代生活的苦惱嗎？英美人在現今還像是把日本想着是華魁與武士道的國家的樣子。和這個恰是同樣，我們也以爲西班牙是歐羅巴唯一的『古』國。沒有投於大戰爭的渦中，也沒有浸於世界改造的大浪，現在依然還是走着美的浪漫的夢路的別世界中。這就因爲西班牙人，如日本人喜歡裸體角力一樣，現今還狂奔於殘忍野蠻的鬥牛戲，也如愛舞妓的偶像姿同樣，來鑑賞那色彩濃艷的西班牙特有的舞姿，再如將婦女幽禁起來，也和日本沒有什麼大差的狀態。

浪漫主義，是南歐拉丁系諸國的特有物。中歐北歐諸國，早自浪漫的夢裏醒過來的今日，在其生活，在其藝術，現今依樣還是夢着如昔年般的 Romance 的，

不單是西班牙，意大利也是一樣，極近的如鄧南遮 (Dannunzio) 的於菲姆 (Fiume

) 問題的行動，好像是使着一部分頑冥的日本人有此佩服的樣子，其實是從極舊的過時的思想來的。不外是不值得一顧的舊浪漫主義而已。這樣看來，鄧南遮的

藝術，不管是他的死的勝利 (The triumph of death) 焰 (Fire) 快樂兒 (The Child

of pleasure)，特別如他的抒情詩，皆不過是濃厚的浪漫的作品。表現於實行的世界時，便成爲菲姆騷事件那樣鄙劣的形式的浪漫主義，只有穿着永遠新的，永遠有無窮地生命的『藝術』之衣裳，而被表現出來的時候，還持有能夠搖動現代人心的魅力。所以我們的敬服他的藝術上的作品，是與我們現今還爲陳腐露俄 (Victor

Hugo) 的浪漫主義所搖動，讀 Las miserables 和 Notre Dame de Paris 而流淚的時

候是同樣的。就是對於舊時代的武士道沒有持有何等興味的人，看了戲劇化的忠

藏<sup>3</sup>的戲，我想仍然是有趣味的。在那裏有藝術表現的永遠性，不朽性。總而言之，以飛機騷擾着的鄧南遮的態度，即可以把他看爲客死在米索倫吉拜倫的浪漫主義。然而，我的主意，並不是論意大利。

## 二 西班牙劇

西班牙無論怎樣說，是Carmen的國家。在西班牙的風味，有說不出來的濃艷的色彩。藏中世紀騎士時代的面影。自古來加爾得倫（Calderon）以來的意氣和名譽這種理想主義，一直到現今還是纏着那個國家。世步維艱的『近代』的風潮全不管，勞働問題宗教問題婦人問題等，擾亂人心的事是極少有的。

然而如桃源的生活，不是能永遠繼續的。把外來思想，漠不相關的想着時，不知何時，從脚下從鼻尖燃燒起火來。現實的很多的『問題』，一點也不謙辭的焦眉之進地迫近了。在西班牙，從這種浪漫主義往現實主義的思想的推移，在文藝裏，含着民衆藝術最多的性質的演劇上，極鮮明地出現了。特別是從外國人的

眼睛所看到的西班牙文學，自加爾得倫以來，戲曲占最重要的地位的事情，是不可爭的事實。

前世紀以來西班牙最大的戲曲家 Jose Echegaray，恐怕是衰亡去的浪漫主義，剩下來的最後的閃光罷。就是他，也分明是受了易卜生的問題劇的影響。而就是和易卜生的幽靈最相似。取遺傳的題材，作成唐裴安之子 (The Son of don Juan) 的大作，也分明是浪漫的作品，至於 Mariana 和 Galato，不管內容與外形，都與近代的傾向離遠了。他在五年前已竟死去。

然而繼續愛契格列之脈的新人霍阿金·狄森達 (Jokin Disenta) 的戲劇，雖同是浪漫的，可是其同情已轉移於無產階級，在他最有名的作品，Jean Jose (一八九五年) 裏，竟以階級鬭爭勞資衝突為背景而描寫着。劇的主人公 Jean Jose 殺死奪去自己的情婦的僱主巴格的慘劇，已經與尋常一樣的戀愛悲劇，異其趣旨。然而以近代劇說來，因為總還是太含多了空幻的古浪漫的分分子，所以到底不能當為

社會劇問題劇一類性質的東西。

### 三 夏心特·倍那文特 (Jacinto Benavente)

然而，現今在這個國裏，作爲最大的戲曲家，全歐洲皆知名的，是倍那文特 (Jacinto Benavente)，他才是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他才是新機運的代表者。作爲浪漫主義破壞者的他的地位，正可與在英文學的蕭伯訥相比。將那些裝着清高，擺着紳士架子，其實是無智，遊惰，不真實的西班牙上流社會的面皮，爽快地剝了下來他的滑稽劇中，有一種輕妙地趣味，與譏誚痛快的北歐作品，自然在傾向上是不一樣。特別當他在虛僞多的女性生活，下他得意的銳利的刀時，其痛快淋漓，更惹人注目。

倍那文特是有名的醫生之子。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生的，所以現今是五十五歲。起初雖在馬德里特大學學法律，因覺得無味，遂獻身於文筆事業，初執筆於抒情詩和小說，聽說詩集也有傑出的。千八百九十三年以後全然成爲劇壇的

人了。在劇作家成名的以前，自己還曾爲俳優上過舞台。就是在今日，聽說時時，也是自己演着自作腳本的某個角色。其處女作叫做在他人之窩裏，在馬得里特喜劇座上演，是千八百九十四年。然而堅持到底的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來描寫他近代的作風。最初，很受世間，特別是舊思想的迫害與冷遇了。然而新思潮的大勢，遂使他成爲現今歐洲文藝界的第一人了。最初成名的作品，是知名的人們（一八九六年作）野獸的食料等。（一八九八年作）都是對於西班牙上流社會的諷罵。特別前一篇，是以某貧窮貴族的女兒爲中心人物，用幾個在其周圍的幾位奸惡的利己的人物來對照。描寫出貴族社會的內幕的作品，這是他出名的傑作之一。

倍那文特的劇，不用說，是社會批評。然而與易卜生蕭伯訥白利歐(Brick)和愛爾維這些人的問題劇，稍爲異趣，決沒有何等像宣傳者的樣子的臭味，堅持着描寫現實的原狀，在那裏暗示着問題，使人感想着，反省着的自然的作法的！



在所謂同樣的寫實劇，這個人的作品，總帶有像西班牙樣的華麗的詩和情熱。最近聽說轉向於可稱爲象徵劇的作品，也成功了。

他的作品總數二十卷，在最近，聽說全集的上梓着手了。脚本之數八十，再是在創作之外，也從事於翻譯。聽說沙士比亞的空閣和十二夜等，也都經他翻爲西班牙語。最近十年名聲益高。其作品數種，在與拉丁美洲諸國的關係最深的美國，近來英譯也出版了。在其作品中以客觀的描寫，說是最成功的知事之妻和土曜之夜，給列奧那特（Leonardo）的名畫 *Joconda* 的千古不可解的謎的微笑給了一個新解釋的摩拿·里沙的微笑。以及美麗的童話那樣從書中學了一切的王子等的傑作，在現今依着這些英譯本，不能讀西班牙語的我們，也可以賞鑑了。已爲英譯的諸作中，拉·馬利格利達，曾經在美國上演，都知道收效最多的傑作。

最近數年間，因爲大戰爭，在疲倦了的歐洲文學之中，獨能免去戰亂，得以

注力於藝術創作的西班牙文壇，秀拔的傑作頗不少。

爲歐洲最大小說家之一的彼列斯·格爾德斯 (Perez Galdos)，又染筆於戲劇而得到成功，克文特羅斯兄弟，馬爾奎那，李巴斯等的新作家，繼續輩出，使劇壇更加熱鬧。特別在小說方面，近來在歐洲諸國讀得最多的東西，也就是這國的作家勃拉斯克，伊本勒茲 (Brasco Ibaniz)，以歐洲戰爭的慘劇爲題材的默示錄的四騎士 (死·戰·疫·病·飢餓)。就是連被稱爲西班牙的左拉那樣寫實的這個作家的描寫，浪漫的色彩還是很濃厚的事情，與同人的伽藍之影這類的作品，恐怕無論誰，都感覺得到的罷。

#### 四 劇曲兩篇

講戲劇的梗概的，比單講大餐好吃的事，還要沒有意思。不過我因爲想着介紹倍那文特的作風，所以採取他的名作兩篇，敢來演這個無趣味的勾當。

在倍那文特的傑作裏，以農生活和鄉下小市鎮的上流人物的內幕，來做材

料的作品很多。我現今把他們當爲屬於這個部類的代表的作品，我現在把馬耳格利達（一九一三年）和寡婦之夫（一九〇八年上演）這兩篇，作爲屬於這類作品的代表者，簡單的說一下罷。

馬耳格達可以稱爲是，西班牙固有的血腥的殺人的悲劇。農戶的寡婦來孟達，與第二回的年青的妍頭愛斯特邦過日子，但有一個和前夫之間生出來的女兒，叫艾可俠的姑娘。來孟達想把此女找個好女婿，而來提親的男子，也非常之多，可是女兒則却絲毫不爲所動。那是當然的，因爲女兒，私自與其母親的現在的丈夫愛斯特邦戀上了，附近的人們，雖都曉得這件事，可是母親來孟達一點也沒有覺出來。這在最後的第三幕，來孟達向女兒使其叫自己的妍夫愛斯特邦爲父親。女兒雖與愛斯特邦接吻，可是無論如何不叫父親。母親在這裏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面很嚴烈地叱責她，可是女兒的熱烈的回答，却是出於意外的事。

來孟達「你到底是不叫愛斯特邦爲父親哪！是昏迷了嗎？噯喲！嘴唇對着嘴

唇！並且用胳膊將女兒擁抱着哪。放開！你不叫父親的理由我知道了。都是這個小媽子的罪呀！可惡可恨！

艾可俠『不錯，是我的罪，請殺我罷。真的真的。我到現在覺着愛的就是他這一人。』

女兒是十足的西班牙式的熱情的女子。這熱情之女人的熱烈的言語，遂作爲這悲劇的結末，現在如野獸般的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女兒，所有的，不過是如焰之戀而已。愛斯特邦遂銃殺了來猛達。

表題的『馬爾格達』，是英語的熱情之花(Passion Flower)，就是西番蓮花。在此劇的第二幕，有這種『戀愛那住在水車場近邊的女子的人，是爲禍的日子的戀愛。因爲她自己戀着想着而愛，故稱她謂熱情之花』的意義的歌。來猛達聽見這個歌。就說：

『住在水車場近傍的人，是說我們呀！是說我們家的事情呀！這樣說住在水

車場近傍的女子，一定是說女兒艾可俠。無論誰皆唱着這首歌……：……。把女兒之事說爲熱情之花嗎？不錯！不錯！可是說爲禍的日子的戀愛的男子，是指誰？』

是誰？來猛達是不知道的，因爲不知道，所以能達到上文所說的悲劇的大團圓。作者當爲伏線，把此歌出現於第二幕，同時又以此爲本劇的題目了。

寡婦之夫是純粹的喜劇。當爲寫實的風俗劇的常事。雖仍然很受高尚的人們的非難和攻擊，可是社會一般，却是很歡迎的戲劇。女主人公加羅里那是國務總理，並負有一時重望的政治家的寡婦。她現今與先夫的同志之友人佛羅連曉成爲夫婦了。明日即是先夫的銅像除幕式的前日的偶發事件。

加羅里那與現在的丈夫攜手，一塊兒列席於先夫的銅像除幕式的事，在她很覺着痛苦，常遭着世間的諷笑。再是在銅像建設委員會委員那面，也因爲關於與此像一塊兒，安置『真理』『商業』『工業』的三位女神裸體像的事，有種種的反

對。

在這裏，對女主人公加羅里那，沒有好感的先夫的妹妹們，瞅着明日的除墓式，送本這回新出版的先夫的評傳與她看把。這書的二百十四頁的地方翻開看時，出來很可驚的故人的書信，這是故人曾寄給本書的編者加沙龍格的書信，悲觀自己的身世和將來的述懷。信上說

『人生是悲哀的。自己有生以來，單經過一回戀愛。曾記得戀過一個女人。不用說那是我的妻。再是，除信服一個友人以外，未嘗有第二個，那就是我友佛羅連曉。此妻與此友，自己都想着把生命捧獻給的此二人……啊！怎叫我發表他，就連我自己也像不信的樣子，他們二人，實在是戀着的呀。秘着雙方，如發狂般的戀着的呀！』

這個政治家死後，現在成爲夫婦的未亡人加羅里那，和親友佛羅連曉二人，實在當他未死以前就陷於不義之戀愛事，依着此書公然暴露了。佛羅連曉主張此

書信是偽造的，想起誹謗的訴訟，並想對加沙龍格提議決鬪。

當這時，意外的這個評傳的編者，加沙龍格來求面見。他雖是相當的成名之文士，可是多年居於失意之境，卒墮落到爲巡回鄉村的電影的說明者，在現在只要爲錢，便甚麼都願幹的男子。他用很巧妙的話來讚揚佛羅連曉的材幹，同時反過來說故人是愚物，因此與佛羅連曉妥協了。於是想對世間發表，那封信是無根的僞物。事情的歸結，結局是以收賄了事。那樣要緊地書已經散布於世間怎麼辦呢？後來聽說那還一點也沒有賣出，於是佛羅連曉出了兩千圓，把初版全部買收了，事情遂歸完結。在他方，那個裸體像又成爲問題，婦人們拒絕參加除幕式，所以重要的除幕式也成爲延期，這一場喜劇遂歸爲完結。

意外接續着意外，把最初使讀者緊張的心，忽然馳緩下去。而這喜劇即由此成立。倍那文特的喜劇，都是以這種輕妙的特色爲生命，對於時代風俗的諷罵，倒不覺得是怎樣痛快的作品，我們仍然在他的悲劇那方，所看到的熱情味與深刻

味，認識他在歐洲劇壇上的地位，同時還能看出確是西班牙式的特色。



## 高爾斯華斯的劇

馬卜生以後的歐洲，以思想家而爲最秀拔的劇作家是誰人，若有人這樣問時，那我即刻要回答說：在英國的文學是高爾斯華斯（John Galsworthy）。我不管德國一流的批評家說甚麼，如世界第一位的諷刺家蕭伯納，以藝術家來說，把他擱在高氏的下席的事，是不躊躇的。可是，這位高爾斯華斯最大的傑作，世上有定評的正義（The Justice）依着在日本現代作家中，在剔剷人間心理的暗黑面，持有最銳利最强有力主筆的菊池寬君翻譯過來，聽說要以單行本來問世，我心中實在覺得歡躍。我所以要歡喜的理由雖有種種，可是其重要理由之一的，是因爲期望正義對於自日本的社會問題研究者至一般的思想家和文藝家，能給以何等的刺戟感動，或者能成爲一種暗示的事情。

正義原作的出世，自現今僅是十一年前的事。可是在無論何事皆有保守的一面，不爲改良的英國，那個時候在監獄制度還要有很多不備罷。高爾斯華斯的這個悲劇，急刻惹起世上的視聽，同時促進了英國的司法部，急作監獄改良之事業了。說甚麼一篇戲劇，使司法次長覺醒了，本不足當爲藝術品的本身的價值，可是當時如何深刻的搖動了英國的社會民心，不是依着此件事能曉得的嗎？我在給監獄改良家留岡幸助氏的信端，曾說過希望正義快譯成日文之時期的到來。現今偶然依着友人菊池寬翻譯過來，實是無上的歡喜之事。

我在留學中，在紐約的將德拉劇院，曾看到這篇悲劇。演主人公福爾達的是名優John Barrymore，差不多續演達三閱月，博得非常的好評。就是在紐約的大都市，這種純藝術的，並且觀時喉頭如被緊鎖着那樣苦的社會劇，能爲十星期以上的連續的開演，實是稀有之事。特別默然地進展到獄中之場面，名優的演技與作者的技巧相並，淒愴陰森之氣遮蓋舞台的全面，很強烈地逼迫觀客之胸堂。

我五年後的今日，讀此作時，還重新地在胸裏覺到當時的印象。

高爾斯華斯曾在隔週評論 (Fortnightly Review) 誌上所發表的，現今收於自己文集的有名的戲劇論所說的一樣，他是決不作勉強反於時流的人生觀道德觀，借着戲曲，生硬地賣給公衆那樣的事。不管是巴刻 (Barber) 蕭伯訥，白利歐 (Berke)，就是在某種程度的易卜生，所謂問題劇思想劇的作品，都容易陷於此弊。不爲生硬的臺賣如拗執着的 Moral，單把自然的原狀現實的描寫出來的問題，以提示於讀者觀客的態度，生出高爾斯華斯的戲劇。作者自己極冷靜地構造着，作中的人物和事件，也表現出來因爲社會的某個缺陷，遂落在其所應當落的徑路，在那裏一點也看不到何等無理的虛構的痕跡。極巧妙的對話，依着人物的配合，劇的境遇，舞台裝置等，絲毫沒有無理的自然現狀的生的現實，表示給我們看。如多辯饒舌的宣傳者的蕭伯訥那樣，宛若自沒有教育的女人之口，來爲堂堂的社會問題的議論，給人家聽那樣的胡扯的模仿，高爾斯華斯是絕不作的。從思想上

說來，他分明是對於維多里亞朝以來的社會制度，是個強烈地反抗者，可是在戲曲則却没有露骨的不自然的表現出來。不過在自然的原狀的現實描寫之影，或通過現實描寫來暗示着。不過因爲是暗示，所以在那裏籠罩着爲思想劇問題劇的力量而生出強味來。所有的家庭悲劇，勞働問題法律問題，他不管是處置何種問題，都以這個筆法來逼迫着讀者和觀客。所以看他的或是讀他的戲時，正好像看希臘的運命劇把牠近代化的那樣，在現代社會缺陷的根底而不能搖動的，並且是不能躲避而有必然性的強大力量，把人物事件搬到終點的地方去，在看的方面不堪其苦。因爲這是特性，所以話的梗概是極其簡單，一點也看不到作者無理的費勁的製造的事。

我不是因爲聽說菊池君是將棋的名人所以才說，在高爾斯華斯的作劇的態度，是真有令人想起有將棋的名人的地方。不是如浪漫詩人那樣熱烈，是以極冷靜沈着的態度，令人不奈煩那般的穩健着。端端地睨視着敵人，不漏寸毫的間隙，無

量地來吃巧妙地棋子。把對方打的只叫「哎喲」，結局把敵人陷於隱蔽之下，而自己反轉過臉去假裝不知道。正像這種風色，在劇作家的高爾斯華斯，我想是存在着的。

在正義所處置的題目，以詐欺與殺人，說來雖不一樣，却是杜思拖夫斯基（Dostoyevsky）的傑作罪與罰那樣的關係。因為在近代社會所有的大缺陷，即是爲生存的必要所迫，爲人間性中心的愛所纏，雖不是惡人的人們，也錯誤着犯了罪惡。在那裏一加上如機械的車輪那樣稱爲法律的活動時，因爲有這個法律，一個好人遂遇見獄窻的痛苦，結果招來了身的破滅。弱者！你的名單是女子嗎？男子只要是持有人間性的也是弱者。叫着福爾達的一個青年，弱得了不得。再是只因爲自己與愛人的生存，犯了偽造支票的禍了。一方在英國的結婚法，因爲沒有說丈夫虐待而女子有正式要求離婚的權利。在那裏也有了法律之不備了。對於有丈夫的女子捧以同情和愛戀的這個青年，單犯了把支票的9字的後尾加上個0字，作成

90 的罪了。以此爲發端這個可憐的青年，恰如一度經過廚師的手的魚，與從燒魚鍋跳出來又落於火裏死的是同樣，一直推移到悲劇最後的場所。

高爾斯華斯在此作所凝視的，不用說是正義的不正。不外是當爲羅馬的西賽羅(Cicero)的千古名言傳來的，『最高的正義是最大的不正』(Summum Jus, Summa Injuria)的意義。然而在這劇裏，作者並沒有表示着何等解決的方法，Realist所以爲Realist的地方，這是很有趣味的。在世上如成爲不正的犧牲者是很多，同樣成爲正義的犧牲者也是很多。把從現代生活中生出來的這個大的嚴肅的人生的事實，擲於讀者觀客之前，說：「請看罷」。就是這樣，再甚麼也不多說，作者轉向他的方法了。然而作者這樣冷靜却，不是不關心。實是從淚的結晶而生出來的冷靜呀！我們把劇本合起，或是出了劇場以後，仔細的想時，能聽見作者在那裏爲人道喊叫的聲音，也可以看到對於社會的缺陷的悲憤的熱淚。真橫溢着同情的人道主義者高爾斯華斯，在戲曲的自身，或是在舞台，這種熱淚，隱藏於行動之間，潛伏

在他的背後了。沒有這個熱淚是不能生出來這個同情的事，我們才感覺到。

因為是冷靜，所以作者的態度又極是公平無私。特別如庇辯青年福爾達，責難法律不完備的痕跡，一點也沒有。雖不寫他像個惡人一樣，可是也不想，硬使他像個善人。罪人當做罪人來描寫，法律家當為法律家來描寫着。如把獄吏等不當為虐待囚人那樣殘忍的人來描寫，不如反寫着給福爾達以同情。在那裏又點綴出來一個可憐的女性，所以人物皆充分的活躍着。如說是宣傳作者思想的工具，這樣的形跡，一點微塵也看不出來。比起近代劇中，同樣責備法律的不完備為主題的法國白利歐的作品赤衣裳來，要自然得多，以藝術品來說，也強得多。

在千九百十五年以後的高爾斯華斯的戲曲，好像沒有以前那樣的銳利，而變成甜東西的樣子。在我們心中，常引為遺憾。可是讀到他去年的新作，聽說最近在倫敦公演博有嘖嘖的好評的相鼠有皮(The Skin Game)的時候，在這本劇，是以舊門閥與暴富者的葛藤為主題，表示出來為社會劇作家的高爾斯華斯從前未有

的老手腕，因此使我們起勁。譯者菊池寬君爲真珠婦人沒有蕩盡全力，創出來十年如一日的蘭學事始的佳作，在我們文壇實是一件可喜的事。像這樣我爲原作者和譯者，祈禱藝術家的將來的偉大，同時期待着他們的成功。



## 丹賽尼的戲劇與近作

丹賽尼卿(Lord Dunsany)的作品，先年我在那裏習學時，博有非常的好評，所以關於其劇與短篇集，曾作過一度的介紹。其後歐洲戰亂也停止了，人們在平和裏重又得到藝術鑑賞的餘裕了，他的作品聲價也隨着高起來。如最近在倫敦的大使座上演的新作 THE (若是)，當做丹賽尼一流的夢幻劇，聽說得到最大的成功。

丹賽尼是二十世紀的新浪漫家。前世紀以來，不管是劇是小說，在所有的文藝作品『詩』與『夢』，皆像消去了的現代，他是珍奇的浪漫家的一人，不是，恐怕他是其中最大的一人罷。在他的作品裏，確有思想亦有哲學，也並不是沒有問題。然而在他與別個戲曲家全然以異樣的趣向，來處置他們的方法，這位愛爾蘭

貴族的戲曲，和散文故事，在現代的文學裏，可以看爲是占有一種特異的地位。

這是關於那一點呢？若有人問，我就回答說：「他一面在 *Romance* 的世界，

却最強最銳般地凝視着批評着現實，時時加以惹人不耐煩的譏諷，或者加以反語 (*Irony*)。就是鈍感的人，也有使他想起來難堪的地方。同時使他們首肯的場面也很多。不是單追蹤這個世界以外的幻影的浪漫的人，是從人間以上或是人間以外的。好比從神的眼睛裏，來觀看現代人的生活，他這樣的觀察，又這樣的描寫。比現實更高踏出一步，從其高處來俯瞰地上的功利唯物的生活的這種態度和傾向，是在別個很多的作家中，看不到的特色。所以趣向雖是一些荒唐無稽的東西，可是他是很自然的，並不是概念的，是持有強烈的現實性。從作品的性質說來，雖是與梅特林 (*Maelerlink*) 等屬於同一系統，可是丹賽尼描寫的人物，却不像在梅特林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樣幽靈式的無力量的東西的活動。他的戲曲是夢幻劇，同時又是現實劇。說到他短篇中的傑作，可以說是銳利地看透了現實的裏面的詩

人的夢的故事。在英語所謂 Ironic Imagination (諷刺的想像) 這句話，最適當地表示了這位作家的本質。因為今人所有的醜惡和虛偽，貪慾和癡愚，在他的作中，以反語來嘲笑着。

不管是戲曲或是故事，他的作品，皆是短篇。一點也不浪費，實是整齊得很。特別是他的戲曲，巧造着奇想着如從天外落下來那樣的舞台面，其舞台技藝是如何巧妙的事，只看日本全然外行的學生，爲語學練習排演也幾分成功的事情，就可以明白。我所聽到的，最近在東京商科大學，小樽高等商業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用原語來演他的傑作山的神們 (The Gods of Mountains) 擱忘了的帽子 (The Lost Silk hat) 旅館的一夜 [The night at an inn] 等，都收有相當的結果，我想在極簡單的言語與動作之間，能暗示以複雜的東西的丹賽尼獨特的詩的表現力，有以致之罷。丹賽尼的作品，不單是短篇故事，就是戲曲若單作掉上的讀物，也是非常有趣味。特別爲練習語學的初步，想着練習這種作品時，我想可看他的如

下的傑作：

Five plays. By Lord Dunsan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14)

Plays of Gods and Men. By Lord Dunsan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7.)

丹賽尼到現今所發表的戲曲，共有九篇，皆包括在上面的兩卷裏。普通散文和隨筆與故事那方面，起初有夢人的故事 *A Dreamers Tales*. 1910. 到最新的三個半球的故事 *Tales of Three Hemispheres*. 1920. 我記得有八九冊。

可是在最近又出來一個新劇曲了。那是在先前所說的題爲“Tf”的九場的夢幻劇。 “Tf”, *A Play in Fur Acts*. By Lord Dunsany. London. Put nam's.

1921.

丹賽尼不像愛爾蘭其他的作家那樣，以自己的故國的傳說和農民生活爲得意

的題材的事，我曾說過。不用說無論從作風，或是從材料說來，清麗縹緲的愛爾蘭文學的特色，是很顯著地表現出來，可是却不像夏芝（Yeats）和葛列格里夫（Mrs Gregory）那樣，來描寫克勒特（Celts）族的傳說的自身。仍然好像是從天方夜譚（Arabian Nights）和希臘神話想起來的樣子，特別在措辭與文體上，聖書的感化，歷然地可以看出來。並且又以倫敦生活為材料，無論怎麼說，令人想起在他的觀照的平面的 Realism。就是在作中的人名地名，波斯亞拉伯等東方的奇怪的發音是很多。這個新作“It”，話的舞台仍然是在波斯與倫敦間，所以饒有趣味。

說說這個新作的梗概……

倫敦的某個商人名叫 Toldu Beal，與波斯人親愛起來，從那個波斯人要了一個魔法的水晶。拿着這個水晶時，不論過去的甚麼，自己若想起來『在那個時候若是這樣』的事情時，這種希望立時即能返歸於十年之前。

這個男子現在已竟過着幸福的結婚生活。就是想十年前的事情，也沒有特別的「在那個時候，若是這樣」，想起來的事情終比上這樣幸福。可是突然想起了十年前，自己還是獨身時候，乘往倫敦的火車時，因為站夫將門關了，所以未得坐那個火車的事情了。現在想起來還是生氣的了不得。「那個時候若是乘着火車了」，這樣想着時。

俄而舞台忽然黑暗起來。這回幕布揭開，成為那時候火車站的場面。無事的通過了站夫的地方，乘上火車了。這樣作也可以的，到了倫敦，再回到自己妻子所在的郊外的自宅就行了，他這樣的想着。可是因為從這個乘上了火車之事，招來沒有想到的了不得的結果。在他同一的車箱裏，有位名叫 *Miss Miralda Clement* 的姑娘。她的叔父在波斯有以某山道的通行稅為擔保而出資的十萬磅的遺產。可是因為橫暴的會長們不支付，這女子一文錢，也沒有收到。聽見這個話，約翰滿腔同情了這美人，說到自己幫助她的話了。

下次的場面，移在波斯。男子現在在波斯成功了，可是與那年青的美女同棲着的米拉達，成爲可拉的女子了。教唆男子先把會長殺了。約翰現今發揮着如王侯之勢威。不過因爲自己是既婚者的潛在意識，到底離不了，因此不以女子爲正室，當爲東洋流的妾與她發生關係。女子那方面，當然不高興，遂想謀害約翰。在那裏，虧了一個土人的忠僕，男子僅免於難。

最後的場面，舞台重歸倫敦。男子成爲乞丐歸回倫敦進了自己的家，僅虧着使女的同情，弄一碗飯吃。當做酬禮，男子把那個魔法的水晶，贈給使女了。可是以這個水晶的力量，自己回歸了十年前，可是自己並沒有幸福，倒反招來禍的話，講給使女聽時，使女遂把這個水晶的咒符打得粉碎了。舞台面重又暗黑，這回亮時，男子又歸於十年前，坐着長椅子，摸擦眼睛從夢中覺醒時，婦人端來晚餐而完結。

實演時聽說把這九場話，切成四場演的。

在上述的以外，前年在美國的雜誌 *Atlantic Monthly* 曾掲載過兩篇諷刺劇，可是還像未裝成書的樣子。即是名譽與詩人，"Fame and the poet" 與若是沙翁生存今日 "If Shakespeare Lived To-day"。前者可以看爲是丹賽尼對於自己來歷的感慨的發洩，在現代的時勢博得名聲的事，不外是無用的事的寓意。後者是說歷史上的沙翁，現今世上的評價已竟定了，可是今日若是像那樣的浪漫的天才突然地出來的時候，則寫着說：「文壇是無敵手的罷」的意義，對着現代文學的風潮，加以譏諷。

此外丹賽尼的戲曲，在美國上演，可是還沒有發表爲脚本的則有殺人者 (The Murderers) 以下的數篇。本來他最大的傑作世上有定評的山的神們與詩的光的門 [The Glittering Gate] 和金文字的宣告 The Golden Doom 等名篇，在松村夫人的翻譯集中都載着，不必有這個以上的希望，可是我更祈禱當爲完美的戲曲集，把以前的 *Atlantic Monthly* 所載的兩篇，和將來出的其他諸篇一處，繼續着出版。



賽尼戲曲全集的續篇。

當我草完這篇稿以後，丹賽尼卿的戲曲集又出版了。

Plays of Near and Far. By Lord Cunsany. London, Putman, 1922.

在這裏頭收有“The Compromise of The King” “The Flight of The Queen.

“Chesso” “A good Burgain” “Fame and the Paer” “If Shakespear Lived

To-day” 諸篇



## 作家的外遊

所有的藝術家，捉住自然人生的種種姿態，而創造自己的魂的自畫像的人。心的姿樣既而又成爲臉的姿樣。所以當看見作家，及接見其作品時，在兩者之間常常發見共同的事體。常在繪畫的展覽會等，看熟某人的作品，這回因某種機會遇見這畫家時，果然其人是持有與畫同樣的面貌。至少看到給以那樣感觸的面貌話調與動作的時候是很多。就是昔年的詩人與外國的作家等，因時代與國相異，故決無相遇其人的機會，然而通觀其作品，自作者的風貌至身體的細屑，也能想像出來的事，決不稀奇。並且把藝術加以廣義的解釋，看爲是創造創作生活自身的時候，就是對於政治家等，也能說出同樣的事體來。看拿破崙的肖像畫時，總覺得像拿破崙，格拉德斯吞 (Gladstone) 的照片，看去很像格拉德斯吞那樣。況且在

文藝方面，是以個性的表現爲其唯一最大的生命的人間活動，說作品是作者的自畫像的事情，也毫不足怪。

然而在創作的心理，有時還有二重人格的作用。即是在日常生活被抑壓着，隱藏在無意識心理的背面的別個人格，唯在這人之魂的絕對解放的藝術作品的時候，顯著地出現。所以有平常都是柔和地人，來作激烈的調子的作品，陰鬱的人，來寫快活的文章的事情，恐怕可看爲是這種心理作用的結果罷。在滑稽作家等，單從外觀看時，人與作品簡直是兩樣的東西，並不是稀奇。看見夏目（漱石）君的沈鬱的面孔，想像他是我輩是貓的著者，或者有點難罷。聽說 Jonathan Swift 也是一個陰鬱不堪的人，十返舍一九在最近的研究，聽說也是謹實無趣味的人物，決不能想到他是膝栗毛的著者。

然而像這樣的不如說是例外，普通的地旨，作品與作者的面影是同一的。我把這件事情，特別在W君（譯者按：指日本現代作家菊池寬）的小說裏，顯著地看

出來。毫不用瑣末的技巧，在以一顆生硬的並且是強粗的線，來用力一般的打通過去的地方，在其人的風貌與其作品，皆顯著地看得出來。在我是很覺得滿意。穿過人間心的暗影，在想着掘出入間生活的隱密的某斷面時，這個作家的筆，持有在現今日本的別個作者所看不到的鋒銳，不過其鋒銳並不是利刃那樣，是強力給與的強度罷。並不是運用深謀遠慮的智將的面影，是躍馬一氣突破敵人的牙城的猛將的力與熱，在現今是這個作家所有的特色。

從種種事與K君同時浮於我的聯想的作家，則是A君（譯者按：指去年服藥自殺的短篇小說作家芥川龍之介）。從近來一面在報紙上讀A君的中國遊記，在其依樣不變的才筆，注入不少的興味的我，現在因K君又同時想到A君。雙方都持有優越的天分的這兩個少壯作家，想會一次面看看的時候，會立刻感到所謂創作家，是全然持有相異的傾向性情的人罷。A君是慧敏的才人！若說他是才人，恐怕同他自己不喜歡，也說不定，可是說藝術家的才人，是好意義的。才人常以

其可驚的才藻，不來迷住讀者是不止的。A君是異樣，決不使用粗的莽奔的線。是自纖細的銳敏的感受性出來的無間隙的描寫法，無論何時都能引起讀者之心。像這樣很顯明的對照，這兩人的面影與作品，也都能看到的。說起顏面的形樣來是失禮，所以在這裏停止。

是去年罷，我在帝劇看了K君的作品屋上的狂人的上演，那時候因為連道具也都作的很有趣，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忘却我的記憶，演主人公之兄的是勘彌氏，演弟的是猿之助。巧緻纖細的勘彌氏的藝風，與以純真的力與熱去作的猿之助氏的藝，那個時候也使我聯想到A K兩君的顯著的對照了。

然而現在我不是想來寫這些事情的。聽說K君近來想登外遊的旅途，所以想着來寫二三段自己想到的事情。

在以純粹創造自己表現為天職的藝術家，外國旅行，與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們，持有兩樣的意義。特別對於在今日的日本的文藝家，我想着這樣說。

在現今之世，忘了『詩』失去『美』的，不單是日本人的生活，所以我不來說那個。不過在今日日本的社會那樣，不得舒展，狹窄着悶悶的沒有自由也不沈着的社會，斷然不是對於創造創作生活，是很適意的。若安閑地感受着或憧憬着的時候，被人蹴翻了或踏殺了或說不定。若不成爲形式和機械的化身而去工作，會立即餓死。假是不被踏殺與餓死，也不得不覺悟到遇有種種的艱難和困苦。對於自周圍擠出的害物，單爲保障內的自己，也是很費周折的生活罷。對於欲表現自己先要養護自己，而不得不來謀內生活充實的藝術家，是相當生存困難的社會。至少要來涵育，培植，保養藝術家，說他是合宜的環境，就是無論怎樣偏向的看來，也是想不到的事。文化更進一步的國家不用說，就是在野蠻的國家，我想也能找出來，稍稍有人間味的，暢適的並且是藝術的零圍氣的地方罷。然而就是這樣說，在愛我們日本的日本人，除了把自己的國家，自己住的社會，就是微小，也要使牠成爲比較好的方面去努力之外，別無他途。

比如說美國，在詩美的生活，是隔緣最遠的國家。然而在那個國家，有發源於宗教的強大的理想主義，躍動着自由的思想。

在精神的方面，一面說來雖是像沙漠那樣無味，可是替代這個沙漠，却有像這同樣大而且廣的自由。不是曲屈着焦燥着的。並且在另一方，有強烈的豐富的黃金力，從外部那面來擴充所有的東西，使成爲力量。就是把美國除外，不管是中國，是印度，或者是R君想去的歐洲諸國，那更不用說，在那種別個國家的社會裏，過着一兩年的生活，對於創作家是很可喜的事。

不管是畫家或是文學家，我勸一切的藝術家要外遊的事，有種種的理由。第一我們離了日本，方能明瞭的觀照日本的自然和生活，因爲走進山裏是看不見山的，離去一步，才能確實看準這山的姿樣。離去國土一步的時候，我們方能最痛切最明確地反省日本人的生活。用別的話說來，就是最能深刻的痛感着自己是本國人。就是到同文同種的中國去看看，有人說也有這個感觸。



再外遊爲放浪慾的滿足，也是很喜歡的事。從極委屈的生活，就是片刻的脫出身來，在行方不定的假寢，任意地來嘗自由生活的甘味，對於創作家，也是比任何事皆貴重的。戀慕新奇的生活，憧憬還未看見過的國土的放浪慾的滿足，在近代文藝爲如何重大的要素，在這裏用不着說，因爲他是求內的生活的自由解放的一個手段。

再是在創作家的一時，來變化自己環境的事體，其意義是非常深的。因爲他是發見新的自己。比如說一個果物，把他永遠的淹在鹽裏，自那裏出來的味道只是一個。就是這一個味，若日期久了，也會漸漸地失去。現在把他再浸入砂糖或醋或酒精裏，恐怕在同一果物，能得到現在在鹽中未曾找到的一種新的東西罷。作家深掘着自己的自身下去時，多半是常常單抓住唯一的礦脈。然而無論是怎樣豐富的礦山，單抓住唯一的礦脈掘去時，總有完盡的一日罷。依着環境的變化，依着革新自己的轉換，發見現在未曾掘着的某一種新的自己時，從那裏更踏出第

二期的躍進的第一步的事體時，不能不說是作家最完全地能表現自己的全生命的道路。這對於作家，拿俗話說來是「返老還童」法，或者是「長生不老」之術也說不定。

暫且將身攔在異樣的環境，來更新自己，來在自己的裏面發見新礦脈而掘的事，不必一定有作甚麼工作的必要。實際上就是從我等貧弱的經驗想來，在旅行中的心情，也決不能有甚麼會心的著作。身為天外萬里的放浪的孤客，就是在旅館的一室，暫時靜情的平穩的冥想，在公園的草茵坐下，貪西人所說的「甘美的閑玩」，對於藝術家，是有深意的事。不是實業家的視察，也不是學者的調查。再就是普通很多的人所作的名勝觀覽，也是無用之勞罷。來觀察與本國全然異樣的以自然為背景的人事與生活，不必有甚麼慌忙的東奔西走之勞的必要。就假使豫定的日期與路程不相符合，只要把錢包看為最後的朋友，就什麼也不要緊了。

在比現今交通還不方便的時代，歐洲諸邦的詩人，皆景仰南歐意大利的清明的

天空，在米尼溫(Minion)的歌，所說的往奇托羅甯的花開的國裏去，攜杖而遊的時候，其意義雖不一樣，可是現今的日本的藝術家，往西歐諸國去的人之多，頗很類似這個。歌德與海涅(Heine)的意大利旅行，貢獻於世界文學的事實，是此中最顯著的例。所謂英國，雖像人所說的，國民性是有實際的，常識的，缺乏純藝術的氣質的嫌疑，可是他還能持有像那樣的偉大的文學，是因為有顯明的南歐的影響的原故。其影響決不是通過書本與翻譯所能得到的。詩祖綽塞(Chaucer)親身旅行於意大利，不知要涵育他多少的天才。近世的雪萊·濟慈(Kearis)勃朗甯，若抽去意大利的生活，其作品的最良質，恐怕要先去罷。原來我並不是以昔日詩人之例，即刻來模擬於現代的作家。然而在異鄉，比較有藝術空氣的社會與國土，就是片刻的將身置於此地，對於作家的素養，能加以新的東西的機會，我想是不容疑惑的事情。

日本作家的壽命的短促，誰也想像是不可思議，同時也是遺憾的事。經過二

十年三十年連續發表其作品的人，是極稀少。就是對於現存的諸作家說來，像那種人的數目，屈指可數。其中有像慧星般的出現，慧星般的消去影子的人，也還更多。這是因爲甚麼？對於這個疑問，很多的人說：是世間好珍奇而容易飽的原故。不用說，像抱上轎去提起腿來，一時盛行的抬舉，以後就拋在一傍而不顧的風習，雖是有，可是若更進一步深刻地考察這個原因時，我想要成爲作家那方的素養，或餘裕與努力的問題。不必一定要單歸罪於世間的。

所謂寫文藝的作品，不用說是純粹的創造，是自我的表現。然而單爲自內部逼迫的欲求所驅，把充滿於內部的東西，若不表現於外，心臟就要脹裂了，因這樣來寫的作家，在現今時事維艱的世界，無論在任何國裏都是少有的。當決計要執筆的時候，若不顧慮世評和讀者的心情，不是表現真實的自我的，決不能創出優越的作品，可是給與這個創作以機會以動機的，多是外部種種的事情。出版業者和雜誌編輯者的依賴，或是金錢關係那樣無聊的事，爲時時的動因。就是杜

思拖益夫斯基(Дос тоуевский)那樣的作家，依照他自己寫的回顧錄，有時爲貧苦所迫，爲稿費的提前使用，不得不寫連續的東西，就是他也是掛念着郵車開發的時間，而執筆的。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還在搖動世界的他的偉大的作品，也實在是爲這時時的僅少的稿費，而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像古昔的抒情詩人像鳥的歌唱那樣，單爲自然的純粹的內的欲求所動，而作出來的。不用說，既是一度朝着原稿紙，自然也是真實地自我表現，可是在那步田地的以前，種種外部的強烈的催促作家的事情，我用不着再說。

不是這樣就算完事，單被這個外部的事情所驅使，硬寫些葺草的以娛樂爲本位的故事那種東西的作家，在世上還是很多，那是拍賣尊貴的自己。比如說若是把人生的最美的純粹創造的生活的戀愛，變爲售品的賤業婦那樣，我想是很可令人驚嘆的事。我看見在日本流行的畫家裏頭，單爲書畫店的一種商人所左右，而濫作的人們，好像將自己的血與肉的姑娘，把她賣給娼妓的一樣的替他們可憐。

把自己之魂，賣與市井之惡魔的事。這是破壞自己的呀！

英雄所以失敗的，因為他常常回想其功名的盛時，所以在一代藝苑中成爲風雲兒的人們，不得不深刻的自戒。那個時候，運命的黑手，不知從何處逼來，遂播下自己來滅亡自己的藝術的種子。其外能伸長的不得伸，或者能前進的也不得進。這是應當開拓新境之途，反被阻塞了的原故。被逼得無論何時，都得挖掘自己胸裏的一個礦脈，疊積反省與靜思及素養的餘空，也被自外逼來的黑手所奪去，不久成爲廢坑，或成爲活屍，對於藝術家是再沒有比這個還要悲慘之事。不用說，文學者並不是吞霞而生的仙人。因此爲麵包而執筆的事體，是完美的事業，是神聖的勞働。特別若沒有被求着或被逼着的外部事情，是容易流於疎懶，這是人情之常。想起這個的時候，自外部的強制，並不是可咀咒的，倒是可感謝之事情也說不定。單是在守護自己養護自己預備不足的時候，這個外的事情的強制力，常是虐待作家，使他至於絕命。無論現今和往昔，在文藝之野，看到像這樣的死屍

累累，攜文筆之業的人們，又誰能不爲之戰慄呢？

現今是可怕的世界。不管是詩是戀是藝術與個性，無論是那個或這個，皆不謙遜和應酬，把他們投入 Commercialism 的地獄的熔爐。把一切創造創作的的生活，掛於資本主義的機械的齒車，將他們捻着切細了，這真令人難堪。

在作家能夠免除這個悲運的最良的方法，是在爲作家自己的歷史中，作出幾頁空白的事情。爲挖掘新的礦脈，爲一新的自己，暫且只得停止工作之筆的事體。若在日本或在自己的家，那是很費事的。在這個意義之下，若是一年或二年的在外國旅行，作出 Blank Pages 的以後，便再能從生活的新篇幅來起筆，這不是作家守護內的自己，爲培養自己的唯一的方法嗎？這並不是說，單限於外游，然而，我是說外遊，是爲作這個空白的一個最良的方法。當讀島崎藤村氏歸國後的第一作新生時，在日本是很稀罕的持有長久的過去歷史的這位作家，看見他雄渾的筆力與鋒銳的表現，我想起依着外遊所得的休養，不是徒勞的事體。

希臘神話的 Pigmerion，作了個象牙的女人像 Gratera。那個像活了。說是這位作者遂戀於以自己的手，所造成的這個女人 Gratera。自古來有種種的話，被潤飾着這個美潭，是適當的道破藝術創造的真諦。把自己的個性，放出於客觀界，所作出來的生命的藝術，不得不是作者自己的活戀人。若不是到那種程度將魂打進去的作品，是不能成爲真的藝術。把藝術創作，使墮落到工錢奴隸一般的工作，是不爲戀愛而捧獻貞操的奴隸婦人那樣，是可驚嘆可悲哀的事。

在說甚麼畫匠文士俳優的時候，還未嘗失去輕侮之心情的日本社會，待遇藝術家是極殘酷的。用 Commercialism 的齒車捻碎的事情，毫不介意的是這世間。在未捻碎的以前，還有很多的覺着是無事的作家。

在西洋常說「人，自然，與書」(Man, nature, and Book) 的話。像這樣三個東西，對於文學者是培養自己最良的營養。依着銳敏的感受性與深刻化的靈智，常常怠惰了自這三個東西吸取營養的努力。不要多時，內的自我就涸竭了。書本是在



自己的書齋，可以讀到的。然而與相異的人與自然相接觸的事，則唯有外遊。就是排去在身邊牽連的種種困難，作家登外遊之途的事情，是深可喜的現象。我對於畫家和作家的友人，無論是那一位，都勸他們說「去罷去罷」的話。在慌忙的南船北馬的旅行的天空，就是不作工作也是可以的。單閑散的流浪行來，對於藝術家，我想比連報紙也不讀的工程師與政客的海外視察，有更深的意義。特別是說，他去了一盪外國旅行，不能有甚麼急刻的人就變換了，偉大起來了，並且立即產出大著作的理由，與說他洗了二十天三十天的溫泉，不能一定立即恢復健康的狀態的理由是同樣。就是機械有時也要使牠休息，掃滌或磨擦的必要。我所說的生活史的Blank Pages的話，是說作家爲洗濯自己的工夫。

西洋優秀的作家，自維多利亞朝至晚期的作品之間的年數，非常之長，有四十年或五十年的人，並不是奇事。與日本小說家流星般的閃爍的短命，我想是沒有比的資格。所以文學史家等，把他們作品分爲年代次序，自第一期來數到第四

期左右。綽塞，但丁，沙翁，歌德，等往昔大人物的事情，是用不着說，就是近代的易卜生或是托爾斯泰，及其以下很多的戲劇家與小說家，他們的處女作品時代的與晚年的作品，差不多疑惑像不是同一人的筆的那樣，變化着的。易卜生的學生時代的試作 Catilina 及其最後的作品 我們從死覺醒的時候 (When We dead awaken) 之間，很可驚的，橫有半世紀時代之流。就是再將其間簡短的截下，來比較前後時，在他的 Warriors in Helgeland 與 Helda Gabler 與 建築師 (The master Builder) 他的題目，他的觀察的態度，不是有千里之差嗎？無論他是怎樣的持有多方面的 Versatility 的天才，在短促的歲月之間，來迴溯這樣的變化之跡，是不可能的。像 易卜生 那樣絕代的天才的時候暫且算爲論外，在西洋的作家，我們本已忘記了，忽然又著出傑作來驚動世人的人也很多。這是近來我常感觸到的事。我讀 哈拉登女士 (B, Haraden) 的名作 夜半行船 那樣的肺病女子的戀愛潭時，是我開始繙譯英文小說時候的事。現在連情節也記不起來了。可是到近年，其名聲並

沒有低落，他的近作寶物的所在等的作品，博有非常的好評。想想夜半行船實是三十年前的著作，在現在自作風與構想皆完全變化了。到了令人疑爲是同名異人的作品，其間經過幾度轉回與變化過來了。總之，因爲在同一人，在其自己胸底的異樣的種種的礦脈，下了鉛頭的原故。歐洲的作家，只要不是像濟慈雪萊那樣不到三十歲而去世的短命者，在作家的長生涯裏，是可以看到好幾個 Landmarks 的。在日本的作家，都不過是第一期，他們若不比較的拖長一點，僅在第一期，就會早早的失去其光輝的人，也不稱什麼奇事。我想這不必一定單歸罪於社會罷。

我也並不是單說外遊一件事。像在前面說的一樣，在人與自然之外，讀書的營養，也是不可缺的事體，用不着再說。日本很多的作家，差不多像鄙棄沙翁和近松而不一顧的樣子，古人的書，真像到那步田地的沒有價值的東西嗎？連在窩瓦河畔過放浪生活的高爾基(M. Gorky)，還偷閒地取讀沙翁劇與狄更司的小說的事，不是他自己寫着的嗎？原來在創作家說來，所謂用功與努力，並不是讀書。甯是

靜悄悄地冥想與凝視之事。然而其思索與觀照，不得不依着讀書來援助來補助的事體，用不着多說。

我再想。在缺乏餘暇的無理太多的現今的世裏，無論誰都不得不成爲窄狹難受的專門家，而去生活的。文學家是不得不與政治經濟，學藝，全然沒交涉的而去生活。拿着人說，確是一件不幸之事。以人間的資格而不能像人間那樣的所謂『整個的活着』，不過是爲自己某特殊的一部分而來生存。在這裏也不是工程師的視察，也不是學者的研究，也不是持有何等的使命而登異邦遊覽之途。這故事，不管是一年或二年，當爲一個自由的人，是創造暢舒的整個的生活的良法。這是作家先培養爲『人』而使自己長大的，是一件最可歡喜的事。不一定單從增大創造力之意義來的。

我任着筆，連無用的事也寫下來了。不過是因爲想着說說對於作家生活所想到的事情，求世上人們的反省而已。也並不一定是對區君說的。不是，對於自己

想起外遊的人們，就假是千言萬語，恐怕也是對釋迦說法的無用之辯罷。

想起來，人生是永遠的巡禮。在向上前進的路上走着的人們之心，又不得不常是旅途的心。恐怕又是敬虔的軒昂的巡禮之心罷。特別像現在說的一樣，對於想着一登旅途的文藝家，出門就在長久的藝術漫遊的途上的一個顯見的 *Milestone*，恐怕便成爲建設一個新的 *Landmark* 罷。 *Life is Short, and Art is long*。我在王君外遊的首途，一面祈禱平安，他方更祈禱有燦爛的光榮的未來。



## 冷嘲熱罵

題「日本唯一」，曰冷嘲冷罵號。我甯想說是冷嘲熱罵。甚麼熱罵，苦暑不適於夏天等，不許說那些胡扯的話。

說到嘲弄，起初就要想到冷，要想到顏色的蒼白。所謂譏諷，所謂諷刺，我想越冷越要增加譏諷味與痛快味罷。說到罵，起初就要想到熱，同時要聯想到怒髮衝冠，滿面朱澀的熱血熱性的人。迨熱度越過了沸騰點，在那裏就顯出來痛罵的痛快味，與增加着熱烈味。

在前者是有理智的冷靜，有綽綽的餘裕。並且在其半面有不如心意的伴有厭惡味。後者則是屬自熱烈的感情性來的，所以雖看有生來不改的稗氣與梗直，可是同時又恐怕不免有顛亂的狂態與不謹慎罷。前者可以說是如水如冰，又如利刃，

而後者則是如火如焰，又如鐵槌罷。在前者又可以看爲是有古典味（Classical）的妙趣，在後者有浪漫趣味的長處罷。

想起冷嘲與熱罵時，津津然有趣味。這是因爲雙方在那裏皆有『詩』的原故。並且可憎的可厭的是八面玲瓏，圓轉滑脫的葫蘆鱗魚式，有求必應之流，和八方美人的機會均等主義。請看渡世巧妙的醜漢，在他們伸足於棺材箱子以前，卒不能了解冷嘲熱罵的真味而完結。實是可憐呀！他們！

近來自岩野泡鳴死後，在種種雜誌上讀到諸家的批評，得知道氏的爲人的一斑了。得知道他是如何的稗氣，如何的梗直，並且是如何少虛僞的性格的人，不覺感到可親可愛了。在岩野君的生前：我與他沒有半面之識，不過兩三度我記得在報紙雜誌上有被他罵倒了的光榮。像火那樣自正面來的怒號的氏的態度，實在是舒泰極了。這是因爲實際上是從那樣的稗氣梗直正真的性格，出來的貴重的話的原故。在現今充滿了討厭的小聰明小狡猾的徒輩們的世上，能聽到像岩野氏那



樣模型的人的罵倒，確是件愉快的事。我對於藝術家的岩野氏，雖是不能共鳴，可是單對於他那個像小兒般的，從稗氣的性格所出來的罵倒，我想確是文壇之珍。被罵的人，也決不生惡感。

世上真有卑劣的人間，在新聞雜誌上用匿名來罵倒他人的惡德漢，現今還未死盡。怕看見臉所以用包袱裹上，來湊文句的常套把戲。因為只限於那樣的手法，所以說的話沒有確固的根據，也沒有排着條理。這是所謂謾罵罷，這是屬於罵倒中的最下等最惡劣的種類。一面把被罵的對方的人名舉在那裏攔着，而却把罵的自己的名字隱密着，從其回避正式人的責任之點看來，到底不能認為是人格所有者的怪物罷。把他看做是人間以外的動物，也是可以的。敢為覆面的謾罵的人們，噯！你的乳名是畜生！

在俗物的道德，把罵人這件事，好像想為是一種惡事的樣子。當甲盛罵乙的時候，傍觀的第三者必定憎甲，來同情乙。就是連在甲有應罵的理由，乙是如何

的應當憎惡的虛偽的人時，世人是叱咤，而想着來袒護乙。渡世巧妙的人間，決不敢冒險來爲罵倒熱罵的理由，是全在這裏。說甚麼不罵倒，是出於自制與謹慎，而把這個話高價的買了，是大大的錯誤。少數者對多數者，再是弱者對強者，浴以罵倒的時候，在那裏有一種悲壯美。把他看爲是惡德，那是意外的心錯。

就是在譏諷與冷嘲，有如在 Anatole France 那樣高尚的，成爲渾然的藝術品的，沒有厭味也沒有艱澀，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冷靜味。無論怎樣說，仍然使人感覺是傳統的拉丁文化的所產。若把 Carlyle 一流的熱罵，看爲是熱氣沸沸的燒芋，那 Anatole France 則可以說是有冰糕 (Icecream) 與冰菓子的甘味罷。Carlyle 所以像那樣的短氣，爲潑刺的罵倒的原因，本來是在正直者之上，是加上他的宿病的慢性胃病的結果。若想起胃病能使人那個樣子，那麼他實是貴重得應當感謝的東西。雖然世俗輩，不能了解這個感謝味。

不管下的事，或是等猥褻的事，隨意把他們排起來盛罵世上的，在英國的十

八世紀有Jonathan Swift，在日本的德川文學則有平賀源內，雙方皆是走冷嘲與熱罵的中間的，這也有趣味。伴有滑稽味的地方，雙方相似。

冷嘲是都市式，熱罵是鄉村式。無論何方只要澈底，是有趣味的。

極口大罵，應說的事情說出來，與晴天一霹靂，同時驟雨一遇的下着狂風暴雨那樣，是最痛快。比遲疑的猶豫的淫雨相綿的梅雨式的陰險，是要強有數倍的男子的氣概。

冷嘲，熱罵，冷評，嘲笑，與此相對熱罵，痛罵，罵殺，罵詈，罵倒兩方比較時，前面的總是適於夏天。然而或者是自己的性情使然，就是九夏三伏之候，仍然是歡喜後者的熱烈熱憤，那恰像歡迎天降雨的一樣。

在他人的面前沒有能罵倒的勇氣的人，在背後實在為盛行的罵倒，又為熱罵。連在背後也沒有能為罵倒的勇氣的，在心中獨自為不使着出於口的骯髒的罵倒。在心中罵他人，這在日本人是最多的模型。巧言令色的句子，不用說舊，唯限於

偷着在心中罵他人那樣的徒輩，無論多時皆裝爲睨然而笑的姿態，當爲溫厚的君子人們通用於世間。給他們命名叫做狸子爺爺！

在世中沒有再比熱罵的拙劣的幼稚的戰術罷。然而同時再沒有像這樣美的淨白的戰術。

面浮着獷狎的譏誚的冷笑，一面表示着有綽綽地餘裕，像說自己是拿着從一段高處，來往下看的態度而來嘲笑的事情，恐怕以戰術說，沒有比這個再巧妙的罷。同時也是沒有再比這個可憎惡可厭惡的卑怯的戰術罷。

有單在醉酒的時候能爲罵詈的人間。「因爲喝醉了……」的辯解，是甚麼益處也沒有。羅馬時代有名的諺語，有所謂『酒中有真』*In vino veritas*的話。酒間的罵詈雜言，實是不僞的最能道出這人的真情真意。在平時是虛僞，在酩酊的時候，方是真實。即是在人間的精神作用，也有興奮性與制止的防遏性的兩面。在未現本形的時候，雙方是很平均地調和着，所以在那裏有自制的作用，來止住不讓說出腹

中的真話。根據最近的科學家的說法，酒決不是加人以興奮作用的，不過使着這個防遏的作用，麻痺而已。一見好像是興奮那樣，其實不過是制止動機之力減少了而已。平常顧慮着利害關係和周圍，蟄伏着的罵倒慾，當酩酊時僅脫於制遏，猛然地抬起頭來。平常被課長與經理睨視着，單恃着特別賞與的公司員，在宴會席上謾罵經理，謾罵方面是這男子的本來面目。工錢奴隸的悲苦，平常加着制遏作用，像山猿拾物的那樣，供總經理輩的驅使，也得甘受着了。到了翌日對不起得很，自又加上制遏作用，不得不往經理的私宅去謝罪那樣的，不如起初不拿酒杯好。

離去利害的問題，來爲本質的考察時，罵倒這種事情，像俗流道德所說的那樣，實際能說是像那樣的惡德嗎？在這一點我想還有十分考察的餘地。

近來在讀賣新聞上連載的內田魯庵氏的獾之舌，有嘲笑有冷嘲也有熱罵，我想是很有趣味的讀物。比偏據一方的短篇小說等，像這種東西，我想是遙有很多

的啓發和感動讀者，使讀者省察的力量。

說起冷嘲熱罵，在現代作家裏，最能發揮這個特色的是蕭伯訥 (Bernard Shaw)。把修理澄清的，作貴族舉動的英國習俗，嘲笑到體無完膚的手腕，是很偉大。所以他成爲一代的文豪，就是在他博取世界的名聲以後，在英人裏不說蕭伯訥的好，的還是很多。實際他最初被認出真價的，如其是在英國，甯不如說是在大陸諸國罷。

在日本的明治文學，冷嘲冷罵的有齋藤綠雨。在大正文壇相當持有綠雨之筆的是誰人？難道人間都成了小聰明，嘲世罵俗的文字，就不流行了嗎？

## 婦人與讀書

近來女子高等教育這件事，很惹起世人的注意，不用說是可慶祝的現象。男子的高等教育機關，無論是怎樣的擴張，若是女子方面還是像現今那樣全然不顧的狀態，一國文化的發達，不知要如何的被阻害着也說不定。在文化生活的男子與女子的關係，正好像在二人三足的競技似的，一方不管是如何的能跑，他方那個人，若是不能跑，是到底不能成事的。

就是說女子高等教育機關的擴張，在那裏也伴有經費和設備的難問題。單以男子的方面說，都成了議會的政治問題，在騷擾着。說是爲女子建築專門學校和大學，那也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事。

然而比那個沒有困難，並且爲婦人的向上和進步打算，比在學校的高等教育

還更要緊的，是婦人的讀書。

除了女子爲專門學者，或者爲經濟上的獨立授以職業教育的特殊的機會，若單爲個人設想來把自己弄完美的時候，讀書比學校教育更要緊，並且是極就近的方法。把自己所有的向上和發達，都想着依賴學校，我想，不論男女都是日本青年極壞的毛病。知識應當自己抓取，若單被動的從他人接受着或是傳授着，是不能成爲自己的血和肉那樣的消化着的。在高等教育，教師若不單是指導者而已的時候，就連知識也不能完全得到的。若說是自己爲提高見識，或是爲培養對於事物的理解和判斷力，或是爲敏感女子最貴重的審美性感受性，豐富生活的內容，自己不讀書又不思索，怎麼能行呢？就是無論有如何高程度的教育機關，我想也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罷。所以一國文化發達的程度，就是說依着其國人的讀書如何而能夠判斷的話，或者也不能說他是過言。日本人不論男女，少讀書癖，並且在一方，太夢想學校的萬能。只要讀教科書，暗誦筆記本，自己就高興了，這樣想



着的人很多。無論如何，爲女子建造高等專門學校，若是卒業後的女子，如今日那樣懶讀書的時候，在五年十年之後，只有退化逆轉到與全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婦人，沒有差別的程度去。

我曾在舊著北美印象記，說過美國婦人的地位，和在彼國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她們的勢力。又論過美國這種新進國的文化活動，有一半是依着婦人之手而活動的事情。可是如美國婦人那樣多讀書的，就是在其他的文明國裏，也能看到很多的例。美國公開圖書館的閱覽者，大半是婦人的事，不是明白地證明着這個事實嗎？

在日本，讀書的事叫做「勉強」，若不勉強而不讀書時，確是沒有享受到最大快樂的不幸的人。若是練習與書本相親的習慣，不僅不是像那樣可以仇視的東西，是再沒有比這個可親可愛的師友。實際若與他人說話時，有生氣的事情，也有不快的時候。可是若以書本爲對手時，那個不快可以救助了。只有被安慰的事情，

沒有生氣。況且倚着書本，不管是隔時代的古人，或是異處的外國思想家，能得到促膝談心的機會。

在日本的一般人，不單對讀書冷淡，在男子的方面因爲是在學校的注入教育的惡影響，受有高等教育的人們方面，倒反生出來很多仇視書本人的現象。

就是在有教育的日本紳士家，藏書這種事，令人可憐。不忘記把奇怪的古董品，擺在應接室的人們，想着在自家設置圖書館的事，是找不到的。還有更甚的事，除了主人和主婦，昔年在學校所使用的幾本舊的教科書以外，很大的家裏連一本像樣的書也沒有。中產階級以上是不用說的，就是在這以下的家庭，或者是有三個四個書架的，其他文明國的家庭，和日本就大不相同了。近來婦人們常說主人的書齋等話，而在他所說的書齋，是沒有書本的書齋，所以這是笑話。再如在日本裝飾着大英百科全書的事，很流行着，可是不是應讀的書的辭書類，是拉姆（Rams）所說的『不是書的書』，那是一種工具。就是單擺着那種東西，不也是無用

的嗎？

『書可不精讀，單把他堆積起來罷』。說這樣壞話的人，把不讀的書堆積起來的時候，可是比沒有美術的鑑賞的人們，擺些僞物的骨董，要高尙得多。因爲只要書在近傍，隨時皆可讀的。或者就是自己不讀，因爲也能給旁的人和外人以可讀的機會。富豪雖建設華麗的別莊，不設置圖書館的事，確表示着日本人的文化生活的程度。

比起骨董品或是裝飾品來，書的價值是很低廉的事，是不用着說的。無論綢緞暴落，我想錦紗一疋的代價，能買華麗的書五冊和十冊罷。再是就從讀書力之點看來，若是日本文的書籍，以現今女子中學卒業程度的學力，定能十分地讀過去的。只要是慣於讀書，理解力自然就要進步。或者有人說婦人沒有時間，因爲家政忙碌而不能讀書。可是一日費去一個時間來讀書，在普通人不是決不可能的事。一日一時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時間，比在學校一年間聽每星期三四時間的一

學科的講義，他是自發的，所得的效果，只有過而無不及。

我想着以極切近的方法，在都市的郊外的住宅，來獎勵以婦人們的盡力，來建設小圖書館或是巡迴文庫；或者集聚少數者來組織如讀書會那樣的集會等事。並且集聚一處，各自報告讀後的感想，或者自己讀過以爲好著的書，介紹給人讀，或者互相介紹內容。這事我想是極容易實行的事罷。我也並不是說學術上的著述。詩歌小說不用說，關於旅行記傳記和其他思想問題的書籍等，我想是最適當於婦人的讀物。

贈答品用書籍的事，在日本也不大流行，可是在正月或是十五或是餞別等的禮物，接受着詩歌集與旅行記的那方面，是如何歡喜的東西呀！比酒、烟捲和菓子等類不健康的物品或是消耗品，當爲贈答物，高尙多了，合理多了。在西洋若是聖誕節快到的時候，書店不用說，就是在三越白木那樣的百貨店的一隅，當作贈答物，特爲適好婦人那樣美麗地裝訂着的詩文集，必要出賣的。在英美的知識

階級，在這個時候，書籍是最普通地贈答的一種。特別是雜誌社，在年末號刷有來年一年份的各種雜誌的豫約券。只要是給了代價和指出贈給對方的住所姓名，翌年每月當爲這人的贈送品，對方常接受着像這樣計劃着的婦人雜誌和演藝雜誌這是常有的事。我想這是個有趣味的方法。

最後我想進一言當讀書時，必要攜帶鉛筆和鋼筆，將書中的要點記住，或是寫入自己的感想集，這是要緊的事。再所希望的事，是另外要預備着筆記傳，別忘了寫入自己的所見和菁華的記錄。這事，不單有便利於後日的參考和檢索，還可依着自己的動筆，於不知不覺之間，在理解，玩味，討究之上，增加深確了解這書物的原故。我想，這比在教室的筆記，倒反帶來有效的結果的地方，是很多的。



## 訪小泉先生的舊居

松江名勝雖有種種，千鳥阿城，嫁之島。

城山的花，春日的紅葉，愛宕的月，津田的雪。

請看造出出雲之名的宍道湖，浮出的嫁島，浪的花。伴着快晴的天，娛觀松江的湖水，玉的大橋。

——安來節——

山陰的古都松江，現今還是令人想起出雲神話的夢之都。是呀！如睡之夢之都。在宍道湖畔的水鄉，鄉人們每天喝茶，恍惚着走向夢之國。倚着臨水亭的旅館的欄杆，眺望松江大橋嫁之島等處時，實是間散的事。萬物被包裹於深沉的沉靜的薄暮的大氣裏，好像看見現在欲從光明之國裏消去的影子了。

想着這樣事情茫然自失的我，突然有個東西把我驚醒了。簡直如從地底突然飛出來的怪獸呼號的慘聲，衝我的耳鼓。如號號如詛咒又如呻吟，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的怪聲。暫時呆然聽着的我，待聲止時，問道傍人那是甚麼。說是代替午砲，報道午後七時的警笛，真能作些蠢事呀！這也確是名勝——不是，是名物之一罷。

無論在何處，都是正午作的事，在夜晚七時作的泰然的松江，到底是夢與都的國呀！是超越時間同時連時代也超越了的 Romance 的鄉土。問道爲甚麼出那樣奇怪千萬的聲音時，說甚麼都是市公所和電燈公司作的事情。不錯，這是二十世紀，連松江也有那種東西，我才從夢中覺醒了。松江的人們，每日一回依着那個怪物的聲音；從夢的都中的夢的生活，生硬地被牽回於現代罷。然而從往回牽的聲音，已好像素盞鳴尊的神話裏，出來的人頭大蛇的呻吟聲，所以我想是很有趣味。看時連松江大橋也有了電燈了。



在從夢與神話的出雲國的鄉土，生出來的民衆藝術的安來節，比他數『松江名勝雖有種種』的千鳥阿城，嫁之島，更遙有深意義的名勝，其外還有一處。他差不多是世界有名的名勝，可是日本人差不多是不顧的名勝。否，連松江人也多不知道的名勝呀！不用說，那是小泉入雲先生——Lafcardio Hearn 氏的舊居。

在來日本觀光的西洋人裏頭，把日本人全然不知道的名勝，費多少事找到，坐那樣不快活的山陰線的火車，去遊覽的人近來特別的多。那還不算，從海路遙遙的太平洋的彼方，單爲尋訪先生的遺跡而來遊日本的外人也有呀！現今這回在美國當舉行先生的全集刊行時，爲想着攝影松江時代的舊居的照片，不是從彼國故意來了人嗎？

以他稀世的名文，把日本紹介於世界的先生的遺跡，一點也不想着保護，爲報先生之功勞，然而甚麼事也不盡的日本人的無知和忘恩，許多西洋人的感着不愉快，我想決不是無理之事。在先生有他十數卷的名著。只要是英語不滅亡，

*afectio Heri* 的文名，在世界是不朽的，所以保不保護其遺跡，爲已去世的先生是沒有分寸的利益。不過拿日本人來說，這麼辦真能過得去嗎？把不了解文藝尊嚴的無知與忘恩，宣告於世界，不以爲是恥事嗎？單知道崇拜軍人，富豪，貴族和政治家的無知卑俗之徒，例如說就對於近松巢林子那樣本國的文豪，爲追慕其偉業，到最近新聞社著手以前，不是甚麼也沒有作嗎？把關白和將軍這種東西當爲神待，把他們祭祀在神社而跪拜的日本人，曾有過一回爲詩人爲藝術家，建築以像神社那樣的神社的事情嗎？我不是拿甚麼神社來當做問題的。是來說不知道尊貴甚麼崇拜甚麼的無知與蒙愚，實是可恥的事。

中央政府爲調查過激法案，爲獎勵浪花節，其他或爲甚麼青年團的組織等，忙碌也說不定，所以單對內務部說也沒有益處，關於名跡的保存，國寶的保護等事，負地方行政責任的人們，先要稍稍想想看。小泉先生歿後，已近二十年，其間在松江作知事的當市長的人們，作了甚麼呢！我不是說他們有曠職之咎。甯是

憤慨俗漢與俗吏的無知。刀筆之吏，恐怕連 *Lafcadio Fern* 的世界的文名也不知道罷。

到了午後七時，在怪獸那樣的吼聲的音響之間，松江的人們，稍爲想想小泉先生的偉業罷。最小限度希望若被訊問『松江的名勝』時，能夠對客人，告訴以小泉先生的舊居的程度，是要留意的事。聽說某個遊客，連打聽縣廳，和訊問市公所，到底也沒有得到要領呀！

照着城趾的美的青葉的午後的日影傾斜時，在靜悄的濠溝傍邊的某家門首，我的車停住了。這是如何的令人想起是武士的殘敗凋落之遺跡的平頂家屋的一座。說甚麼舊的格式，正面的大門，所見皆是封建時代的原狀的物件。在正面門房的左邊，有四疊蓆，他是面朝着南方的小庭院。生苔的石燈籠和庭石，曾是先生不厭倦的眺望的東西呀！聽說特別是靠近板廊的百日紅，和珍奇老木的大木蓮，是先主特別的愛樹，感着非常的懷慕。如話樹木之精 *Hamadryad* 的神話的古代希臘

人那樣，先生對於宿於草木的生命，也持有愛惜之念了。聽說後來搬到東京，看見一個俗僧，斫伐不愛惜的寺院的老樹，去換一握黃金的事，曾大爲憤怒過。先生是在深的愛之生活與強大的感情生活裏，擁抱着超過自然，人生與超自然的一切的人們。

其次房間的十疊蓆，是先生送新婚之樂日的喫茶室。不用洋式的椅子，用坐蒲團，用日本的煙袋吸日本的刻式煙，一面與夫人或客人談閒天是這間房子。這家現在的主人根岸君，把我引到這個室中，對我說許多的話。

在日本爲先生的舊居之地，在這個松江以外，有熊本時代的，還有現在未亡人住的東京大久保的宅邸。然而出雲這個地方，對於歸化於日本的先生，是有特殊的意義。爲天外萬里漂浪的孤客，來到在當時內情還未被世界知道的超遙的日本，並且來到山陰的片隅。夢與影的神話之都，在那裏娶了舊藩士之女小泉氏爲妻了。從英美的社會全然踏破走過，突然從本地發表了他最大的名著日本警見錄

一卷了。作者倒底是在那裏，倒底是何如人，成爲那方文壇的驚異，連 Lafcardio Hern 這人的實在，曾有懷疑的時候了。與先生同樣是近世散文的巨匠 Robert L. mis Stephenson，也離去故國蘇格蘭，足跡遍天下，在美國的舊金山結婚後，彷徨於太平洋，一直到在 Sanora 島逝世，後世的研究者，爲尋溯其足跡，而費了許多的事。我想在松江住的先生的這個舊居，與在南洋沙摩阿的斯蒂芬孫的死地相同時，今後更要引起很多的文學巡禮者的驚歎和好奇之念罷。就是在先生自己，也可以看爲是快樂的舒暢的回憶與愛惜，特別是沒有離開松江的這個家，後年當自熊本轉任於東京帝國大學的途中——再是在山陰地方全無火車之便利的時候——故意轉道來訪這個第二的故鄉，聽說：『回到我家了』而歡喜着。接着這個喫茶室的北向的六疊的一室，說是先生的書齋。所有皆是閑寂地古朽，多麼像充滿了士族房間那樣的空氣。打開紙窻出廊板時，在那裏的庭院有一小池，在當中有栽一株松樹的小島。在這裏面，比以前稍爲改變了模樣，近來根岸君聽說又重新恢

復了先生在居住時候的舊態。指着在庭院左方的土庫，根岸君對我說種種的話：

「在這個池中是有很多的蛙，想着捉他們的是從倉庫的後面常出來的甚麼蛇和鼯鼠。時時蛙被捉住時，常發出可憐的悲鳴，那個時候，先生的全家皆跑出來，來演大騷動的事，先生的婦人曾對我說過。於是先生常常把吃剩的肉用碟子裝上，擱在石階給蛇和鼯鼠。先生常說：『我請你們個客，捉蛙的事，請拉倒罷的話。』」

從根岸君聽到這樣話了。越過裏面的竹籬在右邊可以看到的是赤山的杜棣樹，從那裏聽出來鳩的喀聲和杜鵑的啼聲，先生就籠居於這個書齋，冥想讀書和創作了。再在正面遙遠的方面，可以看到隱露於樹間的山，聽說那是山中鹿之助的城趾。

餘緩地聽着說話之間，日頭要暮了。再回歸於室裏就座時，已竟連人面也辨不清楚般的微暗了。我一面高興着我來這個夢的國，能訪問夢的家的事情，暫時

辭去了。門前濠溝的水深而又濁，宿有青葉的夕暮之影了。

翌日我在回京以前，在松江的書舖，買了一本德國陶哈尼茲廉價版的“The Romance of the Milky Way”了。這是先生單在雜誌上載過，還是未定稿的原狀，在未組成一冊書遂去世了的數篇，到先生歿後才出版的。把松江名物的大鮑魚五個，和這本先生的遺著，當做紀念品，我離去夢與影之都的松江了。

關於文豪 Lafcadio Hern，數年前我在拙著小泉和別個的卷頭曾說過，所以現今不再多述了。





## 人間讚美

### 動物園

已竟禿頂了，上了歲數的人，還作惹人笑的事罷，我牽着孩子的手，好往動物園去。比起這孩子來，老子方面是愛凝視着動物。令人想爲是孤高狷介之士的淨麗的白鷺，和像咒罵家那樣單把嘴發達大了的 Pelican 那樣的鳥類雖有趣，可是特別好的還是猛獸。獅子的鬃，豹的斑點的美麗是不用說的，就是如把那難看的臉左右搖着，把大的爪振振作聲的熊，也是可愛的物件。目不轉睛的凝視着時，如昔年的比沙諾羅和近代的愛德溫蘭西爾 (E. Landseer) 洛則·霍諾約爾 (R. Honoyol) 那樣的畫家，一生特別愛畫動物，就是在日本也有畫鷄的若冲，單畫猴的狙仙那樣畫家的心情，我想是很能了解的。我也想着與布勒克 (W. Blake) 共

同來讚美猛虎，與拜倫共同來歌唱着『如獅子樣我是孤獨呀！』的歌了。

表着題目爲人間讚美在那裏擱着，這樣以來不是成爲動物讚美了嗎？有這樣來責問的人罷。我想文章表題這種東西，好像是人的臉！在表現自身的全體，不是有一定的。寫着稱爲論文的無味的東西，題爲『論甚麼與甚麼的關係及甚麼』的人們，不是在美麗的臉，連肚臍和肛門不陳列着是覺着不過意的人罷。筆尖滑走，常常離去本題的 *Digression* 的妙味，在近世文學，自從可以看爲是『*Essay*』的始祖蒙旦 (*Montaigne*) 的名作以來，在這種作品是有特殊的旨味。不過我的因爲是惡劣，所以在繼續着寫時，要飛往何處我也不知道。然而陳腐平凡的話，與任性論我是斷然不寫的。

百獸之王有獅子。那是獅子呀！確實的是獅子，可是，却是在被鐵柵嚴重的圍着的監檻裏。

然而再好好地想想時，那不是獅子。是失去獅子性的，不過爲獅子之形的某

個別動物。把他當做是獅子來看時，那是與把失去了美麗的豐富的人間性的現今的人間，當爲真的人間來看，是同一的錯誤。因爲是單看皮毛的原故！

大抵動物園的獅子，不單是自己就是從父祖的時代，是在這個檻裏生着。在檻裏養着的，所以失去獅子的所以爲獅子，忘却純真的獅子性的事，也並不是無理的。第一他們先失去了自由了。其代價則是用不着在山野尋食與飢餓相戰，也就過去了。他們知道只要是搖尾來窺伺飼主的鼻息，從監視人的手可以得到食物的事情。真個的獅子連作夢也想不到的種種的聰明，他們記着很多。當熱國之夜，沒有向月在巖頭長嘯的自由，其代價則可以得到甚麼牛肉和牛乳的美味。到冬天時，連暖管的設備也都有着，這樣，那就叫做文化生活罷。自己連自己是獅子的事已竟忘却了，稀奇的連追憶他也不想着追憶。甚麼，所謂獅子的生活，原來是這樣的啊，現今好像是這樣想着的樣子。

現世的人間，好幾代前自父祖的時代，就在這個叫做『文明』的檻裏。並且將

持有人間性的人間的事，好像也忘了。第一先創造着叫做金錢這種像便利而其實是障礙的道具，又思索出來種種的規則和道德了。其結果在今日作出來太不好受的拘束的監欄了！然而，其代價不是原始時代的人間，連作夢也想不到的遙爲上等的衣食住了。有火車有電氣，或是製造機械。十九世紀以來，都特別的興盛了。在今日遠離去金錢，跳出規則和因襲之檻外，率直的以自然的原狀來省察自己，也都成爲不能了的人們是很多的。例如我在從前所說的新道德的近代戀愛觀時，很多的人們對於這個都表示反對了。不用說戀愛是在純真的人間味與人間性，最豐富的最美麗的，再是最强有力的開出花來的地方，是可以看到的現象。把他看爲是人間味與人間性的至上至高至純的發露，這樣說有甚麼不可呢？然而聽聽多數反對者的話，那都是阿媚於財產，規則和因襲的想法。極端的，竟有承認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度，這種簡直如動物園長所作的『檻』的鐵柵那種東西，實在不外是想奪去婦人的自由的迷妄的議論。不是依着正當的雌雄淘汰，卽是以選擇自由爲基礎

的生來的結合，沒有愛也沒有戀的兩性，使着在一個檻裏營生殖作用，好像京都動物園的獅子那樣繁殖子孫的事，把他當爲是正當的人間道的人，也有很多。當我聽見他們的攻擊論時，我又想到動物園的畜生了。在動物園，常在鐵柵外掛有牌子，在學名之外，附有在動物學使用的雌雄的符號，寫着各個的產地，生年月日。請想想，把那個沒有依着戀愛的結婚，在叫做「家」的檻裏被幽閉着，所謂家族的戶籍謄本拿來，與那個掛牌比較一下！學名「Homo Sapiens」（人間），男、產地日本京都，女、產地日本何處，生年月日云云，這樣擺着時，與檻中的動物有多少差別呢？還覺到得意嗎？當人間性的美與自由被奪去時，痛惜，我們是墮落到此世的畜生道。反省着若還是有不難過的人們，那麼我就敢冒昧呼他們爲「人非人」的無禮罷。

在京都的動物園，夕間納涼，在夏天，因此是夜間開放。在電燈之光閃處，到夜間，還得爲觀覽物，因此對於檻裏的動物，不是過勞嗎？我這樣的牽念着。自

由被奪去，爲維持這個窒息的拘楚的生活，由強制勞働和繁劇的生活，遂不得不被逼迫着來爲過度的精力消耗的現代的人們，假使是有程度之差，所有的皆是達到帶有神經衰弱式的病的傾向，現代的『檻的生活』的強制過勞，實是唯一的最大的原因的事，和這個是同樣。

然而就是在動物園的獅子，在腹的深奧的裏面，也潛藏着昔年放浪山野時候的純真的獅子性。當突然嘗了生血的一滴時，或者在拘緊難受的檻裏，碰着夜半的夢的危境時，不覺地猛獸的野性，突如地蘇生起來，要來焦燥身世罷。天外萬里的雲漠漠地非洲的曠野——夢見自己的或是幾代前的父祖的故鄉，不禁有悽慘的想望與思慕之情罷。正好像今日的都市人，眷念着田園的土的香味，和想起被虐待的弱者要堪不住的來爲自由絕叫的是同樣；或者如在偽善的道德的檻裏，無論何時皆是圓滑的人們的心裏，突然地抖上來想着抑制這個不良性又不能抑制的那樣，他們都是對於魂的故鄉，有懇切的鄉愁的苦悶。

從京都岡崎的我家，到動物園不過僅二二三丁的距離。在人靜夜深，獨自在書齋工作時，常常聽到獅子的巨吼。萬籟俱寂的時候，搖動大地的暗黑的那個有力的聲，比讀的書籍，要更以幾倍的強度與深度，來迫近我的胸。然而，想想時，那個聲音不是昔年在山野長嘯，懼伏百獸時候的獸王之聲。可以把他聽爲是幾年或是幾代，在鐵檻裏被閉着的幽囚之身，景慕自由懷念自然境的鄉愁的悲調罷。那是欲忘而不能忘的野性的吼聲。自盧騷絕叫『返歸自然』以來，令人想起來如他使着人們覺醒了人間性的純真的，很多的近代思想家的雄叫。

對於強烈地覺醒了人間性，擴大了自我的人們，覺得舊的檻牢太小太拘束了。『與其這樣踟天促地而生，無寧死，』這樣想着，也是當然的罷。與猛然的獅子吼，同時的起了吱唔聲，舊朽的檻，現今正欲崩壞了。

因爲那個猛獅的吼聲，聽見連關在隣檻的虎，也成爲神經衰弱的話了。無論誰，雖同是一樣的是檻中生活的人間，若怯懦得如像同樣檻中的思想家的喊聲，

就是虎，也變爲狸猴豬那樣的東西了，可是聽着那獅子吼，來爲種種的惱心；說甚麼取締！制裁！危險！過激法案呀！這樣騷動着，已經成了神經衰弱的樣子。

像獅子那樣強大的東西被虐待着，比狸，猿，豬那樣的東西被虐待着的事，是更痛恨更悲壯。如狸和豚就是被幽閉着，也沒有像獅子那樣苦罷。不但不苦，在搖着尾把對監視人領取芋根時，連自己在檻中的事，也都忘却了的事是可賀的。與今日爲一簞食一握黃金，不知何時連自己是尊貴的人間性的所有者的事，也完全忘盡了的人間是同樣的可憐。

無論如何，像攻擊我的戀愛論那樣程度的人，世界的人類，現今彼此皆爲痛苦的檻中生活的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在性的生活，經濟生活，道德生活，吾人是在極不完全的製造的檻裏，來貪五十年之生活！然而動物園長是誰？把我們投於這個檻中幽閉着的動物園長是誰人？若來問道他倒是何人時，我們更想到不可思議的現象。對於這個質問，說這是強者暴力的支配，有一種人們，要這樣的回答



罷。然而所謂強者是誰？強者不也是人間嗎？所謂唯有強者持有超自然力的事，是不能信以為實的。再是在強者之前，與其說是會想着來賭死來搏戰，不如七重八重的折膝。自願為屈服的聰明者是何人？換言之如屈服的方面，是想着於生活圖便利的人們，他們倒真不是人嗎？

詩人拜倫在劇詩 Cain，將基督教之神 Yehveh，痛罵為暴力的支配者了。不喜歡捧獻着美的樹實的 Cain 的祭壇，嘉納宰殺弱羊以殘忍的血，染的生贖的 Yehveh 神，與盧西法同列，他把他們痛烈地罵倒了。我在這裏也沒有想着開始宗教論，可是普通想着的是 Yehveh 神為人類的創造者，同時是恩與愛的全智全能的神。不管是指那方面，總而言之，人間將其理想的絕對性，永遠無窮性，歸着於一個人格的即是神。神與惡魔，雙方皆是人間思索着造出來的。不是依着神，在神的姿相，將人間造出來的。實際是在人間的姿相，人間把神這種東西，藝術地創造着。若是沒有人間，也就沒有神和惡魔。

這種暴力，不管是神，或不是神，總而言之，在今日所有的法則，道德，因襲，所有束縛人間的人間味人間性的那個動物園式的檻牢，結局決不是人間以外的東西造的，是人間自己造着。現今的人們，都爲這拘束沉思而煩惱。檻雖是苦惱着人間，可是他不外是自人間自己的不能止的內心的要求，生出來的東西。是以自己求的自己作的東西，來苦惱着自己。在那裏有人間生活的深刻的矛盾，有可驚歎的不可思議。

在某西人之書裏，有像這樣意義的話。說：「結婚生活，像檻牢東西啊！在這個檻牢外的想着進去，在裏頭的想着走出檻來。」然而這豈只單是結婚。對於所有的制度，道德和法則，也都能說出同樣的事來。在一點沒有像檻牢樣的原始野蠻的狀態，人決不是長久滿足的，種種的凝思盡力，也要來故意製造所謂「文明」的監檻，可是不久又爲這個檻牢苦惱着，又想着飛出這圈外而焦燥了。

人間是沒有檻牢便不能生活的奇怪的動物！若是沒有監檻時，無理的也想着

去造他。放浪於那個山野的自然境，單求永久在林中的洞穴就滿足的獅子，而人間這種外物，無理的強把他拉來，關在動物園的鐵柵，奪去其自由的事，在根本與本質上，是不同的事，我們不得不想想。並且爲根據自己的要求，自己作出來牢檻，現今所有的人類，都在痛苦。總想着跳出檻牢之外，這樣的在焦心。

人間無論何時，爲依着自己親自的戀切的要求所得來的東西，結局是被苦痛着的。說是因爲喜好財產，日夜焦心，結局又爲所得的財產苦惱。叫喊着說：『不如在早，身無一物的時候的舒服！』若是像這樣，那麼最初不持有私產就好了。『把焦戀着的女子，剛剛的得爲自己的所有物，可是不多時，這回因爲那個女子，又十倍百倍的成爲苦勞的種子了。人間比起獅子來，還更是厄運的動物。』

到外國去旅行時，對於行裝越想着越討厭。稅關的檢查是不用說。自上下火車輪船，一直得注意到紅帽站夫，是難堪的麻煩，真的，都想要把皮箱子，拋棄一兩個才好。然而那都是爲旅行的必要，或爲的是享樂，自己從自己的家拿出來

的，或是在途中買來的物品。若更進一步將他投往海中去，身子輕了雖是很舒快的事，可是一面說着怨語，結局仍然還得把這個行裝攜帶到長的旅途之終點。我以為很多的制度，道德和因襲，可以說是人生五十年的旅途的相當討厭的手提包罷。因為他是人生的行路的必要品，也是便利貴重品。不過如單濫拘於煩瑣的法則，積蓄着無用之財，遂使資本主義的害毒擴大，被囚於形式道德遂不能轉身，看他們，與濫拿着重大的皮包回轉的旅行者是一樣，都令人想那太不是賢明的辦法。

然而我的譬喻，到底沒有說對。動物園的檻牢，旅行者的手提包，雖是想着留心來寫，可是都無用，在緊要的一點，我晚視錯了。

動物的監牢因為不是以自己內心的要求來建造的。所以他自己不知道，把他另外建過。旅行提包，在途中者感着不便，即刻買個新的，將他換了就可以完事。有甚麼痛苦着到五十年的長途旅行的終點，把同一的舊皮包，有當為珍品拿着轉的必要呢！有理由嗎？永久在經過幾十年幾百年，否，幾千年的，現今一半已

竟要爛的舊的檻牢裏；是怎樣的醉漢呀？一面雖呻吟着痛苦痛苦，還感激其祖先傳來的束縛；被擴大了的自我，現今不是正要求較大的較寬的檻牢嗎？舊制度的破壞和新制度的建設，紙屑道德的破棄和新道德的樹立，在今日實成爲不可避免的痛烈的要求了。在那裏有改造的真意義。伴着無時或息的大生命的活動變轉，我等的生活要擴充，要深化再是要美化——換言之，爲人間性的大的自由的展開和飛躍，檻與皮包的改造，生出不能止的人心的要求。我是說，請看在那裏有變改，有更新，人類的生活正在進轉着的事實！

我曩昔爲提倡新的性道德，發表拙著近代的戀愛觀了。有說這是流行思想的人。可笑哉。所謂戀愛流行的事，那還成話嗎？說是因爲朋友戀愛了，我也要稍爲模仿一下，這樣說的女學生，在何處有呢？若把戀愛叫着是流行，那才是人類創生以來的流行呵！若在日本說來，是從神代的大流行。假使是流行，不消說是五六千年，二萬年，三萬年，不若是未來永劫之流行，那麼也是斷然不許常識者

流容曠的偉大的流行罷。是在人間性的真實，很深的種下了根的可驚嘆的可讚美的大流行的事，你們不知道嗎？因為有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度所造出來的舊檻牢，所以在性的生活的今人之煩惱，是極端的強烈，極端的慘慄。連把生殖當爲義務行爲或職業那樣來行的醜狀，現今不是歷歷然看到的嗎？像這樣的時候，在一代的人生，不期而然的起來檻牢和皮鞭的改造的要求。招呼自由解放之聲也頻起了。如把這個看爲與襟袖和髮飾視爲同一的人，那麼要認識他原來是在思想問題沒有容嘴的資格的，淺慮短見的迷妄漢！我的戀愛至上說，雖是拙劣。可是我是爲嚴肅的新道德一個暗示而提出來的。

這樣寫來，總有點好像是如此討厭的自家吹噓，所以在這塊兒改筆，再另寫罷。

### 機械與人間

自己造着奪去人間性的美和自由的種種檻牢，自己爲他苦着自己爲他悶着的

人間生活的自身，充滿着很多矛盾的東西。可是因爲有這個矛盾，有這個苦悶，在人生才有生的價值，想着生的意志(Wille Zum Leben)，也越發堅強起來了。把身攔在善與惡、真與僞、理想與現實之境，雖不斷的反復着永劫之痛苦。可是在那裏展開了宇宙的生命現象中，最鮮明的最變化多的人生的萬花鏡。內藏着就是瞬時也不止息也無凝滯的流動變化的生命力，宛若被很多的岩和石所阻塞，也還流不止的谷溪之水，如時注碧潭，時作激湍，時散飛沫而躍進那樣，人間在地上生活着。其生活的種種姿態，比轟動山而走的激流的眺望還要美麗，還要壯烈而且是複雜多光彩的事，是不待說的。

暫住，像這樣，我是怎樣的想着達觀的樣子說來，可是在飛住那樣的概括論以前，不得不更較爲實際的，先從就近的自己們的生活想想看。

爲想着滿足人間物質的慾望，原始人先造出稱爲道具的物件了。這決是其他的動物不作的事，是人間明顯的特色之一，學者會這樣說着。可是這個特色，在

近代特別增長起來，遂促起產業革命，連把機械文明資本主義萬能時代，也現出了。比中世紀的名工嘔盡半生的心血所造成的人間味豐富的作品，用蒸氣或電氣花喇喇的轉着車子，一分鐘幾百幾千件產出來的殺風景的製品，很順利的時代到來了。人間真是能絞出他並沒有的智慧，發明着種種的機械，來使用他了。不錯！人間還是在使着機械之間是可以的，可是這回來了更可怕的時期了。即是人間倒過來機械使用着，遂依着這個，被苦惱着被虐待着。掠奪人間性的美和自由的資本主義的毒害，實際是在前世紀與機械文明的勃興，同時起來。即是機械開始，虐待人間了。

其結果很有趣味。不單製造機械和交通機關之類，世上一切的事，在現今單以甚麼能力速力馬力來計算，成爲機械了。連人間的世界不是 *Organism*，實是 *Mechanism* 的奇觀，也呈現出來。

依着欲傷害人間性的純真的多數的紙屑道德，和全然單成爲機械而活動的形



式，法律和規則，七重八重的束縛起來的人間，更被這個機械文明之力強壓着，連自己可貴的人間性，也開始忘却了。甘心受機械的驅使，人間要爲人間的（Human）是不行的！第一連人間的自身，得成爲機械的化身的必要，也生出來了。朝從七時左右上工，到午後何時止，這是運轉的時間。到正午時擦擦所謂餓糧的油。因爲食料品太貴，不能擦好油，然而發動機的油若斷了則不能運轉，所以無論誰都叫着痛苦的生活難。稍爲運轉過度時，因爲過勞而馬力切斷，機械的化身，立即被病魔所襲而被損了。無論甚麼都是 *Energy* 的強者，換言之，即是運轉馬力很強的人間，控制勝利般的成爲那樣可笑的結果。不必一定要甚麼天才。只要是能率高，馬力強，並且又是圓轉滑脫的迴轉的機械，那就行了。就是在公司和官衙的馘首淘汰，老朽物除外，第一是人間性豐富的人，先遇着淘汰的厄運。因爲他們多是重個性，尙自由，動不動想着打破檻牢的叛逆者的原故。因爲當圓轉自在的運轉機械，人間性太多的事，便成爲禍害了。

雖是人間，可是有像活的計算機械和打字機那樣的。有論權利義務不顧人間性的法律機械，有雖是學生，對真正的學問，一點也沒有持有愛着心的得點數的機械，有用顯微鏡和數字製造甚麼標本的研究機械，除了爲葬式的道具以外沒有甚麼用處的宗教機械，（但基督教在婚禮時也運轉着）用猛力的聲音，像蓄音器那樣來講忠君愛國的教育機械，其外種類，是千差萬別呀！上面主要是屬男子的，可是看看婦人時，第一先是賣淫機械——即是沒有人間性的至上至高的發露的愛，而行性交的——再是兒女製造機械，哺乳機，或是連廚事的工作也兼務着的極其便利的裁縫機械等……這方比男子種類少，馬力也遙爲弱。所以其被虐待的事也更甚。

機械文明，是依着最初人間爲自己的要求造出來的機械，這回倒過來被征服了的狀態，自己也忘却其美的豐富的人間性，墮落到機械時的現象。可是人決不這樣想。反覺得是人類的偉大的進步，說甚麼像不知道，倒是得意揚揚地情況。

身雖喘息於現代生活的苦患，對於其病源是在人間性的忘却和拋開的事，是一點也沒有覺到。輕視着人間性，倒反單來尊重讚美着法則，形式和機械的事，不是今世的實際嗎？

至於下等動物，與蚊取草那種植物的分別，這是很少。就是人間，若是野蠻人時，與猿的差別，也是不明瞭的。自稱爲文明人的，使着其人間性稀薄，變爲機械的化身的事情，說是進化，或者是退化也說不定。在吉卜林（Kipling）的作品裏，有把機關車看爲與人間同樣歌唱的，可是若看精巧的機械時，確有人間以上之感。若把甚麼自由，個性，情熱，感激，憧憬，或創造性，自發性，享樂慾，所有的像這種東西置諸論外時，單從實利實用一點想來，人間不單與機械沒有差別，在其能率和速度，不過是不及於機械遠甚的一種化身物而已。就是無論如何鈍的速力的機關車，不是比甚麼赫爾美斯和韋馱天那樣的神，要有更高的速度嗎？工場主和資本家等，比待完美的人間的勞働者，對於一台的機械，要更爲貴重的

原因，在除了實利實用之外眼中無一物的他們說來，甯是當然的事，也說不定罷。

下面接着，是法則與人間，爲著者的絕筆。因稿未完，故未譯。（譯者）